

文章正宗

目錄

宋槧本書珍與宋拓碑帖等季滄葦錢遵王  
黃堯圃所藏可證空前絕後然不全者十二八九且  
元明時刷印居多非真西山文章正宗雖僅有八  
冊妙在宋槧之初印者斯時帝筆蓋紋瀾可證也  
其裝訂標面尚是前明真希所見也不必抄補  
齊全亦不礙其為寶也

乙丑夏日梧桐鄉人汪春基得於申江寓次其值英洋  
肆拾餅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

用丹鉛法

句讀小點

語絕爲句 句心爲讀

菁華旁點

謂其言之藻麗者字之新奇者

字眼園點

謂以一二字爲綱領



抹

主意  
要語

撇

轉換

截

節段

如劉更生封事  
中之和字是也

——  
如賈生可流涕者一之類

以上四者皆用丹  
正誤則用鉛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綱目

正宗云者以後世文辭之多變欲學者識其源流之正也自昔集錄文章者衆矣若杜預摯虞諸家往往堙沒弗傳今行於世者惟梁昭明文選姚鉉文粹而已繇今眡之二書所錄果皆得源流之正乎夫士之於學所以窮理而致用也文雖學之一事要亦不外乎此故今所輯以明義理切世用爲主其體本乎古其指近乎經者然後取焉否則辭雖工亦不錄其目凡四曰辭命曰議論曰叙事曰詩賦今凡二十餘卷云紹定執除之歲正月甲申

學易齋書

辭命

按周官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曰辭鄭

曰辭謂

曰命

謂禘謀草

曰誥

謂康誥盤

曰會

謂胥

蒲之

曰禱

謂如衛太

曰誄

謂如哀公誄

內史凡命

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

策謂以簡

御史掌贊

書

若令尚書

質諸先儒注釋之說則辭命以下皆

王言也太祝以下掌爲之辭則所謂代言者也

以書攷之其可見者有三一曰誥以之播告四方

湯誥盤庚大誥多士多方康王之誥是也二曰誓以

之行師誓衆甘誓秦誓牧誓費誓秦誓是也三曰  
命以之封國命官微子蔡仲君陳畢命君牙冏命  
呂刑文侯之命是也他皆無傳焉意者王言之重  
惟此三者故聖人錄之以示訓乎漢世有制有詔  
有冊有璽書其名雖殊要皆王言也文章之施於  
朝廷布之天下者莫此爲重故今以爲編之首書  
之諸篇聖人筆之爲經不當與後世文辭同錄獨  
取春秋內外傳所載周天子諭告諸侯之辭列國  
往來應對之辭下至兩漢詔冊而止蓋魏晉以降  
文辭猥下無復深純溫厚之指至偶儻之作興而

去古益遠矣學者欲知王言之體當以書之誥誓  
命爲祖而參之以此編則所謂正宗者庶乎其可  
識矣

議論

按議論之文初無定體都俞吁咈發於君臣會聚  
之間語言問答見於師友切瑳之際與凡秉筆而  
書締思而作者皆是也大抵以六經語孟爲祖而  
書之大禹臯陶益稷仲虺之誥伊訓太甲咸有一  
德說命高宗彤日旅獒召誥無逸立政則正告君  
之體學者所當取灑然聖賢大訓不當與後之作

者同錄今獨取春秋內外傳所載諫爭論說之辭  
先漢以後諸臣所上書疏封事之屬以爲議論之  
首他所纂述或發明義理或專析治道或褒貶人  
物以次而列焉書記往來雖不關大體而其文卓  
然爲世膾炙者亦綴其末學者之議論一以聖賢  
爲準的則反正之評詭道之辯不得而惑其文辭  
之濇澁度又必本之此編則華實相副彬彬乎可觀  
矣

### 叙事

按叙事起於古史官其體有二有紀一代之始終

者書之堯典舜典與春秋之經是也後世本紀似  
之有紀一事之始終者禹貢武成金縢顧命是也  
後世志記之屬似之又有紀一人之始終者則先  
秦蓋未之有而昉於漢司馬氏後之碑誌事狀之  
屬似之今於書之諸篇與史之紀傳皆不復錄獨  
取左氏史漢叙事之尤可喜者與後世記序傳誌  
之典則簡嚴者以爲作文之式若夫有志於史筆  
者自當深求春秋大義而參之以遷固諸書非此  
所能該也

詩賦

按古者有詩自虞賡歌夏五子之歌始而備於孔子所定三百五篇若楚辭則又詩之變而賦之祖也朱文公嘗言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漢魏自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古法始皆大變矣故嘗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古詩以盡平郭景純陶淵明之作自爲一編而附于三百篇楚詞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

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之羽翼與衛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曾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語言意思則其爲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今惟虞夏二歌與三百五篇不錄外自餘皆以文公之言爲準而拔其尤者列之此編律詩雖工亦不得與若箴銘頌贊郊廟樂歌琴操皆詩之屬間亦採摘一二以附其間至於辭賦則有文公集注楚詞後語今亦不錄或曰此編以明義理爲主後世之詩其有之乎曰三百五篇之詩其正言義理者蓋無幾而諷詠之

間悠然得其性情之正即所謂義理也後世之作  
雖未可同日而語然其間興寄高遠讀之使人忘  
寵辱去係吝脩然有自得之趣而於君親臣子大  
義亦時有發焉其爲性情心術之助反有過於他  
文者蓋不必顯言性命而後爲關於義理也讀者  
以是求之斯得之矣

圖書集成,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目錄

辭命

議論

叙事

詩賦

卷第一

辭命一

周襄王不許晉文公請隧

襄王止晉殺衛侯

定王使王孫滿對楚子

定王辭鞏朔獻齊捷

景王使詹桓伯責晉



敬王告晉且請城成周

辭命二

楚屈完對齊侯

晉陰飴甥對秦伯

魯展喜犒齊師

鄭燭之武說秦伯

鄭子家告趙宣子

晉解揚對楚子

齊國佐對晉人

晉智罃對楚子

魯季文子語晉韓穿

晉卻至答楚子反

晉侯使呂相絕秦

魯使聲伯請季孫于晉

鄭告晉受盟于楚

鄭公子駮與晉盟

戎子駒支對范宣子

鄭公孫僑對晉徵朝

子產與范宣子論重幣

子產對晉人聞獻捷 子產對晉讓壞垣

子羽辭公子圍

晉叔向詒子產論鑄刑書

吳蹶由對楚子 鄭子產爭承

子產谷韓宣子買環 子產對晉邊吏讓登陴

子產對晉人問立駟乞

子大叔對范獻子 王子朝告諸侯

鄭游吉對士景伯 衛祝佗爭先蔡

楚申包胥乞師于秦 魯孔子相夾谷之會

魯子貢對吳請尋盟

子服景伯對吳使者

陳芋尹蓋對吳子

越使諸稽郢行成於吳

王孫圉對趙簡子

卷第二

辭命三

高祖入關告諭

為義帝發喪告諸侯

祠祭詔

赦天下令

令諸吏善遇高爵詔

尊太公曰太上皇詔

獄讞詔

定口賦詔

求賢詔

文帝議犯法相坐詔

荅有司請建太子詔

議振貸及養老詔

令列侯之國詔

日食詔

除誹謗法詔

勸農詔二

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詔

除肉刑詔

增祀無祈詔

議佐百姓詔

與匈奴和親詔

遺詔

景帝立孝文廟樂舞詔

徙民寬大地詔

頒繫老幼等詔

讞獄詔

令二千石脩職詔

禁采黃金珠玉詔

武帝復高年子孫詔

赦鴈門代郡軍士詔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封丞相弘詔

報公孫弘詔

令禮官勸學詔

遣謁者巡行詔

遣博士循行詔

察茂材異等詔

止田輪臺等詔

昭帝令民毋出田租等詔

宣帝議孝武廟樂詔  
置廷評詔

地震詔

嘉霍光詔

爵王成詔

罷車騎等屯兵詔

令郡國舉孝弟等詔

有喪者勿繇事詔

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

減贖賈及歲上繫囚詔

博舉吏民詔

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封海昏侯詔

令八十以上非誣告等勿坐詔

報張安世詔

親奉祀詔

益小吏祿詔

褒黃霸詔

郡國等勿行苛政

客禮待單于詔

戒不禁姦邪詔

元帝遣光祿大夫循行詔

議律令詔

宮館希御者勿治詔

罷擊珠厓詔

災異赦天下詔

報貢禹詔

賜蕭望之爵邑詔

罷甘泉建章宮衛等詔

赦天下詔

條責丞相御史詔

議罷郡國廟詔

議廟禮詔

赦天下詔

日食舉茂材賢良詔

赦天下詔

日食求直言詔

初陵勿置縣邑詔

議封甘延壽等詔

赦天下詔

卷第三

辭命三

成帝報匡衡詔

報張禹策

減死刑詔

封楚王囂子詔

封丙吉後詔

憂郡國災異詔

罷昌陵詔

立太子詔

光武封卓茂詔

議省刑法詔

令中都官等出繫囚詔

命郡國給稟高年等詔

省減吏員詔

日有食之詔

三十稅一詔

戒厚葬詔

令太官勿受異味詔

地震詔

作壽陵詔

報臧宮詔

賜周黨帛詔

明帝行養老禮詔

有司順時勸農詔

日食詔

引咎詔

申明車服制度詔

章帝尊師傅詔

地震詔

三公糾非法詔

講義五經同異詔

選高才生受學詔

禁考獄多酷詔

蠲除禁錮詔

賜胎養穀等詔

定報囚律詔

稟給嬰兒詔

成帝報許皇后詔

武帝封齊王策

封燕王策

封廣陵王策

光武賜諸侯策

昭帝賜燕王日爾書

成帝賜淮陽王欽爾書

勅諭東平王宇爾書

賜東平太后爾書

勅東平王傳相詔書

復東平王削縣詔

文帝答晁錯爾書

武帝賜嚴助書

賜吾丘壽王爾書

勅責楊僕書

宣帝賜趙充國書

元帝賜馮奉世爾書

五

光武賜竇融璽書

成帝賜史丹策

昭帝賜韓福策

文帝問賢良文學策

武帝問賢良策

文帝賜尉佗書

遺匈奴書

元帝使車騎將軍諭單于

卷第四

議論一

祭公謀父諫征犬戎

召公諫監謗

芮良夫諫專利

虢文公諫不藉千畝

仲山父諫立少

富辰諫以狄伐鄭

富辰諫以翟女爲后 內史過論晉君臣

單襄公言陳必亡 太子晉諫雍川

單穆公諫鑄大錢

議論二

石碯諫寵州吁

臧僖伯諫觀魚

臧哀伯諫納郕鼎

宮之奇諫假道

管仲論受鄭子華

司馬子魚論用人于社

臧文仲諫卑邾

臼季請用冀闕

季文子論出宮僕

楚申叔時論縣陳

晉伯宗論伐狄

魏絳對晉侯

魏絳請和戎

魏絳辭賜金石之樂

師曠論衛人出君

穆叔論立子稠

北宮文子論威儀

晉司馬侯論三不殆

女叔齊論魯侯不知禮

遠啓疆論辱晉

羊尹無字對楚子

屠蒯諫晉侯

申無宇論城陳蔡不美

晏子諫誅祝史

晏子論梁丘據

晏子論禮可爲國

晏子論襍彗

鮑文子諫伐魯

伍員諫吳王許越成

逢滑論與吳

子胥諫伐齊

卷第五

里革諫夏濫淵

伍舉論章華之臺

白公子張諫靈王

議論三

卻闕請歸衛地

臧孫論詰盜

祁奚請免叔向

聲子請復叔舉

子產論尹何爲邑

子產論晉侯疾

祁午戒趙文子

沈尹戌論費無極

史墨論季氏出君

展禽論祀爰居

卻叔虎論伐翟祖

范文子論戰

叔向賀韓宣子憂貧

郵無正論壘培

壯馳茲賀趙簡子

士岳論智氏之室

左史倚相規申公

藍尹豐告子西

議論四

甯嬴論陽處父不沒

季文子論齊侯無禮

劉康公論成子不敬

子產論伯有爲厲

子服景伯論黃裳元吉

閔子馬論學

子太叔對趙簡子問禮

羊舌職論用士會

仲尼論賞仲叔于奚

叔孫豹論不朽

大叔論甯喜置君

子產論向戌去兵

申無字論公子圍

子羽論諸大夫譏公子圍

叔向論楚令尹不終

晏嬰叔向論齊晉

孟僖子語大夫

叔向論楚克蔡

叔向論楚子干得國

仲尼論政寬猛

沈尹戌論子常城郢

仲尼論晉鑄刑鼎

子西論夫差將敗

仲尼論用田賦

卷第六

伯陽父論三川震

單襄公論卻氏必亡

單襄公論晉君臣

子叔聲伯論卻氏多怨

季文子論妾與馬

史蘇論驪姬敗國

趙宣子論事君

鬬且論子常必亡

叔向母論娶

敬姜論勞逸

議論五

王斗對齊宣王

田需對管燕

魯仲連遺燕將書

莊辛論幸臣亡國

觸龍請長安君爲質

魏牟對趙王

趙奢論建信君

魯君論酒味色能亡國

趙良說商君

樂毅報燕王書

魯仲連責新垣衍

蔡澤說應侯辭位

楚人以弋說頃襄王

信陵君諫魏王

蘇秦說六國合從

李斯諫秦王書

陳餘遺章邯書

酈食其說齊王廣

隋河說淮南王布

卷第七

議論六

賈山至言

賈誼陳政事疏

董仲舒對賢良三策

魏相條國家便宜奏

王吉言得失疏

匡衡上政治得失疏

匡衡論治性正家疏

匡衡戒妃匹勸經學疏

卷第八

魏相明堂月令奏

董仲舒火災對

蕭望之雨雹對

劉更生條災異封事

薛宣論陰陽不和疏

谷永日食地震對

劉向上星孛等奏

李尋火異對

杜鄴上日食對

孔光日蝕對

王嘉論應天之道

東方朔諫除上林苑

東方朔化民有道對

司馬相如諫獵書

貢禹論節儉

谷永諫微行宴飲

谷永論微行宴飲

賈誼請封建子弟疏

中山靖王聞樂對

壺關三老上救太子書

谷永論梁主淫亂疏

卷第九

張敞論霍氏

劉向極諫外家封事

梅福論王氏書

師丹論封拜丁傳書

劉輔諫立趙皇后

王嘉論董賢封事

王嘉再論董賢封事

鮑宣論丁傳董賢書

鮑宣論董賢書

賈誼論積貯

晁錯論貴粟

董仲舒論限民名田

賢良文學罷鹽鐵議

貢禹論賦筭鑄錢及贖罪之弊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

韓安國王恢議擊匈奴

卷第十

主父偃論伐匈奴書 嚴安論征伐書

魏相諫擊匈奴書 蕭望之伐匈奴對

賈捐之罷朱崖對 谷永受伊邪莫演降議

郭舜論通康居 楊雄諫不受單于朝書

嚴尤諫伐匈奴 鼂錯言兵事書

又上守邊備塞事 又上募民徙塞下事

趙充國上屯田奏三

侯應罷邊備議

吾丘壽王議禁民挾弓弩對

毋將隆收還武庫兵器奏

路溫舒上尚德緩刑書

蕭望之入粟贖罪議 復對

韓愈復讎議

柳宗元駁復讎議

何武薦辛慶忌封事

谷永舉薛宣疏

何武言傳喜書

王嘉薦公孫光等

馮唐論魏尚

鄭昌訟蓋寬饒書

劉向論甘延壽等疏

谷永上救陳湯疏

耿育上訟陳湯書

杜欽訟馮奉世疏

谷永等救劉輔書

公乘興訟王尊書

卷第十一

何武請建三公官

朱博復置御史大夫奏

朱博復刺史奏

王尊劾丞相衡等奏

涓勳論丞相宣奏

翟方進劾涓勳奏

翟方進劾陳咸等奏

御史中丞衆等劾薛况奏

陳崇劾陳遵奏

谷永論神恠

韓愈論佛骨表

婁敬說高祖都關中

翼奉上徙都成周疏

劉向論起昌陵疏

劉歆毀廟議

師丹爲共皇立廟議

韓愈帝祫議

梅福請封孔子後書

公永請加鄭寬中葬禮疏

賈讓論治河奏

諸葛亮出師表

再出師表

議論七

薄昭予淮南王書

鄒陽諫吳王書

枚乘奏吳王書

又說吳王辭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王吉諫昌邑王疏

丙吉奏記霍光

張敞諫膠東王太后書

杜欽說王鳳論九女

又說王鳳論專政

說王鳳論屬賓

卷第十二

李尋說王根論災異 韓愈上宰相第三書

上張僕射論辰入酉出書

上張僕射論擊球書 與鄂州柳中丞書

又與鄂州柳中丞書

議論八

董仲舒論春秋

對江都王論三仁

徐幹法象論

韓愈原道

原性

原毀

讀荀

師說

李翱復性書

去佛齋

柳宗元守道論

四維論

賈誼過秦論

班彪王命論

韓愈爭臣論

卷第十三

對禹問

雜說

獲麟解

諱辯

李翱平賦書

國馬說

柳宗元封建論

晉文公問守原議

桐葉封弟辯

捕蛇者說

議論九

左氏論秦伯用孟明

秦伯以三良為殉

宮侍陋不備

祁奚能舉善

范宣子讓

馮顛殺鄧析

邾黑肱來奔

公羊論初獻六羽

隱公不書葬

孔父

桓公救衛

荀息不食言

毛伯來求金

世室壞

晉納接番不克

楚人殺夏徵舒

季札讓國

許世子止弑其君

穀梁論隱公不書即位

鄭伯克段

武氏子來求賻

築王姬之館

臧孫辰告糴

會王世子于首丘

齊人滅項

躋僖公

閻弑其子餘祭

楚子執慶封

太史公論項羽

漢孝景

論孔子

老子申韓

孫武吳起

商鞅

穰侯

白起王翦

論平原君虞卿

藺相如

屈原賈生

李斯

蒙恬

韓信

李廣

司馬相如

淮南衡山

班固異姓諸侯王表

諸侯王表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卷第十四

贊文帝

贊武帝

贊昭帝

贊宣帝

贊元帝

贊成帝

贊劉向

贊蕭曹

贊蒯通等

贊賈誼

贊景十三王

贊董仲舒

贊司馬相如

贊公孫弘等

贊司馬遷

贊戾太子

贊東方朔

贊公孫賀等

贊楊雄

贊佞幸

贊匈奴

贊西南夷兩粵朝鮮

贊西域

贊外戚

贊王莽

議論十

劉歆移太常博士書

韓愈重答張籍書

與孟簡書

答陳生書

與衛中行書

柳宗元答周巢書

與楊誨之第二書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

韓愈送文暢序

庶子王生予蓋寬饒書

韓愈與陸貞外書

柳宗元與退之論史官書

卷第十五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書

與李睦州服氣書

與呂恭書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韓愈送許郢州序  
贈崔復州序

送石處士序

柳宗元送薛存義之任序

司馬遷答任安書

韓愈答崔立之書

與崔羣書

與陳給事書

荅馮宿書

上考功崔虞部書

柳宗元寄許京兆孟容書

與楊京兆憑書

與蕭翰林俛書

與李翰林建書

與顧十郎書

送董邵南序

送廖道士序

送王秀才序

送區冊序

送高閑上人序

送殷員外序

送楊少尹序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卷第十六

叙事

左氏叙隱栢嫡庶本末

鄭莊公叔段本末

秦晉相失本末

晉重耳出亡本末

晉文始霸

晉楚城濮之戰

晉楚邲之戰

齊晉靡笄之戰

申公巫臣教吳叛楚

晉楚鄢陵之戰

晉人弑厲公

晉悼公復霸

宋樂喜備火政

向戌合晉楚之成

吳公子請觀周樂

子產從政

中行穆子敗狄

晏子辭宅

楚靈王之敗

子產火政

魏獻子辭梗陽人

卷第十七

叙事

太史公叙秦孝公變法

秦并天下後事

秦焚書

秦起阿房宮

項羽救鉅鹿

劉項會鴻門

項羽分王諸將相

劉項戰垓下

平勃誅諸呂

迎立代王

災異

七國反

武帝求神仙

武帝興利

卷第十八

叙事

趙武靈王立少子何

公子無忌救趙

毛遂定從

范雎見秦王

荆軻刺秦王

武帝策三王

武帝時酷吏

武帝通西域

竇灌田蚡之爭

卷第十九

叙事

漢王莽築壇拜信

韓信破趙

留侯致四皓

周勃戰功

樊噲戰功

酈商戰功

灌嬰戰功

叔孫通制禮儀

李陵與匈奴戰

衛青與匈奴戰

司馬子長自叙

武帝微行

燕盍上官之變

霍光廢昌邑

霍氏禍敗之由

陳湯等誅郅支

漢家廟祀之數

元帝京房問對

西南夷

武帝通西南夷

武帝討南粵

卷第二十

叙事

太史公伯夷傳

屈原傳

孟子荀卿列傳

韓子圻者王承福傳

何蕃傳

柳子厚宋清傳

種樹郭橐駝傳

梓人傳

平淮西碑

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曹成王碑

清邊郡王楊燕竒碑文

南海神廟碑

衢州徐偃王廟碑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烏氏廟碑

柳州羅池廟碑

卷第二十一上

叙事

柳子厚墓誌銘

李元賓墓銘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貞曜先生墓誌

施先生墓銘

孔左丞墓誌銘

王常侍墓誌銘

張給事墓誌銘

孔司勳墓誌銘

王評事墓誌銘

馬少監墓誌銘

女挈壙銘

贈太傅董公行狀

段太尉逸事狀

太尉逸事如右

汴州東西水門記

燕喜亭記

畫記

藍田縣永廳壁記

桂州些言家洲亭記

永州新堂記

零陵三亭記

零陵郡復乳穴記

道州毀鼻亭神記

卷第二十一下

敘事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游黃溪記

始得西山宴遊記

鈞鉏潭記

鈞鉏潭西小丘記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袁家渴記

石渠記

石澗記

小石城山記

柳州東亭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記

張中丞傳後叙

贈張童子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愚溪詩序

送鄭尚書序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送李原歸盤谷序

鄆州谿堂詩序

卷第二十二上

詩歌

康衢謠

擊壤歌

南風詩

卿雲歌

麥秀詩

采薇歌

飯牛歌

廢多歌

朱儒歌

築者謳

去魯歌

楚狂接輿歌

滄浪歌

獲麟歌

曳杖歌

黃鵠歌

紫芝歌

五言與蘇武

蘇子卿

怨歌行

長歌行

古詩

苦寒行

善哉行

雜詩

七哀詩

送應氏詩

七哀詩

贈丁儀王粲

贈白馬王彪

箴侯引

白馬篇

雜詩

怨歌行

贈從弟

雜詩

詠歌

秋胡行

贈人從軍

詠史

招隱

勵志

荅何劭

雜詩

七哀

詠史

雜詩

補亡

陟陽侯詩

招隱詩

猛虎行

短歌行

塘上行

扶風歌

遊僊

卷第二十二下

詩

停雲

時運

榮木

九日閑居

歸田園居

游斜川

移居

和郭主簿

贈羊長史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夜行江陵途中

懷古田舍

己酉歲九月九日

西田穫稻

飲酒

擬古

雜詩

詠貧士

詠三良

詠荆軻

讀山海經

桃源

登池上樓

石壁精舍

過始寧墅

初去郡

田南樹園

齋中讀書

石門新營

秋懷

五君詠

東武吟

出自薊北門行

東門行

白頭吟

郡齋閑坐荅呂法曹

夜發新林

之宣城

晚登三山望京邑

直中書省

觀朝雨

遊東田

別范安成

遊沈道士館

感寓詩

誦暉上人夏日林泉

古詩

江行寄崔員外

送韓淮裴政孔巢父還山

留別金陵諸公

秋日魯郡堯祠亭上宴別杜補闕范侍御

擬古

四皓

南軒松

學古思邊

尋陽紫極宮感秋作

日夕山中忽然有懷

秋登巴陵望洞庭

登新平樓

春日獨酌

望廬山瀑布水

春日醉起言志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

北征

玉華宮

九成宮

羌村三首

新安吏

潼關吏

石壕吏

新婚別

垂老別

無家別

夏日歎

夏夜歎

留花門

塞蘆子

義鶻

晦日尋崔戢李封

喜晴

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

卷第二十三

詩

遣興

夢李白

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戶

遣興

前出塞

後出塞

發秦州

石龕

鳳凰臺

五盤

劍門

喜雨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病栢

枯棧

枯柵

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

寄題江外章堂

述古

過郭代公故宅

南池

大雨

杜鵑

三韻三篇

同元使君春陵行

驅豎子摘蒼耳

雷

牽牛織女

上後園山脚

八哀詩

贈司空王公思禮

故司徒李公光弼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璣

贈祕書監江夏李公邕

故祕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

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滎陽鄭公虔

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

遣懷

北風

遣遇

過津口

題衡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呈陸宰

擬古

雜體

與友生野飲效陶體

效陶彭澤

移疾會詩客

南塘泛舟會元六日昆季

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

聽嘉陵江水聲寄深上人

高陵書情寄三原盧少府

贈盧嵩

寄馮著

寄廬庾

發廣陵留上家兄兼寄上長沙

初發揚子寄元大校書

淮上即事寄廣陵親故

經少林精舍寄都邑親友

同德寺雨後寄元侍御李博士

休沐東還曹貴里示端

獨遊西齋寄崔主簿  
閑居贈友

善福精舍示諸生

秋夜南宮寄澧上二弟及諸生

園林晏起寄昭應韓明府盧主簿

新秋夜寄諸弟

郡中對雨贈元錫兼簡楊凌

寄暢當

京師叛亂寄諸弟

贈璨公

寄怕璨上元

寄全椒山中道士

宿永陽寄璨律師

示全真元常

歲日寄京師諸季端武等

西澗即事示盧陟

秋夜寄丘二十二員外

奉詔寄示丘丹

復理西齋寄丘員外

送令狐岫宰恩陽

送馮著受李廣州署爲錄事

送鄭長源

始除尚書郎別善福精舍

谷崔主簿問兼簡溫上人

谷長安丞裴稅

奉詔處士叔見示

夏夜憶盧嵩

春中憶元二

池上懷王卿

雲陽館懷谷口

廣德中洛陽作

登樂遊廟作

任鄆令漢陂游眺

西郊遊矚

與幼遐君貺兄弟同遊白家竹潭

觀田家

南園陪王卿遊矚

春游南亭

再游西山

游開元精舍

襄武館游眺

秋景詣瑯琊精舍

東郊

行寬禪師院

藍嶺精舍

義演法師西齋

起渡律師同居東齋院

遊瑯琊山寺

夏至避暑北池

同元錫題瑯琊寺

卷第二十四

詩

任洛陽丞請告

韋蘇州

縣齋

休暇東齋

郡內閑居

燕居即事

幽居

郊居言志

夏景端居即事

新理西齋

曉坐西齋

寓居永定精舍

秋夜

種藥

種瓜

晨詣超院讀禪經

柳子厚

贈江華長老

湘口館

南澗中題

遊石角

與崔策登西山

構法華寺西亭

覺衰

旦携謝山人至愚池

獨覺

溪居

夏初雨後尋愚溪

郊居歲暮

秋曉行南谷經荒村

雨後曉行

江雪

飲酒

讀書

感遇

掩役夫張進骸

秋懷

韓退之

夜歌

嗟哉董生行

齷齪

河之水寄子姪老成

調張籍

雜詩

送劉師服

贈別元協律

宿曾江口

雜詩

南溪始泛

遊龍門奉先寺

杜子美

望嶽

贈衛八處士

苦雨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示從孫濟

九日寄岑參

述懷

送從弟亞赴安西判官

貧交行

兵車行

高都護  
驄馬行

天育驃騎歌

白絲行

秋雨歎

歎庭前甘菊花

漢陂行

去矣行

哀江頭

悲陳陶

悲青阪

洗兵馬

乾元中同谷縣

古栢行

憶昔

陪王侍御宴姚通泉

茅屋爲秋風所破歌

縛鷄行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目錄終

文章正宗

十五卷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十五

荅元饒州論政理書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類非今  
之長人者之志不惟充賦稅養祿秩足已而已獨以庶  
富且教爲大任甚盛甚成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  
如愚然則蒙者固難曉必勞申諭乃得悅服用是尚有  
一疑焉兄所言免貧者而不益富者稅此誠當也乘理  
政之後固非若此不可不幸乘弊政之後其可爾耶夫  
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征賦亂苟然則貧者無貲以  
求於吏所謂有貧之實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

市於吏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橫侈泰而無所忌凡若所遇如是則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懼撓人而終不問也因必問其實問其實則貧者固免而富者固增賦矣安得持一定之論哉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不問則僥倖者衆皆挾重利以邀貧者猶若不免焉若曰檢富者懼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者亦不得實不可免矣若皆得實而故縱以爲不均何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捃拾以輸縣官其爲不均大矣非唯此而已必將服役而奴使之多與之田

而取其半或乃出其一而收其二三主上思人之勞苦  
或減除其稅則富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受役卒輸其  
二三與半焉是澤不下流而人無所告訴其爲不安亦  
大矣夫如是乎一定經界覈名實而姑重改作其可理  
乎夫富室貧之母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太倖而役於  
下則又不可凡云懼富人流爲工商浮歛蓋甚急而不  
均則有此爾若富者雖益賦而其實輸當其十一猶足  
安其堵雖驅之不肯易也檢之逾精則下逾巧誠如兄  
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產爲征故有殺畜伐木之說今  
若非市井之征則舍其產而唯丁田之間推以誠質示

以恩惠嚴責吏以法。如所陳一社一村之制。遞以信相考。安有不得其實。不得其實。則一社一村之制。亦不可行矣。是故乘弊政。必須一定制。而後兄之說。乃得行焉。蒙之所見。及此而已。永州以僻隅。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誰耶。理歟。弊歟。理則其說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說。其在可用之數乎。因南人來。重曉之。其他皆喜。愚不足以議。願同夢得之云者。兄通春秋。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爲理。饒之理。小也。不足費其慮。無所論刺。故獨舉均賦之事。以求往復。而除其惑焉。不習吏職。而強言之。其爲長者。所笑弄。然不如是。則無以來。至當之言。蓋明而教之。

君子所以開後學也。又聞兄之莅政三日，舉韓宣英以代已，宣英達職多聞而習於事宜，當賢者類舉，今負罪屏弃，凡人不敢稱道其善。又况聞於大君，以二千石薦之哉？是乃希世拔俗，果於直道，斯古人之所難而兄行之。宗元與宣英同罪，皆世所背馳者也。兄一舉而德皆及焉，祁大夫不見叔向，今而預知斯舉，下走之過大矣。書雖多言，不足道意，故止於此。不宣。宗元再拜。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書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又聞子敬時憤悶，動作宜以爲未得其粹美，而爲麓礦燥。

焊所中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也再獲  
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百言以爲土之所出乃  
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  
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  
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又况鍾  
乳直產於石石之精麓踈密尋尺特異而穴之上下土  
之薄厚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  
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烟然而輝其竅滑以夷  
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  
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麓踈而下者則奔

突結澁尔大乍小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頰不發叢齒  
積類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雍鬱泄火生風戟喉癢  
肺幽關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  
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唯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爲此  
也幸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  
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岐採曲皆可以貫犀革  
北山之木雖離竒液瞞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  
觀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拘  
孿蹠跌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塊璞  
皆可以備砥礪徐之冀壤皆可以封大社荆之茅皆可

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皆可以擊考  
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關  
轂而輟輪者皆可以爲師儒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爲大  
醫西子之里惡而曠者皆可以當侯王山西之冒沒輕  
僥查貪而忍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閩外山東之稚駮撲  
鄙力農桑啖棗栗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若是則  
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者  
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鬣首言人參者  
以人形黃芩以腐腸附子八角甘遂赤虜類不可悉數  
若果土宜乃善則云生某所不當又云某者良也又經

注曰始興爲上次乃廣連則不必服止爲始興也今再  
三爲言者唯欲得其英精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  
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己姑務勝人而夸辨博素  
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宗元再拜

與李睦州服氣書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愚  
溪上池西小立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能俱  
以爲兄由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前去年  
時是時旣言皆沮然眊昧思有以已兄用斯術而不得  
路間一日濮陽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天地日月黃

帝筭卞及列仙方士皆見死狀出千餘字頗甚快辯伏觀  
兄貌笑口順而神不借來及食時竊視和糝燥濕與啖  
飲多寡猶自若是兄陽德其言而陰黜其忠也若古之  
疆大諸侯然負固怙力敵至則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  
尤者也攻之不得則宜濟師今吳子之師也遭諾而退  
矣愚敢厲銳擐堅鳴鐘鼓以進決於城下惟兄明聽之  
凡服氣之大不可者吳子已悉陳矣悉陳而不變者無  
他以服氣書多美言以爲得怕久大利則又安能棄吾  
美言大利而從他人之苦言哉今愚甚陋不能多言大  
凡服氣之可不死歟不可歟壽歟夭歟康寧歟疾病歟若

是者愚皆不言但以世之兩事已所經見者類之以明  
兄所信書必無可用愚幼時嘗嘆見有學操琴者不  
能得碩師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希其爪指蚤起則嘍  
嘍說說以遠夜又增以脂燭燭不足則謾而鼓諸席如  
是十年以爲樵工出至大都邑操於衆人之座則嘗得大  
笑曰嘻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卒大慙而歸及年  
少長則嗜書又見有學書者亦不能得碩師獨得國故  
書伏而工之其勤若何之爲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  
書之工能爲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縱而理逆卒  
爲天下棄又大慙而歸是一者皆極工而反棄者何哉

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可傳者卒不能得故雖窮日夜弊歲紀愈遠而不近也今凡之所以爲服氣者果誰師耶始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遵所伏讀三兩日遂用之其次得氣訣於李計所又參取而大施行焉是書是訣遵與計皆不能知然則兄之所以學者無碩師矣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文差矣宋人有得遺契者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兄之術或者其類是歟兄之不信今使號於天下曰孰爲李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號曰孰爲李睦州客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

者右袒則凡兄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於兄之宗族皆左袒矣號姻婭則左袒矣入而號之閨門之內子姓親昵則子姓親昵皆左袒矣下之號於臧獲僕妾則臧獲僕妾皆左袒矣出而號於素為將率胥吏者則將率胥吏皆左袒矣則又之天下號曰孰為李睦州讎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讎者皆右袒矣然則利害之源可知也友人欲久存其道客者欲久存其利宗族姻婭欲久存其戚閨門之內子姓親昵欲久存其恩臧獲僕妾欲久存其主將率胥吏欲久存其執讎欲速去其害兄之為是術凡今天下欲兄

父存者皆懼而欲兄速去者獨喜兄爲而不已則是背  
親而與讎夫背親而與讎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爲大戾  
而兄安焉固小子之所慄慄也兄其有意乎卓然自更  
使讎者失望而慄親者得欲而抃則愚願椎肥牛擊大  
豕割羣羊以爲兄餼窮隴西之麥殫江南之稻以爲兄  
壽鹽東海之水以爲鹹醢教倉之粟以爲酸極五味之  
適致五藏之安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醉飽謳歌愉  
懌訢歡流聲譽於無窮垂功烈而不刊不亦旨哉孰與  
去味以即淡去樂以即愁悴悴焉膚日皴肌日虛守無  
所師之術尊不可傳之書悲所愛而慶所憎徒曰我能

堅壁拒境以爲強大是豈所謂強而大也哉無任疑懼之甚宗元再拜

與呂恭書

宗元白元生至得弟書甚善諸所稱道具之元生又持部中廬父墓者所得石書模其文示余云若將聞於上余故恐而疑焉僕蚤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具又二十年來徧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望而識其時也又文章之形狀古今特異弟之精敏通達夫豈不究於此今視石文署其年曰永嘉其書則今田野人所作也雖支離其

字尤不能近古。為其永字等頗効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辭尤鄙近。若今所謂律詩者。晉時蓋未嘗為此聲大謬妄矣。又言植松烏權之怪。而掘其土得石。尤不經難信。或者得無姦為之乎。且古之言葬者藏也。壤樹之而君子以為議。况廬而居者。其足尚之哉。聖人有制度。有法令。過則為辟。故立大中者。不尚異教。人者欲其誠。是故惡夫飾且偽也。過制而不除喪。宜廬於庭而矯於墓者。大中之罪人也。况又出怪物詭神道以奸大法。而因以為利乎。夫偽孝以奸利。誠仁者不忍。擿過恐傷於教也。然使偽可為而利可冒。則教益壞。若然者。勿與知。

焉可也。伏而不出之可也。以大夫之政良而吾子贊焉。固無闕遺矣。作東郭。改市。酈去。比竹茨草之室而埽土。大木陶甄梓匠之工備。孽火不得作。化墮窳之俗。絕偷浮之源。而條桑浴種。深耕易耨之力用。寬徭畱貨均賦之政起。其道美矣。於斯也。慮善善之過而莫之省。誠慤之道少。損故敢私言之。夫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豪固不爲病。然而萬一離婁子眇然睨之。不若無者之快也。想默已其事。無出所置書。幸甚。宗元白。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置尺牘太學諸生足

下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爲司業諸生陶煦醇懿熙  
然大洽于茲四祀而已詔書出爲道州僕時通籍光範  
門就職書府聞之悒然不喜非特爲諸生戚戚也乃僕  
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焉旣而署吏有傳致詔草  
者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甚孰嘉美顯寵勤至備厚  
乃知欲煩陽公宣風裔土覃布美化于黎獻也遂寬然  
少喜如獲慰薦于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幸生明聖  
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大體聞于下執事冀少  
見採取而還陽公之南也翌日退自書府就車于司馬  
門外聞之於抱關掌管者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

忍其去頓首西闕下懇悃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  
輒用撫手喜甚震抃不寧不意古道復形于今僕嘗讀  
李元禮嵇叔夜傳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僕謂  
訖千百年不可覩聞乃今日聞而覩之誠諸生見賜甚  
盛於戲始僕少時嘗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  
焉當時說者咸曰太學生聚為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  
敗業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鬪訟者有凌傲長  
上而誅罵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於衆人者無幾耳  
僕聞之恟駭怛悸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衆為是嗜嗜  
也遂退託鄉閭家塾考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跼

顧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乎千百  
年之表。何聞見之乖刺歟。豈說者過也將亦時異人異  
無嚮時之桀害者耶。其無乃陽公之漸漬導訓明效所  
致乎。夫如是服聖人遺教居天子太學。可無愧矣。於戲  
陽公有博厚恢弘之德。能并容善僞來者。不拒曩聞有  
狂惑小生。依託門下。或乃飛文陳愚醜行。無賴而論者  
亦爲言。謂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之道。是大不然。仲尼  
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  
館齊。從者竊屨。彼一聖兩賢人。繼爲大儒。然猶不免如  
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

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且陽公之在于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苟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爲已也於國體實甚宜願諸生勿得私之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勗此良志俾爲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  
柳宗元白

韓愈送許郢州序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問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

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相求而喜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爲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畜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爲己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爲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爲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爲刺史者怕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爲觀察使者怕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繇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歛不休人

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爲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歛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旣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前下方無之字非是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贈崔復州序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  
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  
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  
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  
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  
縣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  
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怙水旱癘疫之  
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  
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也崔君爲復州其連帥  
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

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送石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印灑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或無食字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游。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事

或作事。免不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上或有則字

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

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  
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  
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方  
今寇聚於邠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云吾所處地  
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

本作歸而讀作饋謂漕運也  
所出方從閣杭本作主出

收蜀本作牧歸方從閣  
杭本作師今按當從諸

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

疆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

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

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載

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

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退愈爲之序云

柳宗元送薛存義之任序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許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唯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富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爲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

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

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以上論事

司馬遷答任安書

遷既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

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

少卿足下

如海曰：少卿任安字

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

進士爲務意氣勤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

師古曰：而望怨也

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遺

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抑

鬱而無誰語

師古曰：無誰語者言無相知心之人誰可告語

諺曰誰爲爲之孰

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

已用女爲說已容若僕大質已虧闕雖材懷隨和行若

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黜耳師古曰書

辭宜荅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更

之間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如溥曰平居時遷

罪在獄故報往日書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

欲使其恕以度已也恐卒然不可諱師古曰卒讀曰猝是僕

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

師古曰謂任請略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僕聞之修

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耻

奪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

以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憐於欲利

師古曰憐亦痛

也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

師古

曰詬耻也音姑

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也所從來遠矣昔

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

應劭曰雍渠奔人也靈公近之

商鞅因景

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爰絲變色

蘇林曰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

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官豎莫不傷氣况

忼慨之士乎如今朝雖乏人柰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

豪雋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

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竒策材力之譽自結明

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

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搃旗之功下之不能累

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

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廁

下大夫之列臣瓚曰漢太史令千石故比陪外庭未議

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為埽除之隸在闕

茸之中師古曰闕茸猥賤也廼欲叩首信眉論列是非師古曰叩

讀曰仰信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

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

長無鄉曲之譽師古曰言其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主上幸以先人之故

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師古曰周衛言宿衛周密也僕以為戴

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  
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  
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  
異路師古曰趣所嚮也舍所廢也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

其爲人自竒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以義分別  
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果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  
畜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  
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竒矣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  
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師古曰媒如媒娉之媒孽如  
鞠孽之孽一曰齊人謂鞠餅  
爲媒也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

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師古曰挑音徒了反印億

萬之師師古曰印讀曰仰匈奴故南下方地高故云然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

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廼悉徵

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師古曰能引者皆發之一國共攻而圍之

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

壹呼勞軍師古曰呼火故反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

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師古曰沫古瓶字瓶洒面也言流血在面如盟瓶冒犯也首嚮

也拳立權反冒莫克反首式救反陵未沒時使有來報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是手拳也

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

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

其卑賤見主上慘悽怛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以爲李

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

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師古曰欲於匈

如立功而歸以其當破敗之罪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

於天下師古曰謂摧破匈奴之兵也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

問即以此指推言師古曰指意也陵功師古曰指意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眚

眦之辭未能盡明師古曰眚眦卒目眚也猶言願明主

不深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師古曰沮壞也遂下

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師古曰拳拳忠謹之貌因爲誣上卒

從吏議師古曰卒然也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

親近不為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圜圜之

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

陵既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茸以蠶室師古曰音茸反推也蠶室

初腐刑所居温密之室也謂推致蠶室之中也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

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

史星曆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

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

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

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

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師古曰趨讀曰趣趨趨也太

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

其次訕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

辱其次鬻毛髮嬰金鐵受辱

師古曰嬰繞也鬻吐計反

其次毀肌膚

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

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罝檻之

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執不

入削木爲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

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

地

師古曰槍千羊反

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執也及

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

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師古曰財與裁同古通用也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

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法執也彊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廼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廼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二親

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

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更欲苟活

師古曰：更，柔弱也。音入阮反。

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紕

之辱哉？

師古曰：湛，讀曰沈。累，力追反。

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

應劭曰：揚

雄方言云：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之北郊，民而省婢，謂之臧。友而歸奴，謂之獲。

况若僕

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

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

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倣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

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

失明厥有國語，孫子黷脚，兵法脩列，不韋遷蜀，世傳呂

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氏賢聖發憤之所  
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  
來者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  
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  
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師古曰稽計也  
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  
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  
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臧之名山傳之其人通  
邑大都師古曰其人謂能行其書者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  
有悔哉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貧下未易居

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汗辱

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

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

所如往師古曰如亦往也每念斯耻汗未嘗不發背露衣也身

直為閨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

湛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廼教以推賢進士無

廼與僕之私指謬乎今雖欲自彫琢曼辭以自解無益

於俗不信祇取辱耳師古曰也要之死日然後是非廼定

書不能盡意故略陳固陋按遷所論無可取者然其文

而因言事實之腐刑可為痛惜也揚揮字子幼揮母司馬遷女也揮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為春秋以材能稱

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擢爲左曹爲諸吏光祿勳性  
刻害好發人陰伏由是多怨於朝廷有罪免爲庶人  
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其友人  
安定太守孫會宗知略亡也與揮書諫戒之爲言大臣  
廢退當闔門惶懼爲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  
稱譽揮宰相敵子少顯朝廷一朝晦昧語見廢內懷不  
服報書曰揮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  
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  
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  
不深推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  
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  
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揮家方隆盛時栗朱輪者十人  
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  
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  
朝廷之遺志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執不能  
自退儻遇變故橫被口語身絀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  
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後奉先人之  
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俯道樂以忘憂  
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  
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

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烹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其人生行樂耳頃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袂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揮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行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眾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若鄉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漂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是下離舊土臨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廼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按揮文氣豪蕩似史遷然其辭涉怨望又不以荒淫為不可故附注于此而不入

正宗之目

韓愈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固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

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旣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頽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旣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耻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

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  
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  
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  
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于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  
自進而已耳如或無相二字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  
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者或無進二字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

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

五或作數生或作出

肯與夫斗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故  
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  
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

具或作完窮孤或作孤窮

其他可

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竣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刑足不爲病且無使勅者再尅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任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刑足下無爲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

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刑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再剋之刑信如何也刑或作形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再拜

### 與崔羣書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况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邪方無百千輩三

字。今按諸本及詳文勢皆當有此三字。但不知指何人而言耳。宣州雖稱清涼高爽

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  
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  
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况  
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  
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  
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  
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  
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  
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  
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

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

可

悔之下以有亦字

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

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閭奧而不見畛域明

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

服或僕愚陋無所

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

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

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

下情義寧湏言而后自明邪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為吾

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既謂能粗知足下而

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此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

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

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

上好惡字或作法非  
然本字亦未安

如清河者

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以此而疑之耳僕應  
之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  
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  
至於稻也粱也膾也飴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  
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  
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怕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  
怕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  
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

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况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垂於人。何害。况又時有兼得者邪。崔君崔君無怠。無怠或作崔君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息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潁之方作潁水近者九衰。備左車。第二牙無故

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

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  
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蒿下  
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  
此之望愈再拜

與陳給事書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  
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  
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無於字夫位益尊則賤者日  
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益尊或無  
益字日隔  
或無  
日字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

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  
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閤  
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  
乎其容若加其新也

若上或有其字也

屬乎其言若閤其窮也

屬或作厲方從文苑云屬指附屬連屬之屬決非厲字也

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

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  
謁于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  
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  
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  
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

獻近所爲復志賦已下十首爲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  
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楷字注字處急於自解  
而謝不能竢更爲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愈恐懼  
再拜

荅馮宿書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

方無得字

朋友道闕

絕又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得吾子

諸本又下有矣

字方從閣抗本云漢武紀夷狄無義所從來久語自此也。今按矣字有無無利害姑從方本但未以見其

必用漢紀中語僕常閱時俗人有耳不自聞其過慄慄

然惟恐已之不自聞也而今而後有望於吾子矣然足

下與僕交。僕之所守，足下之所熟知。在京城時，嚶嚶之徒相訾，言倍足。下時與僕居，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乎。然僕退而思之，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

獲字或作服。今按二句皆云獲罪於人，恐有誤字。作服亦無理疑。上句人字或是

天字更詳之

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

之所傲，與已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爲戰慄寒心。故至此已來，尅已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况時所尚者邪，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聞流言不信其行，嗚呼！不復有斯人也。

君子不爲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而方無僕何能爾委曲  
從順向風承意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命也可  
如何然子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則下車拜古人有  
言曰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願足下不憚煩苟有所  
聞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敢虛也不敢忘也

上考功崔虞部書

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行已頗僻與時俗異態抱愚守  
迷固不識仕進之門迺與羣士爭名競得失行人之所  
甚鄙求人之所甚利其爲不可雖童昏實知之如執事  
者不以是爲念接之幽窮之中推之高顯之上是知其

文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知其人之或可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既以自咎，又歎執事者所守異於人之廢耳。任日，華實不兼，故有所進，故有所退。且執事始考文之明日，浮豔之徒已相與稱曰：「某得矣，某得矣。」問其所從來，必言其有自。一日之間，九變其說。凡進士之應此選者，三十有二人。其所不言者，數人而已。而愈在焉。及執事既上名之後，三人之中，其二人者固所傳聞矣。華實兼者也。果竟得之，而又升焉。其一人者則莫之聞矣。實與華違行，與時乖。果竟退之，如是則可見時之所與者，時之所不與者之相遠矣。然愚之所守，竟非

偶然故不可變凡在京師八九年矣足不跡公卿之門  
名不譽於大夫士之口始者謬爲今相國所第此時惟  
念以爲得失固有天命不在趨時而偃仰一室嘯歌古  
人今則復疑矣未知夫天竟如何命竟如何由人乎哉  
不由人乎哉欲事干謁則患不能小書困於投刺欲學  
爲佞則患言訥詞直卒事不成徒使其躬僂焉而不終  
日而諸本作如方云蜀本作而今本皆以表記語刊作  
如然不知古而如同意此語不當以如似之義讀之  
唐人推韓柳知此子厚荅韋中立書假而以僕年先吾  
子惟公此文是也董彥遠曰春秋書星隕如雨左氏室  
如縣壘是皆以如爲而風俗通國人望君而望歲鄒陽  
書白頭而新是皆以而爲如按家語君入廟如右荀子  
作而。今按孟子望道而未之見亦是此例方言又有  
而如古字通用之說然陸德明論當時語音之失有曰

此人則而如靡異蓋不以爲然也。是以勞思長懷中夜  
然則此而字須讀爲如乃爲正耳

起坐度時揣已廢然而返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又常念

古之人日已進今之人日已退常方作嘗夫古之人四十而

仕其行道爲學旣已大成而又之死不倦故其事業功

德老而益明死而益光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言老成之可尚也又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謂死而不

亡也夫今之人務利而遺道其學其問以之取名致官

而已得一名獲一位則棄其業而役役於持權者之門

故其事業功德日以忘月以削老而益昏死而遂亡愈

今二十有六矣距古人始仕之年尚十四年豈爲晚哉

行之以不息要之以至死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  
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後用此自遣且以爲知己者之報  
執事以爲如何哉其信然否也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  
僦屋賃僕之資無緼袍糲食之給驅馬出門不知所之  
斯道未喪天命不斯豈遂殆哉豈遂困哉竊惟執事之  
於愈也無師友之交無久故之事無顏色言語之情卒  
然振而發之者必有以見知尔故盡暴其所志不敢以  
默又懼執事多在省非公事不敢以至是則拜見之不  
可期獲待之無時也是以進其說如此庶執事察之也

柳宗元寄許京兆孟容書

宗元再拜五丈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  
若夢寐捧書叩頭慙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  
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群疑當道誠  
可怪而畏也以是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莩百病  
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  
骨非獨瘡瘍爲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  
使膏肓沉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  
與負罪者親善始竒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  
不自料勤勤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  
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

也末路厄塞軀元

一作末路孤危厄塞軀元

事既壅隔很忤貴近狂

踈繆戾蹈不測之辜群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

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若填門排戶百不一得

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詎訶萬端旁午搆

扇便盡為敵讎協心同攻外連彊暴失職者以致其事

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為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

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

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

何敢更

一本無更字

俟除弃廢猶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

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逐果陷刑法皆自

所求取得之

一本無得之

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

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

不知耻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

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獫之鄉卑濕昏霧恐

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榮

榮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

一本無女子二字

無與爲

婚卅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

常春秋時饗才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慄慄

一本作慄慄一本作慄慄

惻然歎歔喘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

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所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

村隣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  
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  
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  
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  
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  
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  
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  
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  
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  
殘家破爲世大僂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卹尚置

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晏本作被謗無議字，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樞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辯別。卒光史籍。一本作冊管仲遇盜，升為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為。

一無為字

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

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東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座騎危，以生。易死，蒯

通據鼎耳為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  
獄中以書自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  
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此皆環偉博  
辯竒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恇怯澁，下才末技，又嬰  
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踈闊矣。賢者不  
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  
務此，然力薄才一本作志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翫縷，神志  
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舐滯，  
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  
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為

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一有存字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雖一有不敢望歸掃塋域，退托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瘡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懇之至。不宣。宗元再拜。

與楊京兆憑書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座前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誨。莊厲感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難於今之世。

次及文章末以愚蒙剥喪頓悴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為

念憂憫備極不唯其親家舊故是與復有一作是公言

顯賞許一本其素尚而激其忠一作誠者用是踊躍敬

懼類嚮時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

右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一而已

也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而耻言之者

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

似有之者有之而耻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知之孔子

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之而言

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略以尹緯

爲令史是皆終日號鳴大吒而卒莫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馬謖得以惑孔明今之若此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妄矣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爲二千石許靖以人譽而致位三公近世尤好此類以爲長者最得薦寵夫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爲匹夫雖稱爲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爲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巖廊之上蒙以絨冕翼以徒隸趨走其左

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孟子病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三間。是將曰：彼誠知士歟？知文歟？疑之而未重，一間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利歟？二間也。又曰：彼不足我而甚我哉？茲咈吾事，三間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唯明者爲能得其所以薦，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聽，一不至則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

以顯則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  
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相  
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  
故不可憚煩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  
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七十八未易忽也自  
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爲文希屈馬者可得數  
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  
累累相望若皆爲之不巳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  
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桀然特異者乃  
見此耳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鼎列天下號爲文

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  
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趨堯舜  
大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  
未必爲士之末。獨采取何如耳。宗元自小學爲文章。中  
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  
知爲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  
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  
以興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爲之出十數篇書。庶幾  
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  
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揚子

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  
原奧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  
如揚雄猶爲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  
古之人未始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文  
非文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學無以  
盡訓誥風雅之道以爲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闕敗  
不能遠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  
矣何也凡爲文以神志爲主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亂  
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  
來痞氣尤甚加以衆疾動作不常眊眊然騷擾內生靈

霧填擁慘沮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  
言則蹶氣震怖撫心按膽不能自止又晏本無又永州多火

災五年之間四為大火所迫徒跣走出壞墻穴牖僅免

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

能出言又安能盡意一本志於筆硯矻矻自苦以危傷敗

之魂哉中心之悃幅鬱結具載所獻許京兆文人書不

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黜弃皆望望思得效用而宗元

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苟焉以

叙憂慄為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稟孝德秉直道高於

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

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爲大族五六從以來無爲朝  
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  
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  
位。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尚  
足自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身世子然  
無可以爲家。雖其宗寵之孰與爲榮。獨恨不幸獲託姻  
好。而早凋落。寡居十餘年。嘗有一晏本無一男子。然無一日  
之命。至今無以託嗣。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  
三。無後爲大。今之汲汲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天若不  
弃先君之德。使有世嗣。或者猶望延壽命以及大宥。得

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  
厭之天厭之丈人曰夕歸朝廷復爲大僚伏惟以此爲  
念流涕頓顙布之座右不任感激之至宗元再拜

與蕭翰林悅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司  
書道思謙蹇然有富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  
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  
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富艱輒不安之勢平居  
閉門口舌無數况又有父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間其  
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

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  
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  
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  
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厭當世世之怒僕  
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  
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移置置噉噉漸成  
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讎人之心日爲新奇務  
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益坐困辱萬罪橫生  
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  
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

甚。天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爲罪。兄知之，勿爲他人言也。居蠻夷中，又慣習炎毒，昏眊重，臆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爲異。倏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鳩舌啞譟。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昏自然，曉曉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瀘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卮，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

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愚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以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耻。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之。菌以爲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

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鄽為耕，昨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為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與李翰林建書

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旨勤厚。莊周言：「逃蓬藿者，聞人足音則跼然。」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擯榔餘甘，破決壅隔，大過陰邪，雖敗已

傷正氣行則膝顫坐則髀痺所欲者補氣豐血彊筋骨  
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偕至益善永州  
於楚為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即出游游復多恐涉野  
則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即畏射工沙  
風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痂時到幽樹好石暫得  
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牆搔  
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為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  
丈終不得出甚復能為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  
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為理世下執  
事至比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

下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癯殘頑鄙  
不死幸甚苟爲堯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爲量移官差  
輕罪累即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爲妻生男育孫以供  
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  
盡已身復壯悠悠入世一有不過爲三十年客耳前過  
三十七年與一有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  
審矣杓直以爲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常  
候戰悸稍定時即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  
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  
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

常州煦僕僕豈敢眾人待常州耶若眾人即不復煦僕  
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  
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簡  
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  
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宗元白

與顧十郎書

四月五日門生守永州司馬負外置同正負柳宗元謹  
致書十郎執事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  
纓冠束衽而趨以進者咸曰我知恩知恩則惡乎辨然  
而辨之亦非難也大厖當隆赫柄用而蜂附蟻合煦煦

赳赳便僻匍匐以非乎人而售乎己若是者一旦勢異則電滅風逝不爲門下用矣其或少知耻懼恐世人之非己也則矯於中以貌於外其實亦莫能至焉然則當其時而確固自守蓄力秉志不爲嚮者之態則於勢之異也固有望焉夫凡以文出門下由庶士而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執事試追狀其態則果能効用者出矣然而中間招衆口飛語譁然譁然張者豈他人耶夫固出自門下賴中山劉禹錫等遑遑惕憂無日不在信臣之門以務白大德順宗時顯贈榮謚揚于天官敷于天下以爲親戚門生光寵不意瓌瓌者復以病執事此誠私心

痛之堙鬱洶湧不知所發常以自憾在朝不能有奇節  
宏議以立於當世卒就廢逐居窮厄又不能著書斷往  
古明聖法以致無窮之名進退無以異於衆人不克顯  
明門下得士之大今抱德厚蓄憤悱思有以効於前者  
則既垂謬於時離散擯抑而無所施用長爲孤囚不能  
自明恐執事終以不知其始偃蹇退匿者將以有爲也  
猶流於嚮時求進者之言而下情無以通盛德無以酬  
用爲大恨固常不欲言之今懼老死瘴土而他人無以  
辨其志故爲執事一出之古之人耻躬之不逮倘或萬  
萬有一可冀復得處人間則斯言幾乎踐矣因言感激

浪然出涕書不能既

一作就

宗元謹再拜

### 送董邵南序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

此篇言燕

趙之士仁義出於其性乃故反其詞以深譏其不臣而習亂之意故其卒章又爲道上一感德以警動而招徠之

其旨微矣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爲我平望諸

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獨者乎爲我謝曰明

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  
數獨衡為宗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  
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駛或作駛音快其最高而橫絕  
南北者嶺擲之為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

測如周禮測土深之測方作側下別有南字皆非是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

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蛇蟠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  
既靈而擲之為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蛇蟠扶輿磅礴  
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

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

當下或有  
奇字非是

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

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邪

學或  
作教

廖師擲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

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

迷  
下或有  
沒字

廖師善知人若不在

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

問之

### 送王秀才序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  
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

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於  
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簞啜羹歌聲若  
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  
固不暇尚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為悲醉  
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不  
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  
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列思識其子孫今子  
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况文與行不失其世  
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  
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送區冊序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流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爲鳥言夷面。

方云：漢書嚴助傳，谿谷之間，篁竹之中。顏曰：竹田曰篁。

始

至言語不通，畫地爲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

方語

作說不下有相字

是以賓客游從之士，無所爲而至，愈待罪於

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挈舟而來，升

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述空虛

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况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

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  
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  
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吉或作吉方云毛氏詩傳云初吉朔  
日也此蓋通言歲首也拜或作覲

### 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  
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  
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弈伯  
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徒業者皆  
不造其堂不躋其闕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

喜怒哀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  
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  
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  
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  
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  
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爲旭有  
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鬪進有得有喪  
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  
氏一死生解外膠諸本作膠方作繆云繆莫侯切猶網  
同此。今按膠者粘著之物而其力之潰敗不黏  
爲解今以下文頽墮潰敗之語反之當定作膠是其

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  
遭類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  
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  
矣方云此篇用意皆本於莊子所稱宋元君畫圖有一  
史後至解衣槃礴羸郭注云內足者神閒而意定又  
云王彥法謂退之此數語乃深得祖師向上休歇一路  
其見處勝裴休遠甚○今按韓公本意但謂人必有不  
平之心鬱積之久而後發之則其氣勇決而伎必精今  
高閑既無是心則其爲伎宜其潰敗委靡而不能奇但  
恐其善幻多伎則不可知耳此自  
韓公所見非如畫史祖師之說也

### 送殷負外序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  
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

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  
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  
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  
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法或作稽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  
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  
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  
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  
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  
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殷大夫或作殷

侯持或作襍入直三省方云洪慶善謂唐無三省持被入直當爲句絕三省暫反省息井反朱新仲云唐以侍

中兩令爲三省長官。說者以唐無三省非也。若不言三省，不知入直何所。刺刺方云：洪慶善云：刺音慮，達反。樊云：刺七迹切。若如洪讀，則當以戾爲義。顧婢子語何戾耶？潘岳閭道謠和嶠刺促不得休，語意皆同。此當以七迹切爲正。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爲詩以道其行云。

### 送楊少尹序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

疏或作疎。○今按疏正字。陳俗

體也。

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

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旣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

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

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日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

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  
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  
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疋

或無幾人字  
疋或作駟

道邊觀者亦

有歎息知其爲賢以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  
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  
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  
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  
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  
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  
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

鄉或  
作家今

之歸指其樹曰其樹吾先人之所種也其水其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識子孫以揚侯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

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

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  
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資二生以待老今皆  
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既至拜公於  
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  
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  
意而序之

以上  
雜論

右先漢以後儒者書序之辭

國學正奏名蔡

公亮

校正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十五

士禮成

文彙正宗

十九卷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十九

敘事

敘漢王築壇拜信

韓信傳信數與蕭何語何竒之至南鄭諸將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主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

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王曰吾亦欲  
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東能用信信即  
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  
將信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  
之何曰王素嫚無禮今拜大將如召小兒此乃信所以  
去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  
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  
皆驚信已拜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  
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  
上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

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

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為人也項王意為猝嗟千人

皆廢晉灼曰意為恚怒聲也師古曰猝嗟暴猝嗟嘆也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

匹夫之勇也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姁姁師古曰姁姁和好貌也音許于

反久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刑

忍而不予蘇林曰刑音刑刑與搏同手弄角詔不忍授也此所謂婦人之

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屠關東而都彭城又

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逐義

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亡不殘滅

多怨百姓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彊服耳名雖為霸實失

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  
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  
歸之士何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而所  
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阬秦  
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翳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  
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  
武關秋毫亡所害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耳秦民亡  
不欲得大王主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  
民戶知之王失職之蜀民亡不恨者今王舉而東三秦  
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

計部署諸將所擊

師古曰部分而署置之

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

三秦

敘韓信破趙

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

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

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關與

師古曰喋音牒

今乃輔以張耳議欲

以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關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

糧士有飢色

師古曰言難繼也餽字与饋同

推蘇後爨師不宿飽

師古曰樵

取薪也蘇取草也

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

師古曰方

軌謂併行也列行列

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

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

師古曰間路微路也

足下深溝高壘

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

掠鹵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

師古曰戲讀曰麾

願君留

意臣之計必不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常稱義兵

不用詐謀奇計謂曰吾聞兵法什則圍之倍則戰今韓

信兵號數萬其實不能千里襲我亦以罷矣今如此避

弗擊後有大者何以距之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

聽廣武君策信使間人窺之知其不用

師古曰間人微同之也

還

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

師古

曰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

孟康曰傳令軍中使發也

人持一赤

幟師古曰幟旌旗之屬

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

如淳曰草音蔽依山自覆蔽也師古

曰蔽隱於山間使敵不見

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

幟立漢幟

師古曰若汝也

令其裨將傳餐

服虔曰立駐傳餐食也如淳曰小飯曰餐

破趙後乃當共飽食也

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噉然陽應曰諾

孟康曰噉音抚不精明也劉德曰音無師古曰劉音是也

信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

地壁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阻險而還

乃使萬人先行出北背水陳趙兵望見大笑平且信建大

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

張耳樂鼓旗走水上軍

師古曰走趨也音奏

復疾戰趙空壁爭漢

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

師古

曰殊絕也謂  
決意必死

信所出奇兵二千騎者候趙空壁逐利即  
馳入趙壁皆拔趙旗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  
信耳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大驚以漢為皆已破趙  
王將矣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弗能禁於是漢兵夾擊  
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泝水上

### 敘留侯致四皓

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  
堅決也呂后恐不知所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上  
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曰君常為上謀臣  
今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良曰始上數在急

困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

間雖臣等百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爲我畫計良曰此難

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師古曰顧念也四人謂園公綺

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所謂商山四皓也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媿媿士故逃

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毋愛金

玉璧帛令太子爲書果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

以爲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

澤使人奉太子書果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

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往擊之四人相

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廼說建成

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即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迺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皆不肯爲用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乘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迺令太子將此屬莫肯爲用且布聞之鼓行而西耳上雖疾彊載輜輶東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彊爲妻子計於是呂澤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爲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之賢子固不足遣迺

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而東群臣居守皆送至霸上良疾強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疾甚楚人剽疾願上慎毋與楚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謂子房雖疾彊卧傳太子是時叔孫通已爲太傅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以死爭太子上陽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洒敬焉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

而亡匿人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

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

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師古曰以目瞻召戚夫人指視

曰師古曰視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

矣呂氏直適主矣師古曰適汝也戚夫人泣涕上曰為我楚舞

吾為若楚歌師古曰若亦汝也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

以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又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

施師古曰繳弋射也其矢為矰歌數闕師古曰曲絡為闕戚夫人歔歔流涕

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敘周勃戰功

高祖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

師古曰音房豫

方與反與戰卻敵攻豐擊秦軍東還軍留及蕭復攻

碭破之天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蘭虞取之擊章邯

車騎殿

師古曰殿之言填也謂鎮軍後以杆敵勃擊破章邯之殿兵也

略定魏地攻轅

戚東緡以往至栗

師古曰緡音昏

取之攻齧桑先登擊秦軍阿

下破之追至濮陽下斲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胸得單

父令

師古曰音善甫

夜襲取臨濟攻壽張以前至卷破李由雍

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

文穎曰勃士卒至者多也如淳曰周禮戰功曰多師

古曰多謂功多也

後章邯破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

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武安侯為

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襄賁令

師古曰賁音肥

從沛公定魏地攻

東郡尉於成武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緱氏絕河津

擊趙賁軍尸北

師古曰賁音奔尸即尸鄉

南攻南陽守齒破武關峽

關攻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

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

賜食邑懷德攻魏里好時最

如淳曰於將率之中功為最也

北擊趙賁

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救漆

師古曰漆扶風縣

擊音辛姚卬軍西

定汧

師古曰汧亦扶風縣音口有反

還下郿頻陽

師古曰郿即岐州郿縣也頻陽在櫟陽東

北郿音媚

圍章邯廢丘破之西擊益已軍破之

如淳曰章邯將也

攻

上邽

師古曰邽音圭

東守峽關擊項籍攻曲遇最

師古曰曲音丘禹反遇音

顯還守教倉追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水東海郡凡

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潁陰侯共食鐘離以

將軍從高祖擊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爲

多師古曰當高祖所行之前賜爵列侯剖符世世不絕食絳八千二

百八十戶以將軍從高帝擊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以

前至武泉孟康曰縣屬雲中也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

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

晉陽後擊韓信於沙石應劭曰沙音沙孟康曰地名也破之追北八

十里還攻樓煩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

爲多勃遷爲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棄

馬降

師古曰姓乘馬名降也

轉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

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函

師古曰函者鴈門守之名音下頰反

因轉攻得雲

中守遼丞相箕肆將軍博

師古曰遼古速字也

定鴈門郡十七縣

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丞相程縱將

軍陳武都尉高肆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

代樊噲將擊卡薊

師古曰即幽州薊縣也

得綰大將抵丞相復守

陘

張晏曰盧綰郡守陘其名也

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

師古曰姓施屠

名渾都渾音胡昆反

破綰軍上蘭後擊綰軍沮陽

服虔曰沮音阻師古曰縣名屬

上追至長城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東二十

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得相國一人

師古曰最者凡也摠

言其攻戰克獲之數

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

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爲人木

強敦厚

師古曰木謂質樸強音其兩反

高帝以爲可屬大事

敘樊噲戰功

漢王賜噲爵爲列侯號臨武侯遷爲郎中從入漢中還

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

師古曰西謂隴西郡西縣也白水水名經西縣東南流而

過言擊西縣之丞於白水之北

擁輕車騎雍南破之從攻雍釐丞先登

擊章平軍好時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

一級虜二十人遷爲郎中騎將從擊秦車騎壤東

師古曰地

也各郤敵遠爲將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

師古曰柳中即

細柳也灌發李奇白以水灌發也最至櫟陽賜食邑社之楚鄉

師古曰杜縣之鄉也今日曰興川從攻項籍屠者衆擊破王武程處軍於

外攻鄒魯破兵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

地吟還至滎陽益食采陰二千戶以將軍守廣武一歲

項羽引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虜楚周將軍卒四千

人師古曰周殷圍項籍陳大破之師古曰於陳縣圍之屠胡陵項籍死

漢王即皇帝位以噲有功益食邑八百戶其秋燕王臧

荼反噲從攻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

定楚更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為舞陽

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

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

與曼立臣軍戰襄國破拍人先登降之定清河常山凡

二十七縣殘東垣

臣贊曰殘謂多所殺傷也

遷為左丞相破得基母

印尹潘軍於無終廣昌

師古曰姓基母名印也

破豨別將胡人王

黃軍代南因擊韓信軍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擊豨胡

騎橫谷斬將軍趙旣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

將軍大將一人大撲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

七十三後燕王盧紹反噲與相國擊紹破其丞相抵薊

南

師古曰抵至也

定燕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千三百戶定

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

七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  
將軍十三人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二人

敘鄠商戰功

陳勝起商聚少年得數千人沛公略地六月餘商以所  
將四千人屬沛公於歧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  
從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雒陽東從下宛攘定十七縣  
別將攻旬關師古曰漢中旬水上關也今在旬陽縣西定漢中沛公爲漢

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爲隴西都尉別定北地郡破

章邯別將於烏氏枸邑泥陽賜食邑武城六千戶從擊

項籍軍與鐘離昧戰受梁相國印師古曰漢以梁相國印授之益食

四千戶從擊項羽二歲攻胡陵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  
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郤  
敵遷爲右丞相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郡  
五千戶別定上谷因攻伐受趙相國印與絳侯等定代  
郡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師古曰守相謂將軍  
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將太上皇衛一歲十  
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從擊黥布攻其前垣師古  
曰謂攻其壁壘之前垣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封爲曲周侯食邑  
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  
三得丞相守相大將軍各一人小將軍二千石以下至

六百石十九人

敘灌嬰戰功

高祖爲沛公略地至雍立章邯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  
碭嬰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杜里疾

闢賜爵七大夫又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益

曰攻戰連疾也師古曰疾急連也力強力也

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

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齧陽

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

爵執圭號昌文君沛公爲漢王拜嬰爲郎中從入漢中

十月拜爲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

邯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

將龍且魏相項佗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

昌文侯食杜平鄉師古曰杜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

北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

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張晏曰故秦將降為公今反從擊破之攻下外

黃西收軍於滎陽楚騎來衆漢王迺擇軍中可為騎將

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習騎兵今為校尉

可為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

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傳之如淳曰傳音附猶言隨從者嬰雖少

然數力戰迺拜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

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

後絕其饗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

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張晏曰主右方擊之馬左亦如之

破拓公王武軍燕西師古曰拓縣名公者拓之令也所

將卒斬樓煩將五人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名射士為樓煩連尹一

人蘇林曰楚官也擊王武別將相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

尉一人以騎度河南送漢王到雒陽從北迎相國韓信

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

邑杜平鄉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

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華毋傷師古曰華音下化反及將吏四

十有六人降下臨淄得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嬴博師古

曰二縣名

擊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

下嬴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斬之東從韓信攻龍且

留公於假密

師古曰留縣名公留令也攻龍且及留今於假密

卒斬龍且

師古曰嬰

所將之卒也其下亦同

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

生得亞將周蘭

師古曰亞次也

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為齊王使

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

師古曰長

亦如郡守也

身虜騎將入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慮

徐

師古曰僮及取慮及徐三縣名也取音趨又音秋慮音廬

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

陵項羽使項聲薛公郊公復定淮北嬰率淮擊破項聲

郟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壽春擊破楚騎平陽遂降彭

城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都蕭相

師古曰凡六縣

攻苦譙師古曰二

縣也

復得亞將與漢王會頤鄉從擊項籍軍陳下破之所

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

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將車騎別追項籍至

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

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

度江破吳郡長吳下

師古曰吳郡長當時爲吳郡長嬰破之於吳下

得吳守遂

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即帝位

賜益嬰邑三千戶以車騎將軍從擊燕王荼明年從至

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穎陰二千五百戶從

擊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將

破胡騎於武泉北復從擊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

胡白題一人服虔曰胡名也又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

擊破胡騎沙石師古曰沙石音千坐反至平城為胡所困從擊陳

豨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

人師古曰卒謂所將之卒也特獨也各獨為將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

平攻下東垣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

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及大司

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銖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

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邑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今嬰食潁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所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各一人二千石十人

### 敘叔孫通制禮儀

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

師古曰適會七年十月而長樂宮新

成也漢時尚以十月爲正月故

儀

師古曰欲敘其下儀法先言儀如此也

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戍卒衛

官設兵張旗志

師古曰志與幟同

傳曰趨

師古曰傳聲教入者皆令趨謂疾行爲敬

也殿中郎中挾陛陛數百人

師古曰挾與挾同挾其功兩旁每陛皆數百人也

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

陳東方西鄉

師古曰鄉讀曰嚮

大行設九賓臚句傳

蘇林曰上傳語告下

為臚下告上為句也韋昭曰大行掌賓客之禮今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師古曰臚音廬

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

師古曰傳警聲而唱警

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

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

師古曰法酒者猶言禮酌謂不飲之

至醉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

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

敢謹諱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

也拜通為奉常

敘李陵與匈奴戰

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召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白當一隊到蘭于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子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爲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

稽可必禽也

師古曰浚稽山名

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

博德上書迺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

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鉤營之道

張晏曰胡來要害道令博德遮

之師古曰走音奏

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鄣

師古曰鄣者塞上險要之處往往將

築別置候望之人所以自鄣蔽而伺敵也遮虜鄣名也

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

徘徊觀虜即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

休士

師古曰抵歸也受降城本公孫敖所築休息也

因騎置以聞

師古曰騎置謂驛騎也

所與博德言者云何

張晏曰天子疑陵教博德上書求至春乃俱西也

具以書

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

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

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拜步樂爲郎

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

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持戟盾後行

持弓弩

師古曰行並音胡剛反

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

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

如淳曰手對戰也

千弩俱發

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

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

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

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

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爲

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劍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  
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段葦  
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  
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聞樹木間  
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

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張晏曰三十秦共一

臂也師古曰張說是

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

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  
君長皆言

師古曰當戶匈奴官名也

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

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  
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迺還是時陵軍益急匈

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為前行以黃與白為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為侯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輒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師古曰徒但也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陜谷單于遮其後乘

隅下壘石

師古曰言放石以投人因山隅曲而下也壘音盧對反

士卒多畏死得

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父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爲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况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期至遮虜郢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

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

敘衛青與匈奴戰

匈奴與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上與諸將  
議曰翁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  
留師古曰言輕易漢軍故留而不去也曰謂漢軍不能輕入而久留也今大發卒其執必

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

去病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師古曰轉者謂運輜重也踵接

也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始為出定襄當

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迺更令去病出代郡令青出定

襄郎中令李廣為前將軍大僕公孫賀為左將軍主爵

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趙

信為單于謀曰漢兵即度幕人馬罷師古曰罷讀曰疲匈奴可

坐收虜耳師古曰言收虜取漢軍人馬可不費力故言坐迺悉遠北其輜重師古

曰送輜重遠去令輿北也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直青軍出塞千餘

里師古曰直讀曰值見單于兵陳而待師古曰為行陳而待於是青令武

剛車自環為營張曼曰兵車也師古曰環繞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

匈奴亦從萬騎會日且入師古曰言日欲沒也而大風起沙礫擊

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師古曰翼謂左右引其兵如

鳥之翅翼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莫

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師古曰羸

者驢種馬子堅忍單于自乘善走羸而壯騎隨之也冒犯也

昏漢匈奴相紛拏

師古曰紛

拏亂相持搏也

殺傷大當

師古曰各相殺傷

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

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青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會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宣顏山趙信城

如淳曰趙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場居之

得匈奴積粟

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

### 司馬子長自敘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

蘇林曰禹所鑿

龍門也

耕牧河山之陽

師古曰河之北山之南也

年十歲則誦古文二

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

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

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  
入此穴九疑舜墓在焉  
浮沅湘師古曰沅水出牂牁

江北涉汶泗泗師古曰汶水名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

射鄒嶧師古曰鄒縣名也嶧山名也近

### 敘武帝微行

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晉灼曰宮

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師古曰宜春宮也微行常用飲酎

已師古曰酎酒新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

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

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迺出常稱平陽侯如淳曰

曹壽尚帝姊時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

見尊寵故稱之

馳駑禾稼稻稔之地民皆號呼罵詈相聚會自言鄂杜  
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  
獵者數騎見留乃示以乘輿物久之廼得去時夜出夕  
還後齋五日糧會朝長信宮上大驩樂之是後南山下  
乃知微行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  
知指師古曰指謂天子之意也乃使右輔都尉徵循長楊以東師古曰徵  
遮繞也循行視也戒備非常也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師古曰共後  
廼私置更衣師古曰爲休息易衣之處亦置宮人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  
休更衣師古曰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投宿諸宮師古曰晝休更衣夜則別宿於諸宮長  
楊五柝倍陽宣曲充幸師古曰倍陽即真陽也其音同耳宮名在鄠縣也於是

上以爲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廼使太中大夫吾丘

壽王與待詔能用筭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

師古曰舉計其數而

爲簿籍也阿城本秦阿房宮也以其牆壁崇廣故俗呼爲阿城

蓋屋以東宜春以西提

封頃畝及其賈直

師古曰提封亦謂提舉四封之內摠計其數也賈讀曰價

欲除以

爲上林苑屬之南山

師古曰屬連也

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

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

時東方朔在傍進諫

云云

上廼拜朔爲太中大夫給事中

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

敘燕蓋上官之變

霍光與左將軍桀結昏相親光長女爲桀子安妻有女

年與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爲僂仔

師古曰鄂邑所食邑爲數月立爲皇后父安爲

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已既

尊盛而德長公主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

安欲爲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以列侯尚公主者光

不許又爲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

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爲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自

先帝時桀已爲九卿位在光右師古曰右上也及父子並爲將

軍有椒房中宮之重師古曰椒房也皇后親安女光迺其

外祖而顧專制朝事師古曰顧繇是與光爭權

師古曰顧繇是與光爭權

由燕王且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

建造酒榷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亦怨

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且通謀詐

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趨

試也肄習也師古曰謂摠閱試習武備也太官先置師古曰供食飲之具又引蘇武前

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迺為典屬國而大將軍長

史敞亡功為搜粟都尉師古曰敞也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師古

曰調選也莫府大將軍府也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且願歸符璽

入宿衛察姦臣變候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

事師古曰下謂下有司也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

不肯下明日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

如淳曰近臣所止計畫之室也或曰

彫畫之室也師古曰彫畫是也

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

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

上曰將軍冠

師古曰令復著冠也

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

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

師古曰之往也廣明

亭名也屬耳近耳

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

將軍為非不須校尉

文選曰帝云將軍欲反不由一校尉

是時帝年十四

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

小事不足遂

師古曰遂猶竟也

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

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

師古曰屬委也

音文  
欲反

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迺謀令長公  
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事  
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王皆自殺

### 敘霍光廢昌邑

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  
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  
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  
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

師古曰太伯者王季之  
兄伯邑考文王長子也雖廢

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

書視丞相敞等

師古曰視讀曰  
示敞即楊敞也

擢郎爲九江太守即日

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

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

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適獨以問所

師古曰適音滿又音閼字

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

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

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

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廼引延年給

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

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

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

陸下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  
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  
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  
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  
立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  
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師古曰受其憂責也  
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  
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  
狀皇太后迺東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母內昌邑  
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温室中黃門宦者各持

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為大將軍跪  
曰有皇太后詔母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酒驚人如  
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  
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  
中中臣侍守主光勅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  
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尚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  
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  
王聞召意恐迺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如

日以珠飾襦也晉灼曰貫珠以為標  
形若今革襦矣師古曰晉諡是也

盛服坐武帳中侍

御數百人皆持兵器門武士陞戟陳列殿下

師古曰陞  
戟謂執戟

以爵位下也

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

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

師古曰楊敞也

大司馬大

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

師古曰張子孺

度遼將軍臣明友

師古曰范明友

前將軍臣增

師古曰韓增

後將軍臣充國

師古曰趙充國

御

史大夫臣誼

師古曰蔡誼

宜春侯臣譚

師古曰王譚字

當塗侯臣聖

師古曰姓魏也

隨桃侯臣昌樂

師古曰昌樂王趙光子

杜侯臣屠耆堂

師古曰故胡人

太僕臣延年

師古曰杜延年

太常臣昌

師古曰蒲侯蘇昌

大司

農臣延年

師古曰田延年

宗正臣德

師古曰劉向父

少府臣樂成

師古曰姓

史也廷尉臣光

師古曰李光也

執金吾臣延壽

師古曰李延壽

大鴻臚臣

賢師古曰韋賢

左馮翊臣廣明

師古曰田廣明

右扶風臣德

師古曰周德

長信少府臣嘉

師古曰不知姓

典屬國臣武

師古曰蘇武

京輔都尉

臣廣漢

師古曰趙廣漢

司隸校尉臣辟兵

師古曰不知姓

諸吏文學光

祿大夫臣遷

師古曰王遷

臣疇

師古曰宋疇

臣吉

師古曰景吉

臣賜臣

管臣勝臣梁臣長幸

師古曰並不知姓也

臣夏侯勝

李奇曰同官同名故以姓

別也太中大夫臣德

師古曰不知姓

臣卬

師古曰趙充國子也

昧死言皇太

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壹海

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爲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

臣敞等議禮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

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衰

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

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爲皇太子常私買雞豚  
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  
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  
內教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令從官更持節從  
爲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師古曰昌邑之侍中名君卿也使中御府令  
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  
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優會下還上前殿  
如淳曰下謂柩之入冢葬還擊鍾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  
輦道牟首臣瓚曰牟首地名也在上林苑中方在衰經  
人內之於輦道牟首而鼓吹歌舞悉奏衆樂發長安  
吹歌舞也牟首瓚說是也

厨三大牢具祠閣室中

如淳曰黃圖北出中門有長安厨故謂之厨城門閣室閣道之

有室者不知禱何淫祀也

祀已與從官飲嚼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

北宮桂宮弄彘鬪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

師古曰小馬可於果樹下

乘之故號果下馬

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

蒙等淫亂詔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

師古曰令且止續奏爲

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

師古曰責王悖我也

王離席伏尚書令

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

昌邑郎官者免奴

師古曰免奴謂免放爲良人者

變易節止黃旄以赤

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

官奴夜飲湛沔於酒詔太官上乘興食如故食監奏未

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

師古曰趣讀曰促關

也

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爲常

獨夜設九賓溫室延見婦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

舉爲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

嗣子皇帝

師古曰時在喪服故未祠宗廟而私祭昌邑哀王也

受璽以來二十七

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

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過

失使人薄責勝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

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

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

晉灼曰雋姓舍名也下有臣虞舍故

以姓  
別之

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爲  
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爲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  
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藉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屬  
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  
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  
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  
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  
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  
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光曰  
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迺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

皇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  
贛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即光  
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驚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  
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  
去

### 敘霍氏禍敗之由

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上  
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  
不務奉大將軍餘業師古曰女音攸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間  
女能復自救邪後兩家奴爭道師古曰謂霍氏及御史家霍氏奴入

御史府欲躡大夫門御史爲叩頭謝迺去人以謂霍氏

師古曰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爲丞相數燕見言事平

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尚

書師古曰自若猶言如故也上令吏民得奏對事不關尚書羣臣進

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立微時許妃爲

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

殺許后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爲后語在外戚傳始許后

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狀不道下獄吏簿問急顯

恐事敗即具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師古

曰猶與不決也與讀曰務會奏上因署衍勿論師古曰署者題其奏後也光薨後

語稍泄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

師古曰未知其虛實

迺徙光女婿

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爲光祿勳次壻諸  
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爲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  
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爲蜀郡太守羣孫壻中郎將  
王漢爲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衛尉鄧廣  
漢爲少府更以禹爲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  
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蕝林曰特但也又  
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爲光祿勳及光中女壻趙  
平爲散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  
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

許史子弟代之禹爲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

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如傳曰駱官謂天子今

將軍墳墓未乾蓋外我家師古曰外謂疏斥之反任許史奪我印

綬令人不省死師古曰不自省有過耳宣見禹恨望深迺謂曰大

將軍時何可復行持國權柄殺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

平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壻少府徐仁皆坐逆將

軍意下獄死史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百

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服虔曰皆光如視丞相亡如也

師古曰無如猶言無所象似也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

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以爲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

三顧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  
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以公田賦  
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竄人子遠客飢  
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今陛下好與  
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對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  
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  
驕恣恐危宗廟灾異數見盡爲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  
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下中書令出取之  
不關尚書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亡罪乎山  
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間

謹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寧有是邪顯恐急即具以實告

山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

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

謀矣初趙平客石夏善為天官師古曰曉星文者語平曰熒惑

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憂山等

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師古曰卒讀曰猝勿遽之貌也謂竟

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

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

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

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師古曰重難也然惡端竟窮竟其事也

已見又有弒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

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

所相避

師古曰言無慮相避苗受禍也

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

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無

禮

服虔曰光諸女自以於上

官太后為姨母遇之無禮馮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為

讓

師古曰摠以

此事責之也山禹等甚恐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

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亟下捕之第

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鴉數鳴殿前樹上

師古曰古

者室屋高大則通呼為殿

第門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

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

車騎聲正謹來捕禹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滅宗廟羔

菟請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文穎曰宣帝外祖母

也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

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為玄菟太守太

中大夫任宣為代郡太守山又坐為祕書顯為上書獻

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師古曰不許之會事發覺

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

弟皆棄市唯獨霍后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

者數千家上迺下詔曰迺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

蒙李竟報冠陽侯雲謀為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

揚異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  
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壻謀為大逆  
欲誑誤百姓賴宗廟神靈先發得咸服其辜朕甚悼之  
諸為霍氏所誑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  
之男子張章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  
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  
與金安上建發其事言無入霍氏禁闥卒不得遂其謀  
皆讎有功晉灼曰讎等也師古曰言其功相等類也封章為博成侯忠高昌  
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

敘陳湯等誅郅支

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  
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  
臣朝見郅支以爲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即西收  
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由是遂西破呼偁  
堅昆丁令服虔曰呼偁小國名在匈奴北師古曰偁起厲反今與零同兼三國而都

之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困辱漢使者江迺始等  
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爲內附漢議遣衛司  
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以爲春秋之義  
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今郅支單于鄉化未醇所在絕遠  
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

羈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棄捐不畜使無鄉從之心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迺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以致耻辱即豫爲臣憂臣幸得建疆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桀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蘇古曰單于庭上以示朝者禹復爭以爲吉往必爲國取侮生事不可許右將軍馮奉世以爲可遣上許焉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疆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

亦以天子康居王康居其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脅諸

國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毆畜

產師古曰毆與驅同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郅

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為康居王禮

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

師古曰都賴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迺已又遣使

責闐蘇大宛諸國歲遺師古曰胡廣云康居北可一千

闐蘇即奄蔡也歲遺者年常所獻遺之物遺弋季反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

居求谷吉等死師古曰死尸也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

都護上書言居困危願歸計彊漢遣子入侍師古曰故為此言以

調戲也歸計謂歸附而受計策也

其驕嫚如此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

西域湯爲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竒功每過城邑山

川常登望旣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

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

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

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

矣服虔曰山離烏弋不在三十六國中去中國二萬里師古曰謂西域國爲城郭者言不隨畜牧遷徙以別

於例也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爲西域患

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

田吏士歐從烏孫衆兵

師古曰驅帥之令隨從也

直指其城下彼亡

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  
壽亦以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  
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  
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巳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  
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  
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

曰西域陳法之名也師古曰張說非也一校則別爲一  
部軍故稱校耳湯特新置此等諸校名以爲威聲也

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  
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  
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

烏孫沙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

寇赤谷城東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歐畜產甚多從後與

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

師古曰重謂輪重也音直用反

湯縱胡兵擊之

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

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入康居

東界令軍不得爲寇

師古曰勿抄掠間呼其貴人屠墨見之

日間謂密呼也

諭以威信與飲明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

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爲導

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

師古曰母之弟即謂舅者

皆怨單于由是具

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

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院願歸計彊漢身  
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  
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  
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  
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師古曰名王諸王之貴者何單

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

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

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傳陳師古曰傳讀望見單

于城上立五采幡織數百人被甲乘城師古曰乘謂又

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師古

其相接次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鬪來

師古曰更互也

音工

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拍之騎引却頗遣

吏士射城門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

皆薄城下

師古曰薄迫也

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斬塞門戶鹵

楯為前戟弩為後印射城中樓上人

師古曰印讀曰仰

樓上人

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

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

兵至欲去疑康居然已為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

發自以無所之

師古曰之往也

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

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闕氏夫人數

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臯諸夫人頗死單于

下騎傳戰大內

師古曰下騎謂下樓而騎馬也傳戰轉戰也大內單于之內室也言且戰且行

而入

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

師古曰乘登也呼火

故反次下亦同

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

相應和夜數奔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

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

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

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

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

師古曰畀予也各以與所

得人畀必無反凡斬闕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

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

王

師古曰賦謂班與之也所發十五王謂所發諸國之兵共圍郅支王者也

於是延壽湯上

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昔有唐虞今有彊漢  
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  
辜大夏之西以為彊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  
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  
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  
下宜縣橐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

誅

敘漢家廟祀之數

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帝

廟為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為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

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為世

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

六十七所師古曰六十八者郡國之數也而京師自高祖

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師古曰悼皇考

者宣帝之父即史皇孫并為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如淳曰黃

圖高廟有便殿是中央正殿也師古曰如說是也凡言便殿便室者皆非正大之殿寢者陵上正殿若平生路

寢矣便殿者寢側之別殿耳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

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晉灼曰漢儀注宗廟一歲十二祠五月嘗麥六月七月三伏立

秋雍婁又嘗案八月先夕饋殮皆一太牢十月嘗稻又飲蒸二太牢十一月嘗十一月嘗十二月臘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閏加一祀此十一十二為二十五祠師古曰晉說是也便殿歲四祠又

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室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官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永光四年乃下詔先

議罷郡國廟

敘元帝京房問對

是時中書令石顯顯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賢刁趙高

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  
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  
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來日  
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墮夏霜冬雷春凋  
秋榮墮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  
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  
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歟上曰然幸其瘡  
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  
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迺曰今爲亂者  
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

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也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

### 敘西南夷

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十數滇

最大

師古曰地有滇池因為名也滇音顛

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

大

師古曰今之邛州本其地

此皆椎結

師古曰結讀曰髻髻如椎之形也

耕田有邑

聚其外西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

師古曰葉榆澤名因立號後為縣屬益

州名為雋昆明

師古曰雋即今之雋州也昆明又在其郡西南即今之南寧州諸蠻所居是其地

也雋音髓

編髮隨畜移徙亡常處亡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

雋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都最大

師古曰徙及都徙二國也徙後為徙

縣屬蜀郡祿都後爲沈菴郡徙晉斯祿音材各反

自祿以東北君長以十數

馬最大

師古曰今夔州開州首領多姓冉者本皆冉種也

其俗或土著或移

徙在蜀之西自駝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

### 敘武帝通西南夷

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東粵殺王郢以報恢因兵

威使番禺令唐蒙風曉南粵南粵食蒙劉枸醬

音灼曰枸音矩

師古曰子形如桑椹耳食讀曰飲

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

師古曰道

由也由北而來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

音曰番禺音普安反禺音陽

蒙歸至

長安問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

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粵以財物役屬夜  
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迺上書說上曰南粵  
王黃屋左纛縣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今以  
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  
十萬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粵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  
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以郎中  
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

師古曰食糧及衣重也

從巴柘關入遂見

夜郎侯多同

師古曰多同侯名

厚賜諭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

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罔不能  
有也迺且聽蒙約還報迺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

自隸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功祿可置  
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諭皆如南夷爲置一都尉十餘  
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載轉相饟數歲  
道不通士罷餓離羣墜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  
兵興擊耗費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報言  
其不便及弘爲御史大夫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弘等  
因言西南夷爲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許之罷西夷  
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爲自保就師古曰令自  
保守且脩成  
其郡  
及元符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印  
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師古曰節天竺  
也亦曰捐篤也可數

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蹇因

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

毒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天子迺令王然乎柏始昌呂

越人等十餘輩間出西南夷師古曰求間隙而出也指求身毒國

至滇滇王當羌迺留為求道師古曰當羌滇王名四歲餘皆閉昆

明莫能通滇王與漢使言漢孰與我大師古曰與猶如及夜郎

侯亦然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

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粵反上使馳義侯

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勞國虜其老弱師古曰恐

發兵與漢行後其國空虛而旁國來寇鈔取其老弱也且音子俞反乃與其眾反殺使者

及捷爲太守漢西發巴蜀罪人當擊南粵者八校尉擊

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

行誅隔滇道者且蘭師古曰言因軍行而便誅之也斬首數萬遂平南

夷爲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粵南粵已滅還誅反者師古

曰謂軍還而誅且蘭夜郎遂入朝上以爲夜郎王南粵破後及漢

誅且蘭邛君并殺祿侯冉駹皆震恐請臣置吏以邛都

爲粵犍郡祿都爲沈黎郡冉駹爲文山郡廣漢西白馬

爲武都郡使王然于以粵破及誅南夷兵威風諭滇王

入朝師古曰風讀曰諷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

莫皆同姓相扶師古曰杖猶倚也相依倚未肯聽師古曰杖猶倚也相依倚勞莫

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  
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西夷滇  
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  
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  
也最寵焉

### 敘武帝討南粵

建元四年佗孫胡為南粵王立三年閩粵王郢興兵南  
擊邊邑粵使人上書曰兩粵俱為藩臣毋擅興兵相攻  
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  
天子多南粵義師古曰多  
猶重也守職約為興師遣兩將軍往

計閩粵兵未諭領閩粵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  
天子使嚴助往諭意南粵王胡頓首曰天子西興兵誅  
閩粵死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  
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  
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粵且先王言事天子  
期毋失禮要之不可以怵好語入見師古曰怵誘也不  
可被誘怵以好語  
而入漢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  
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謚曰  
文王嬰齊嗣立即臧其先武帝文帝重嬰齊在長安時  
取邯鄲樛氏女生子興及即位上書請立樛氏女爲后

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猶尚樂擅殺生自恣懼  
入見要以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  
公入宿衛嬰齊薨謚為明王太子興嗣立其母為太后  
太后自末為嬰齊妻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及嬰  
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諭王王太后入朝令  
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決衛尉  
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  
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  
起亦欲倚漢威勸王及幸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  
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

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  
刑用漢法諸使者皆留填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  
資爲入朝具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貴爲長吏  
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  
王有連

晉灼曰秦王即下趙光也  
趙本與秦同姓故曰秦王

其古國中甚重粵人

信之多爲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  
王不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注意嘉執未  
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欲介使者權謀誅嘉  
等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弟爲將將卒居宮外  
酒行太后謂嘉南粵內屬國之利而相君並不便者何

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不敢發嘉見耳目非

是

師古曰異於常也

即趨出太后怒欲鏃嘉以矛

師古曰鏃謂撞刺之也音

憲

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弟兵就舍

師古曰介甲也被甲而自衛也弟兵即上

所云弟將卒居外者

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迺陰謀作亂王素亡

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獨欲誅嘉等力又

不能天子聞之罪使者怯亡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

漢獨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石往參

曰以好往數人足以武往二千人工足以為也辭不可

天子罷參兵郊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粵

又有王應獨相嘉為害願得勇士二百人必斬嘉以報

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膠樂將二千人往入粵  
境呂嘉迺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又與  
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  
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爲僮取自脫一時利亡顧趙氏社  
稷爲孟禹世慮之意迺與其弟將卒攻殺太后王尺殺漢  
使者遣人告蒼梧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粵妻  
子術陽侯建德爲王而韓千秋兵之入也破數小邑其  
後粵直閉道給食師古曰縱之令深入然後誅滅之未至番禺四十里  
粵以兵擊千秋等滅之使人函封漢使節置塞上好爲  
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亡成

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穆樂其姊為王

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龍德侯乃赦天下曰天子

微弱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師古曰力政謂以兵力相加也譏臣不討賊者春秋

義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粵人及江淮以南樓船

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

出桂陽下湟水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

橫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為戈船下瀨將軍師古曰從粵來歸義而漢

封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

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

卒先陷尋陘破石門得粵船粟因推而前挫粵鋒以粵

數萬人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後期與樓  
船會遇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  
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  
船攻敗粵人縱火燒城粵素聞伏波莫不知其兵多少

師古曰莫讀曰暮也

伏波迺為營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

招樓船力攻燒敵反毆而入伏波營中遲旦城中皆降  
伏波曰是建德以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又問  
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馬蘇弘得建德為海  
常侯粵郎都稽得嘉為臨蔡侯蒼梧王趙先與粵王同  
姓聞漢兵至降為隨桃侯又粵揭陽令史定降漢為安

道侯粵將畢取以軍降為滕侯粵桂林監居翁諭告甌  
駱四十餘萬口降為湘城侯戈船下瀨將軍兵及馳義  
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粵已平遂以其地為儋耳珠崖  
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

國學正奏名蔡

公亮

校正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十九

士禮堂

文庫正宗

二十卷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

第十

敘事

太史公伯夷傳

大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闕然虞夏之  
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  
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  
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  
於許由許由不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卜隨務光者  
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  
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



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慨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

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  
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  
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  
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  
謂善人者非耶積仁挈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  
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糲糠不厭而卒蚤  
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  
暴矣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  
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  
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

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稱  
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  
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  
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  
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  
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  
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  
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  
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  
類名堙滅而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

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太史公列傳七十獨取伯夷屈原二傳者以其變體也○

朱文公曰孔子論伯夷謂求仁得仁又何怨司馬子長作伯夷傳但見得伯夷滿身是怨按文公之說可謂至當今特以其文而取之

### 屈原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其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

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然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

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  
故死而不容自踈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  
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  
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  
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  
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  
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  
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  
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  
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

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  
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  
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  
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  
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  
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  
於齊顧及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  
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  
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  
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

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  
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  
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  
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晷顧楚國擊心懷  
王不忘欲反異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  
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  
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  
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  
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  
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

外欺於張儀，疏屈原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汙不食，為我心測。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啜其醪？何故懷瑾握瑜而

自今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溷蠖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云云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縱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

孟子荀卿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

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子，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稱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子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

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  
侈不能尚德若夫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  
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  
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  
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  
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  
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  
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  
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  
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

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撤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

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荅  
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  
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圓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  
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  
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  
自鄒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  
駢鄒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  
哉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鄒衍之術迂大而閎  
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又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

頌曰談天衍雕龍頭炙轂過冕

劉向別錄曰騶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

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騶頭脩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別錄曰過字作輶輶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蚩盡筒有餘流者言淳于髡智不尺如炙輶也左思齊都賦注曰言其多智難盡如炙膏過之有潤澤也

田

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

同異之辯

晉太康地記云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

堅也白所以為利也或辯之曰劇子之言

徐廣曰按應劭氏姓注真

云處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

劉向別錄曰楚有尸

子疑謂其在蜀今按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商

君被刑佼恐并誅廼亡逃入蜀自為造此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

阿之吁子焉自

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

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孟荀傳不正言二子乃旁及於諸子此亦變體也故錄焉

韓子巧者王承福傳

巧或作朽方云巧音烏左傳巧人以時填館宮室杜

注巧人塗者題語正本此說不當用朽字今按論語作朽

巧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

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無方

夫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

歸喪其土田手鋤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

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巧之傭以

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

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

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爲宜乎

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方從閣

此諸本以生或作以出令。今按所以出令與原道意同似當從之。然詳上文有三生字故此言君者理我之

所以生者正承上文而言也若作出令則與上下文意皆不協矣今當以方本爲正而百官者承

君之化者也

方從闕抗無也字非是

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

焉食焉而忘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鏹以嬉

一日捨鏹或作捨鏹一日

夫鏹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

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

智上方無有字

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

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

特或作故

嘻吾操鏹以入貴富之家

有年矣

入下或有於字

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

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

戮也或曰身旣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

官也。問下或無之字。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忘其事。

而得天殃者邪。焉下或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

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為之

者邪。知其不可下抗本有能字，蜀本能上又有強字，方

本語意皆與上文不擇其才之稱否者相復，又與本句

多行可愧者不相承，推抗蜀本近是，但能字亦未安，而

強字當在而字下耳，今參取二本，定為知其將貴富難

不可而強為之，則其上下文之義皆暢矣。

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方無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

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

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

之可也

我者閣作我類有之閣作有小皆非是

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

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

者下或有也字

一身而二任焉雖聖

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

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

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

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

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

楊之上或有然字非是畜或作蕃

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

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

亡或作忘

又其言有

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

鑒方作覽或作齋今疑自鑒或當

作日  
覽

### 何蕃傳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

諸本作二十餘年方從杭本作廿年餘又

云蜀本作二十而餘字亦綴於年之下按說文廿音入二十并也并先合切三十之省便古文也考之國語有云竹玉廿穀者正作此字泰山秦碑亦云皇帝臨立廿有六年則又以四字爲句而以廿爲一字尤明白矣故公文多用廿并字唯孔左丞碑尚以四言故可考如南海碑薛助教碑石本亦皆然但世人多不之見耳○今廿從方本餘

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

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

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

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

之升或作升之聞下或無於字

京師諸生

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

莫爲禮部

名下或有爲字立下或有歎字或有歎字而無莫爲禮部四字

爲禮部者率

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父母具全

具或作俱初

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

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

日揖諸生歸養于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

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

先生城請諭留蕃

或無諭字諭方作論

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

生出道州不果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

詹生或作生詹

方本陽下住詹字下同。今按歐陽詹生如史稱轄固生樂瑕公之類甚多不當作注

或者曰蕃

居太學諸生不為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

方從杭蜀本無葬字非是

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蕃之

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

曰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

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

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為澤不為川乎川者

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

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

澗谿之高下

氣上或有之字

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

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

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無下或無亦字

### 柳子厚宋清傳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錢咸譽清疾病死傷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其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遥與券清不為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

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  
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爲富也清之取利遠  
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  
仇耳彼之爲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  
是得大利又不爲妾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  
應益廣或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公忌遇  
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日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  
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交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  
清之爲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  
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

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富豪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效慕，莫能

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固。其槩欲密。旣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且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離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

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殮糲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聞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

### 梓人傳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傭隙宇而處

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斲斷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眾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佗日入其室。其床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佗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眾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是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

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于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術，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鄉，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

宰比且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  
役焉猶眾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  
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  
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  
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  
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  
人之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  
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  
不侵眾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  
運眾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

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  
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  
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  
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  
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銜能矜名  
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廷而遺  
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  
墨之曲直規矩之方負彛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  
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  
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

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撓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平淮西碑一首

并序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際，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孳，相臣將臣文恬武熙，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帝下或有是乃考圖數貢乃字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

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懾，奔走率

職方無奔率二字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

年平澤潞蜀下方有西川字云劉關求都統三川方圍梓州而敗亂而不及他郡也。今按既圍梓

州則亂已及東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

川矣方論非是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窮或九年蔡將死蔡人立

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

兵四劫城上或有等字洪云此謂皇帝麻藺于朝一二

臣外或作外臣方從抗本無外字。今按此句若作外

作一二人也考之則當時舉朝之臣皆以伐蔡為不可又非獨

拍武元衡蔡度二人贊伐蔡之謀者而言則此乃謂

唯一二臣以為可而其外羣臣皆以為不可耳諸本作

外臣又無外字皆非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

帥或作師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

子或作於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為一

談牢不可破

井或作併

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

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

天上或有夫字非是或無何字

況一二臣同不

為無助

不上或有固字

曰光顏汝為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

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

郃或作涇非是

曰重胤汝故有河

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

在行者汝皆將之

延慶本或作郃延慶

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

而子公武往討之

屬下方有集字或作公武下皆非是

曰文通汝守壽維

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子壽者汝皆將之

西下

或有餘泗字四或作五皆非是

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

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

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

統諸軍

節下或有度字諸方作討。今按前輩有引左傳討則秦之梁刻石自有以發討之師語而晉官有都督

征討諸軍事皆足為證不必引左傳却不相似也但公所作韓弘碑但云都統諸軍則作討者為誤矣不可以偶有旁證而強引以從之也曰守謙汝出

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

汝惟方

曰度汝其往衣服

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既厥事遂生蔡人

方無服飲字或無服字有

飲字或無衣服字寒下或無無字

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

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

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

其無用樂

祀下或無其字

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

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

或無人字方云此謂降其民與卒也故下語皆不再出人卒字

○今按莊子云人卒雖衆公語亦有自也

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

入申破其外城

降下或有卒字

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

剋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

比或依皆

十

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

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

師或作帥非是洄曲今按洄與史

合十月壬申朔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

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

卒

馳或走

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

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僉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

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

方無

歸字係下或有於字冊功弘加侍中勳為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

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

夫文通加散騎常侍方云考之史及段文昌碑皆今一

時已為中丞故不復言銜史也。今按道古墓志亦可考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

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或無道字或作進或無國字而以

其副摠為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

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帝下或無以字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

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或作方孰居近土藪盜以狂往在玄

宗崇極而圯

在方作居云唐人多以在為居公本政亦曰居我其周從是也。今按以在為居亦

草書之誤本政居字已論於本篇方說非是

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

屢興師征有不能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獄狩百隸怠官事亡

其舊

百隸怠官或依百司隸官亡或依忘

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

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

吳蜀方作蜀吳取或作出

魏將首義

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強提兵叫譴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

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

公或作臣

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

相同德以訖天誅

乃方作及非是

乃敕顏胤朔武古通咸統於

弘各奏汝功

奏方作走非是

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

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射陵雲蔡卒大窘勝之

邵陵郟城來降

勝或作遂

自夏入秋復屯相望

入或作及復或作復

兵

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

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

入道無留者額額蔡城其壇千里

疆或作疆

既入而有莫不

順俊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

釋其或作釋字

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

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

賜以方作詔賜非是

始時蔡人禁不

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盱而

起左殮右粥

肝方作眠殮或作食方云舊本皆作殮。今按選于授子之粢兮傳云粢餐也史記

餐未及及下咽酒未及及儒膺漢書令其裨將傳餐則餐字亦有義公祭鄭夫人文念寒而衣念飢而餐同以衣對

餐也或當作餐

爲之擇人以收餘德

收或作收

選吏賜牛教而不稅

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

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

不順往谷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

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

或作父兄汝父兄

奔走偕來同我太平

借來

方作來借

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

蔡鄉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

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

既定淮蔡或作淮蔡既定

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陳后山曰淮西碑亭如書銘如詩

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姬姓以國氏

國下或有為字。今按以國氏春秋傳語

其先有自潁川徙

陽夏者其地於今為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

自公始大著公諱弘公之父曰海為人魁偉沈塞以武

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交衆推以為鉅人

長者

交或作校方云以上文自可言或作不與人交為是。今以下文長者言之又以作不與人校為是更

詳之鉅上方無為字或無以鉅人三字而為上有之字或併無以為鉅人四字

官至游擊將軍

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為齊國太夫人夫人之

凡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

模出夫人字或作齊國功下或有於

字為宣武軍帥有汴宋亳穎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

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侃侃自將不縱為子

弟華靡敖放事侃侃或依侃侃字出入敬恭宮中皆目

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

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

事司徒歎竒之兵下或有將字士卒屬心諸老將皆自以為不

及皆字司徒卒去為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

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

擇其骨肉為士卒所慕賴者付之肉下或有而字今見在人莫

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命於天

子天子以爲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爲

宣武軍節度使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兵舅或當此

時陳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方無而字自將圍許求援於

逸淮啗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

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

公曰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苗孳而髮擲之幾盡然

不一揃割不足令震駭方云苗孳而髮擲之淮南子語不下一字或無一字駭或作駭命

劉鐸以其卒三百人待命于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

爲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

一年莫敢有謹嗷叫號于城郭者廿方作二十而下無有字李師古

作言起事屯兵于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

能越吾界而為盜邪有以相待無為空言

作或作詐盜上方無為字

滑師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

師或作帥前滑帥字疑亦當作師急

或作反無上或有安字

或告曰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

兵來不除道也不為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

為下或有

之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

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

開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接今弘

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

軍討之敢告

其其方作其非非是

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

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即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

動弘正以濟

兵以或作以兵非是

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

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

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姦

三千維西碑作二千

於是

以公爲侍中而以公武爲鄜坊丹延節度使師道之誅公

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既

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

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爲仁臣爲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

三千匹絹五十萬匹他錦紈綺縠又三萬金銀器千而

汴之庫廩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

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

五十或作七十

初公有汴

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歛且給恒無宿儲至是公私

充塞至於露積不垣

初公下或有之字無上或無恒字

冊拜司徒兼中

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

之

元下或有者字非是

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即位公為冢宰又除

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

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于永崇里第年五

十八天子為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

年五十八或作年八十方

考新舊史定從今本方無天子為之四字布粟或作布帛方云按舊史實賜米千石

其葬物有司

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于萬年縣少陵

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附子男二人長曰  
肅元其官次曰公武其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  
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為  
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間為已不利卑  
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  
謀釣誘以間染我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

作畢至既方作既至非是不可下或無得字釣或作

王

鈞柔或作謀先事候情或作先得事情候或作後

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  
弓鉞處藩為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  
自金吾代將渭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于時弟充白

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爲  
比公之爲治嚴不爲煩止除害本不多殺條與人必信  
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  
有畛域不爲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軫或作軫非是  
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爲輕重故無敢犯  
者或無自爲字非是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狎將得其人衆乃一愒其人爲誰韓  
姓許公磔其梟狼養以兩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且貞元  
元孫命正我字公爲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壩盜連爲  
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爲帝督姦察其嘖呻

與其睨眴左顧失視右顧而跣蔡先鄆鉏三年而墟槁  
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孰陪孰扶陪或作持天施  
不留其討不逋許公預焉其賚何如賚或作賴悠悠四方既  
廣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  
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已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  
堂上之宅憂公讓太宰養安蒲坂萬邦絕等有弟有子  
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拔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  
文此碑以鴻厥慶

曹成王碑

王姓李氏諱臯字子蘭謚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

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於時

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奏母

太妃逃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或無得字或無蜀從二字天子念

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衛下或有大字轉貳國子祕

書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乎客不忍聞喪除痛

刮磨豪習委已於學痛下或有自字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

耻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于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

外斬斬持身方作將身斬斬或作漸漸非是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

元元年除温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剏於兵郡旱飢

民交走死無年交或作皆○今按唐人語多用交字如陸宣公奏議云交駭不聽交下不存濟

者之類意猶曰即今云尔

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接鎖擴門悉棄倉實

與民活數十萬人

擴或作橫活下或有者字或無十字

奏報升秩少府

無或

報字府下或有監字

與平袁賊仍徙秘書兼州別駕部告無事

兼方

作處云考舊傳合○今按成王本以温州長史行刺史事今兩奏功而得處州別駕又不行州事則於地望事

權皆為左降矣以事理推之不應如此疑方本誤而諸本作兼者為是蓋以舊官仍兼本州別駕以寵之尔下

文又云部告無事則謂温州前此旱飢而今始無事也又云遷真于衡則是自行刺史事而為真刺史也其間

不應復有處州一節明矣遷真于衡法成令脩治出張

施聲生勢長

真或作鎮見上施或作弛

觀察使嗜媚不能出氣誣

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史

助或作劾

楊炎起道州相德

宗還王于衡以直前謾

或無于字或無前字

王之遭誣在理念太

妃老將驚而戚

理或作治

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坦

坦施施即貶于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

察使虐使將國良往戍界

方云閣抗蜀本察使下有殘字而無國字觀察使辛京果

也將國良王國良也馬大年所得柴氏善本無殘字良下有往字以虐字屬下句云良不願往而辛強使之也

然按舊史云前使貪殘新史亦云前帥貪虐國良以富獲譴則馬說為非是國良只稱良猶南霽雲只稱雲李

光顏只稱顏也下文亦可併攷○今按文勢則馬說為是虐使亦古語新史所載疑亦以碑語料其如此耳今

從馬說但國良初見當金書二名其後乃可單出如霽雲光顏亦先金書後乃單出也

良以武岡

叛戍眾萬人戍或作成歛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

以王帥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為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羞或作為鼠或作疑新史狐作

首王即假爲使者從一騎蹕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關大

呼我曹皇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

降其軍

愕或作選方云集韻愕逆各切相遇驚也或作選隸作選後漢寒朗傳二人錯愕不能對新舊

史亦謂愕貽不敢動則此用愕字爲正

太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

荆被詔責還

責或作遣

會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

散騎常侍

方無常侍字

明年李希烈反

或無李下四字

遷御史大夫

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

關我哀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

江方作洪州或作南方云考新舊史皆作洪

今按洪州即江西帥治所居只大選洪州乃是未曾出門一步無足書者選兵江州之爲比向進討之勢故其

下文遂攻蘄州道里亦便史承集誤不足據常從諸本作江爲是不然則以州爲南猶勝作洪州也

王親

教之搏力勾卒羸越之法

搏新書作團方作搏羸或作羸方云樊擇之馬大年皆曰

作羸非是羸謂秦也越謂勾踐伐吳之兵法也○今按搏徒官反團也楚詞云團果搏方古字通用而新書從

今字也然秦紀越語世家皆無搏力勾卒之文不知諸家之說何所據唯蘇氏古史見之則恐或是反用此碑

語也搏或疑是搏字亦未有據但搏力無理其誤無疑耳或疑杜牧之有以力搏力之語然杜後出韓公不當

用其語也曹誅五界  
界或作卑方云曹五字見馬融廣成頌曹五相保是也馬大年云曹誅五界敗

則誅及其曹有獲則分界其伍新書臯自將五百人教以秦兵圍力法聯其賞罰弛張如一即約此碑語而為

也艦步二萬人以與賊選囁鋒蔡山踣之剋斬之黃梅

大鞞長平鏖廣濟撤斬春撤斬水

撤普滅反擊也方誤作撤

撥黃岡

筴漢陽行趾泂川還大膊斬水界中披安三縣按其州

斬偽刺史

方云泂川唐屬沔州今漢陽地趾躡也莊子趾黃泉而登大皇或無中字拔或作誌或作

珠馬本作珠。今按左傳云：又披其邑。安三縣。安州三縣也。其州安州也。此碑用字奇古，有不可強通者。當關

之以埃。知者。標光之北山。稽隨光化。措其州。措或作措。方云：廣成頌散毛族。

措羽。奉李賢曰：措古酷。十抽一推。後山談叢云：唐令民切字從手，即古撓字。二十成丁以下為推。

宋次道云：推者雅也。避高宗諱而闕耳。呂縉叔云：推者推也。獨髻為推。蓋傳寫誤耳。唐人初不諱嫌名也。陳以

呂說為是。按史記漢書陸賈傳有黽結字。注讀為推髻。故唐令以推為未冠之稱。此云十抽一推者，十推而取

其一，以為兵。即杜詩所謂無丁而選中男者也。然唐志但云十六為中，而無推字。會要亦然。未詳其說。救

兵州東北屬鄉還開軍受降。屬方作屬。○今按屬鄉當屬亳州。去安州尚遠。當作

屬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婦女不

驚。市買不變。民下或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

大夫工部尚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荆及襄。真食二百。王

之在兵天子西巡于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略宋圍陳西

取汝薄東都

薄或作臺非是

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咋

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

亡或作上非是

王始政

於温終政於襄恒平物估賤斂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

民使令家聽戶視姦究無所宿

一吏方從抗蜀本作吏云一當如壹民而重

威之壹吏一軌民用吉辰良賒也使令疑衍一字宿上或無所字非是○今按方說一字是也但因沈存中

說吉日辰良一句遂更不問是非每有訛舛悉以遷就如此以一吏為吏一則無理之尤耳

府中不

聞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為法任馬彞將

慎將鐔將潛偕盡其力能

任至潛九字或作任馬彞伊慎王鐔將方云潛李伯潛也

時馬彞掌幕府故不言將今從之偕盡其力能一作偕能盡其功偕上或有王字其力方作力其非是○今按

能字合在  
盡字上

亮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太

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

進士上或有中字  
下有或有第遷字

刺利隨唐

睦徵爲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

觀察鄂岳蘄沔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

蔡實取沔蘄安黃寄惠未亡

寄或  
作其

今余亦受命有事于

蔡而四州適在吾封庶其有集

受或作授  
州或作邑

先王薨於今

二十五年吾昆弟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

用辭乃序而詩之

詩或作請方無  
之字皆非是

辭曰

太文十三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

微或作微二  
或字並作既

或無下一句方云曹始封於正觀二十一年時太  
宗十三子三早卒二貶死泰與愔亦皆遷降也

曹之

祖王畏塞絕遷

曹方作明宋景文云豈有為人作銘而各其祖者當作曹方云明坐太子賢事

降零陵王徙黔州都督謝祐逼殺之○今按銘文四字未詳其義疑畏感溺之畏塞如其行塞之塞言見殺於

閉塞之中而封絕於遷謫之時也方說近是而別圖云明徙黔州都督則不知明但徙黔州而為都督所殺遂

誤以都督屬上句也零王黎公不聞僅存按新史明子俊嗣王傑黎國公皆為武后所殺

子父易封三王守名

按史中宗神龍初以傑子胤為嗣曹王後明少子備自南還詔停胤

而封備備薨復封胤所謂子父易封也胤薨子戰嗣自備至戰所謂三王守名也延延百載以

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薦峻功蘇枯

弱彊齷其姦猥

蘇枯弱彊或作吹枯蘇僵以報于宗以昭于王此或無

句王亦有子

方云或云語下脫一句按公為銘不必盡偶句用韻劉昌裔王仲舒碑可見○今按

劉碑脫句前已論之不可為法主碑雖可為例然彼文從韻協無可疑者而此文下文亦不可撓不知其果然

否耳。處王之所。唯舊之視。蹶蹶陞陞。實取實似。可陞字方  
陞猶階而升也。今按方說無理。作陞陞則韻叶。故且  
從之。然其義亦不可曉。大抵此篇多不可曉。今姑闕之。  
刻詩其碑。爲示無止。

清邊郡王拂燕竒碑文

公諱燕竒。字燕竒。

字上或無竒字

弘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祈

州司倉。烈考文誨。天寶中。實爲平盧衙前兵馬使。

盧下或有

軍字位。至特進檢校太子賓客。封弘農郡開國伯。世掌諸

蕃互市。恩信著明。夷人慕之。祿山之亂。公年幾二十。進

言於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王室在難。某其行矣。

宜或作義其父爲之請於戎帥。遂率諸將。校之子弟各一人。

間道趨關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  
衛大將軍負外置賜勲上柱國寶應二年春詔從僕射  
田公平劉展又從下河北大曆八年帥師納戎帥勉于  
滑州九年從朝于京師建中二年城汴州功勞居多二  
或作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復  
二歲汴州十二年與諸將執以城叛者歸之于京師事平授  
御史大夫食實封百戶賜繒綵有加封下或十四年年  
六十一五月某日終于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  
五遷爲御史大夫職爲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軍  
先鋒兵馬使右或階爲特進勲爲上柱國爵爲清邊郡

王食虛邑自三百戶至三千戶真食五百戶終焉或無自字

或無五字公結髮從軍四十餘年或作歲敵攻無堅城守必完

臨危蹈難歔歔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義死不

榮幸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間言初僕射田公

其母隔于冀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卒

致其母田公德之約為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公終而

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屬良禎以其年十月庚寅葬公

于開封縣魯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祔焉通王德宗之子謀以貞元

中領宣武及河東節葬月或作二月或作三月或作八月

月或作十月方云燕奇卒於五月作二三月者誤矣但八月十月皆有庚寅不知孰是夫氏此碑多誤不曉所以僕射田公田神功也神功以上元二年平劉展此作

寶應二年舊傳神功大曆八年冬觀  
開廷信宿而終此作九年皆差也

夫人清夷郡太守

祐之孫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公而殂有男

四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某官之孫某官

之女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純行夫人同仁均養

親族不知異焉

人女二人或作男二一下或有  
有字男一人女一亦無有字

君子於

是知楊公之德又行於家也銘曰

烈烈大夫逢時之虞

大夫或  
作丈夫

感泣辭親從難于秦維茲

爰始遂勤其事四十餘年或禪或專攻牢保危爵位已

隣既明且慎終老無隳魯陵之岡蔡河在側

在或  
作之

烝烝

孝子思顯勳績斷石于此式垂後嗣

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

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

融洪曰太公金匱云南海之神曰祝融東海之神曰句  
融北海之神曰顓頊西海之神曰蓐叔。今按東海

神名阿明南海祝融西海巨乘北海禺強亦見養  
生雜書然公言南海神次最貴則是據太公書矣天寶

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犧幣之數

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岳

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

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昇昇或  
作升因其

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

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  
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  
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且富  
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  
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或解  
作辭故明宮齋廬上兩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  
時水陸之品狼藉籩豆薦裸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  
神不顧享供從石本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方

方作恭誤

或謂祕閣本盲作燕字見呂氏春秋考石本只作盲片

令盲風至注疾風也山海經符陽之山多怪雨風雲之

所出也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

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  
中心樂易祇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  
爲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  
乃齋被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  
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上有或具有具字或作且  
字官上或有某字○今

按其上宜有且字然石本無之不欲增也官上  
其字石本無之或以爲用左傳其官臣偃之語其恭且

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  
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  
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權夫奏功雲陰解駁日  
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夜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

開除月星明

方云概凡利切說文稿也選何晏景福殿賦概若幽星之纏連李善音古愛切

蜀本作概非是

五鼓既作牽牛正中

方云月令季春之月旦牽牛中上文言立夏行事正

此時也

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

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

具或作其

海之百靈祕怪慌惚畢出蛻蛻地地來享飲食

慌惚或作地地

或作蜚蜚廟旋艦祥颺送飄旗纛旆麾飛揚晡霽鏡

鼓嘲轟高管噉噪武夫奮權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

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灾熄滅人厭魚

蟹五穀胥熟

祀之方從石本作儀祝○今按祝當作祀其理甚明或疑誤刻今改從諸本

明年

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

祀諸本石本皆同方作祝誤

治其庭壇改作

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脩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  
懈益虔歲仍大和孝文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  
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帥  
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蓄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  
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  
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

廿有四萬或作十有八萬廿方誤作二十三或

作八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

重植法

西南或作四面

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

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  
財令無失時

廿方作二十嫁下方有者字石本無方誤也時或所作

刑德並流方

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

可謂備至耳矣

或無其字或無耳字

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

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

陰或作之

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惰不

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

右或作祐

惟明天子惟慎

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

弘俾執事樞公行勞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今按此文石本今最易得而方本失考者凡五條然則它云石本者恐亦不能無謬也

### 衢州徐偃王廟碑

徐與秦俱出栢鬻為嬴姓國於夏殷周世咸有大功

或廢

作商方從石本今從之  
此篇內同疑者別見

秦虜西偏專用武勝遭世衰無

明天子遂虎吞諸國為雄

國或侯諸國既皆入秦為臣屬

秦無所取利上下相賊害卒償其國而沈其宗徐處得

地中文德為治

文方作又今以上文秦用武勝者推之此宜作文

及偃王誕當

國益除去刑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

仁義當此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道士

說得八龍騎之西游向玉母宴于瑤池之上歌謳忘歸

方云石本無宴字。今按無宴字不成文以定本補

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

正咸賓祭於徐

祭方從杭本亦作寮云今廟中有傳刻慶曆中石本亦作寮。今按賓寮無理明

甚况慶曆石本非當時物尤不足據而左傳有賓祭字當從諸本作祭為是

贊玉帛死生之

物于徐之庭者二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穆王聞之  
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  
忍鬪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  
家偃王死民號其山為徐山鑿石為室以祠偃王偃王  
雖走死失國民戴其嗣為君如初方云失下或有其字亦云石本不知是否

○今按此字有無不可知然亦可見方未嘗見真石本也

駒王章禹祖孫相望自秦

至今名公巨人繼跡史書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

而秦後迄茲無聞家

自秦或作自奉史或作文天於栢翳之緒非偏

有厚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異也衢州故會稽太末也

民多姓徐氏支縣龍丘有偃王遺廟或曰偃王之逃戰

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棄玉几研于會稽之水或曰徐

子章禹既執於吳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揚二州間即

其居立先王廟云作公或宗開元初徐姓二人相屬為刺史

師其部之同姓改作廟屋載事于碑後九十年當元和

九年而徐氏放復為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今戶部

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于龍兵有事于廟思惟本

原曰故制楠樸下窳不足以揭虔安靈而又梁楠赤白

彫剥不治楠或楠圖像之威黜昧就滅潘拔級夷庭木禿

缺缺或作缺。今按缺正字。缺俗祈咄日慢祥慶弗下

日方云洪以石本定作由。今州之羣支不獲蔭麻羣

按由義未詳姑從諸本作日

或作支郡或作羣史皆非是

余惟遺紹而尺其土不即不圖以有資

聚罰其可辭乃命因故為新衆工齊事惟月若日工告

訖功大祠於廟宗鄉感序應

鄉或作御

是歲州無怪風劇雨

民不天厲穀果完實民皆曰耿耿社哉其不可誣

耿耿社哉

或作社哉社哉方從閣本无社字而不言石本之有无又云耿當讀從柄今從諸本

乃相與請辭

京師歸而鏡之于石辭曰

秦傑以顛徐由遜繇

遜或作繇

秦鬼久飢徐有廟存婉婉偃

王惟道之耽以國易仁為笑于頑自初擅命其實幾姓

歷短言長有不償云

言或作言

課其利害孰與王當

與方從洪氏石

本作為嘗今從諸本

姑蔑之墟太末之里誰思王恩立廟以祀王

之聞孫世世多有唯臨茲邦廟土實守堅嶮之後達夫  
廓之王歿萬年如始祔時王孫多孝世奉王廟達夫之  
來先慎詔教盡惠廟民不主於神維是達夫知孝之元  
太末之里姑蔑之城廟事時脩仁孝振聲宜寵其人以  
及後生嗟嗟維王雖古誰亢古或作死王死于仁彼如暴喪  
暴方作常而不言文追作誅刻示茫茫示或作石方云  
石本今從諸本取從今亦不敢從也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朝碑銘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丞相吉甫丞相  
絳召太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詔曰由弘

正始有廟京師朕惟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帝室訖

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維弘正銜訓事嗣朝夕不怠事

或作嗣事嗣下或有于字。此篇今亦從方氏所據石本。以能迎天之休顯有不功

維父子繼忠孝予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惟時

臣愈承命悸恐明日詣東上閣門拜疏辭謝不報退伏

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列周天子實命其中

臣克你為駟馱泮閔之詩使聲于其廟以假魯靈今天

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靖我國家服上或有能字靖或作靜蓋

寵銘之所以休寧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隸太史奉

明命其可以辭或元隸字謹案魏博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

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沂國

公田弘正北平盧龍人

州或作博或無兼字

故為魏博諸將忠孝

畏慎田季安卒其子幼弱用故事代父人吏不附迎弘

正於其家使領軍事弘正籍其軍之衆與六州之人還

之朝廷悉除河北故事比諸州故得用為帥已而復贈

其父故滄州刺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

得立廟祭三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

馬贈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曰

唐繼古帝海外受制

此據石本外或作內受或作臣

狎于太寧燕盜以

驚

狎或作治

羣黨相維河北矢平號登元和大聖載營風揮

日舒咸順指令業業魏土嬰兒戲兵吏戎愁毒夏保醫

頸

或作頰

人曰田侯其德可倚叫譟奔趨乘門請起田侯

攝事奉我天明

天或作王方云左傳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注言不事君也又云二子順天

明公語

東縛弓戈考校度程提壇籍戶來復邦經

提或作堤

帝欽良臣曰維錫予嗟我六州始復故初告慶于宗以

降命書

于宗或作宗廟以降或作降

旌節有韜豹尾神旗橐境戟纛

以長魏師

橐方作橐蜀本作橐石本同但省人耳。今按橐謂弓服橐乃橐之無底者非兵仗也當

從石

田侯稽首臣愚不肖迨茲有成於考之教帝曰俞

哉維汝忠孝予思乃父追秩夏姬嬖德娠賢梁國是榮

田侯作廟相方視陟見于蒼龜祖考咸喜暨暨田侯兩

有文武訖其外庸可作承輔承或作丞咨汝田侯勿亟勿遲

觀饗式時爾祖爾思

饗或作饗爾祖爾思方作祖考之思或作爾祖之思

烏氏廟碑名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師于恒乃陰與寇連夸謾亮驕止不遜言其執以來其四月中貴人承瓘即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譚牙門都將烏公重胤當軍門叱曰天子有命從有賞敢違者斬從下或有者字

於是士皆斂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公爲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居二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其

以廟享

其以或作以其

即以其言營廟于京師崇化里軍佐竊

議曰先公既位常伯而先夫人無加命號各差卑於配

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人八年八月廟

成三室同宇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作主于第乙巳升于

廟

三室同宇方云史記渭陽五帝廟同宇韋昭曰謂上同下異也字一作半非○今按後漢以來公私廟制

皆為同堂異室方說是也

烏氏著於春秋譜於世本列於姓苑在宮

者存.在齊有餘枝鳴皆為大夫

齊下或有者字餘下或有有字

秦有獲

為大官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鄱陽廐北者家張掖或入

夷狄為君長唐初察為左武衛大將軍實張掖人其子

曰令望為左領軍衛大將軍孫曰蒙為中郎將是生贈

尚書諱承玼字某

贈下或有工部字碑或自云新史承玼有傳字德潤重胤傳亦云承

玼子也温公考異嘗加辨正宋樊本皆作承玼蓋許孟容嘗為承玼碑石本猶傳於世新傳蓋本此也

烏

氏自言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材力顯及武德已來始以

武功為名將家開元中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屬破奚契

丹

鬻或作屢○今按

從戰捺祿走可突干

諸本多作突干或作汗干

方從許碑定從干云可突干契丹之勇將也新傳奚契丹入寇承玼破於捺祿山又戰白城承玼按隊出其右斬首萬計可突干奔北

書領所部兵塞其道漣原累石綿四百里深高皆三丈

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錢三千萬餘

或無擾海字方以李本增

云新傳亦可考累或作壘許碑云武藝出海濱至馬都山署陷城邑公以本營士馬防遏要害武藝即渤海王

也黑水室韋以騎五千來屬麾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

仁智謀說史思明降思明復叛尚書與兄承恩謀殺之

事發族夷尚書獨走免

許碑承恩承址從父兄也

李光弼以聞詔

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校殿中監封昌化郡王

右領軍使

右領或作左領方云梳蜀粹與許碑新傳比皆作右領

積粟厲兵出入耕

戰以疾去職貞元十一年二月丁巳薨于華陰告平里

年若干

許碑年九十六

即葬於其地二子大夫為長季白重元

為其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於初左武左領二祖紹居

左領或作右領

中郎

少卑屬于尚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壇

墟制有或作有數備禮登以有宗廟

方無數字登下有壇字。今按數備禮

禮登數字乃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之數言制數既備禮亦增崇也袁氏廟碑所謂數以立廟亦是此意若如方

本即上句已言後節不應至此始言登壇况登壇又與立廟不相關乎

作廟天都以致其

孝右祖左孫爰饗其報

蜀本文苑作左祖右孫。今按廟制以西為上方本為是云

誰無子其有無孫

其有或作孰其

克對無羞乃惟有人

克方作光念

昔平盧為艱為瘥大夫承之危不棄義四方其平士有

追息來覲來齋以饋黍稷

### 柳州羅池廟碑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烈士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

奮下或有曰字。今按宜有曰字。然石本無之。不欲補也。

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

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爲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

步或作涉方云柳子厚鐵爐步志曰江之澗凡舟可縻而上不曰步。今按孔

戮志亦有泊步字

池園潔脩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

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父不得贖盡沒爲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朝城郭巷道皆治

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

巷道或作道巷

嘗與其部將

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翼其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

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

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

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朝

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

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讀書其事于石余

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福禍之以食其土可謂

靈也已

福禍或作禍福

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

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

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

蕉下或有葉字或有子字

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

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

駒兮入廟慰民兮不嘖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

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援吟兮秋

鶴與飛

或作秋與鶴飛○今按歐公以此句為石本之誤沈存中云非也倒用鶴与兩字則語勢愈健

如楚詞云吉日辰良也但此石本團團字初誤刻作團圓後繕改之今尚可見則亦石本不能無誤之一證也

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

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杭稔充羨

兮蛇蛟結蟻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目今兮歛于世世

國學正奏名蔡

公亮

校正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二十



文車正宗

廿一卷上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之二十一上

叙事

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

或無拓跋

二曾伯祖頴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

高宗朝

高或作中朝或作時

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

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

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

游上方無與字

子厚

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

士第蘄然見頭角眾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



授集賢殿正字

或作授校書郎方云柳集可考或本非是此下方有藍田尉三字。今按三字

下文已見

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

古今

或作

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

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

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

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

或依貞元十九年拜監察御史王叔文韋執誼用事

拜尚書禮部員外郎且將大用遇叔文等敗例出為刺史。今按方本得婉微之體它本則幾乎罵矣疑初本

直書後乃更定也若從初本則上文須補藍田尉三字

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居閑

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淡而

自肆於山水間

水下或有之字

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借出

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子母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

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

州

白上或作上白  
改下或无刺字

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

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訥訥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

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

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

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

收下或有而字

此宜禽

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久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

亦可以少媿矣。

少上无以字

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

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者。

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

於時也

死或作厄。道上或有而字。

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

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

用不窮

時有或作而有。力能方作解。或能下復出解字皆非是。

然子厚斥不久窮

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

於後如今無疑也

力以或作以力。或作以力。而無致必二字皆非是。

雖使子厚

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辯

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

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

十一月八日或作十月五日七

月上或有秋字。或無十日字。

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

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

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

費或作資

行立有節槩立然諾

下

字或作重

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

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

涿或作可或作爲

性謹順學問

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

家下或無焉字既

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 李元賓墓銘

李觀字元賓

方云謝從古本刪字字今文粹亦然然其石本有之此文方从石本今並从之

先隴西人也

或無也字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

年登上第

東下或有食太學之祿五字

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

一年

書下或有又字

年二十九客死于京師

于或作於

既斂之三日

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于國東門之外七里

斂下或有無之字友上

或有其字葬上或有賣馬字葬下或無之字

鄉曰慶義原曰高原

慶義或作某鄉高原

或作某原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辭曰

人下或有昌黎字辭上或有其字

已虐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夭也者吾不知其所

惡生而不淑孰謂其壽

謂其或作爲之

死而不朽孰謂之夭

謂之

或作爲其

已虐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

才或作文出或作過

已虐元賓竟何為哉竟何為哉

已虐元賓諸本無此再出四字方從石本今亦

從之但方又云上竟字石本作意而邵公濟嘗歎其句法之妙謂歐公而下好韓氏孝者皆未之見遂以其說

定上字作志意之意下字作究竟之竟則于不識其何說也竊意若非當時誤刻即是後來字半磨滅而讀者

不審遂傳此謬好事者又從而夸太之使  
世之愚而好怪者遂爲所惑甚可笑也

###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  
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  
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  
篇誌上方無紀字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  
詩七百一十九一作十或又十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

出於已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  
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無所統  
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

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

長而方  
作而長

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

蓋下疑  
有如字

皆

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全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其師

不治，罷之。以此出為綿州刺史。

或无嘗字，師或作帥，方  
无出字以下文，又出觀

之置  
有

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

或无  
刺字

綿絳之人

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為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

年若羊。

病以或  
作以病

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

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冰，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

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

得也。

得下或有地字，或  
有地出字，皆非是

在眾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

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後上方有銘曰

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方作後皆指前公

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又哉莫覺屬齊方作神祖

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

求之此其躅

### 貞曜先生墓誌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已或作乙方云考唐曆是月无乙亥也

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泣哭且召

張籍會哭走或作赴泣或作位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

與往來者感來嘗或作常韓氏遂以書告興元尹執相

餘慶閏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徵銘下或有愈哭曰

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興元人以幣如孟氏賻且來

商家事作人或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

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玢娶裴氏女而選為崑

山尉生先生及二季艷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

見長而愈騫則見或涵而深之或作內外好色夷氣

清可畏而親及其為詩制自述刀或鉤章作物

棘句搯搯胃腎胃腎或神神見見言言見見唯其大翫

於詞而與世抹撥或作採撥方從閣杭南唐本云字林

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既擠而

與之矣其猶足存邪

開或作聞  
擠或作儕

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

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間四年又命來選

為溧陽尉迎侍溧上

又下或  
有以字

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

河南奏為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

陸下

或有轉字門  
下方无内字

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為其

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于闕鄉

或無  
之興

元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輿歸鄠鄠皆在

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

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

或無而供祀字有以俟  
字或無供祀字有俟字將

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

况士哉

或無古有光字。杭本無賢者下十字。

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

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

待或作從非是

初先生所

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為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

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

於戲貞曜維執不猗

方無戲字執或作持或無維執不猗一句或此句在維出不訾之下

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 施先生墓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大學博士施先生士正卒其

寮太原郭伉買石誌其墓

方無大原字

昌黎韓愈為之辭曰先

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

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繼下或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

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來

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帖帖或作怡怡下先

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

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

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為太

學助教由助教為博士太學由四下十八字此以諸本

由助教八字云蓋言由四門助教至為博士於太學故

也若从今文則下太學字贅矣今按此既言其在太

學者十九年則所歷官不應但一再遷而已當從諸本

為是但下太學二字疑衍不然則或在博士上或在

文當去下然無所據不敢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

輒改姑存之以俟知者

下或有或或留或遷凡十九年不離大學凡方云抗本無

乞遷二字今按上文已云在大學者十九年則此七字誠為重複然欲去之則或留或遷語勢未及又不知公意果如何

今亦論而闕之不敢定其去留也不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媯豪州定

遠丞豪方作濠說已見前按此誌在元和之前去水為是妻曰太原王氏先先生

卒子曰友直明州鄞縣主簿鄞或作鄞曰友諒太廟齋郎系

曰

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讎為博士

延為太尉太尉之孫始為吳人曰然曰續亦載其跡續或

續先生之興公車是乃纂序前聞于光有曜古聖人言

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紛方聞先生講論如客

得歸

得或作有

卑讓肫肫出言孔揚

方云中庸曰肫肫其仁鄭注肫讀如誨爾諄諄

之諄懇誠貌

今其死矣誰嗣為宗

為或作其

縣曰萬年原曰神禾

高四尺者先生墓邪

### 孔左丞墓誌銘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幾字君嚴事唐為尚書左

丞年七十三三上書去官天子以為禮部尚書祿之終

身而不敢煩以政

上上或無三字

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謂

曰公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

下方無韓字留下有公字

曰吾敢要君

吾年至一宜去吾為左丞不能進退郎官唯相之為二

宜去

方从抗本無至字云洪引龔其

勝郤漢俱乞骸骨答詔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今大夫年至矣恐未必

然○今按洪所引漢書文理甚明方以欲以抗本之故  
遂以爲未必然而不取殊不可曉今正之一本乙君吾  
二字語尤健但如此則君下却少一  
吾字不敢輒補耳郎官或作郎中

愈又曰古之老於

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

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今異於是

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

去尚奚顧子言愈面歎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於是或

賢字皆非是於音烏或無明日奏疏曰臣與孔殘同在南省數與相

見相上方有孔殘字○今按上殘爲人守節清苦論議

正平或作平正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  
家用意至到如殘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

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

七十四告薨於家贈兵部尚書公始以進士佐三府官

至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

諫議大夫事有害於正者無所不言加皇太子侍讀改

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俸上三

或無權知尚書右丞明年拜右丞或作拜左丞或兩皆

尹字中未嘗爲左丞蓋權知右丞事踰年而正除右丞長慶

二年還自廣州乃爲左丞耳新舊史殘傳皆誤南海碑

石本可考也而山谷本於爲尚書左丞之上從蜀本增

一復字蓋於元和兩次除授皆已誤作左丞故又誤謂  
長慶爲再除也陳齊之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  
又去拜右丞三字皆非  
菜蛤蚧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

爲四十二萬六千人奏疏罷之

改華州刺史或在罷貢海物之下方云華州乃

輸貢之途此疏專爲遞夫而言也新史亦可攷或無可食二字

下邳令笞外按小兒繫

御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邳令而以華州刺史爲大

理卿

外按或作按外○今按唐會要每歲冬以鷹犬出近畿習狩謂之外按使領徒數百恃恩恣橫郡邑

懼擾皆厚禮迎犒百姓畏之如寇盜元和九年裴寰爲下邳令疾其擾人但據文供饋使者歸乃請寰有慢言

上大怒將以不敬論宰相武元衡中丞裴度懇救甚切乃釋之即此事也言小兒者蓋以田獵應奉者謂之五

坊小兒事見順宗實錄會要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御

史大夫嶺南節度等使約以取足境內諸州負錢至二

百萬悉放不收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稅始至有閱

貨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隸公皆罷之賄方絕海之商

有死于吾地者官藏其屍滿三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

有之

沒下或無有字

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月之拘苟有驗

者悉推與之無筭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法嶺南以口

爲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爲奴公一禁之

縛或作傳或無公一禁之

四有隨公吏得無名兒蓄田不言官有訟者公召殺之上

或有之字山谷諸黃世自聚爲豪觀吏厚薄緩急或叛或從

觀下或有察字非是容桂二管利其虜掠請合兵討之冀一有功

有所指取當是時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

破諸黃爲類向意助之

武定或作定武類或作願皆非是

公屢言遠人

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爲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

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

恨下或有焉字。無而散字。或焉。

字在散字下。此上或有况字。方無耳字。

天子入先言。遂歛兵。江西岳鄂湖。

南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相枕藉死。百無

一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

皆無功。數月自死。嶺南巋然。

日月或作井是。

祠部歲下廣州祭

南海廟。廟入海口。為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

從事自代。唯公歲常自行。官吏刻石為詩美之。

常自方作自常。

非是詩或作詞。

十五年遷尚書吏部侍郎。公之北歸。不載南物。

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而

為尚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滄州東光令。祖諱如珪。海州

司戶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皇考諱岑父祕書省著作  
佐郎贈尚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氏父种大理評事  
有四子長曰溫質四門博士遵孺遵憲溫裕皆明經女  
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隋其季者幼下溫或作遵方  
云作溫與傳合

蓋晚年皆从溫世系表云四子皆從溫非也。今按上文長子已名溫質則非晚年从溫也。豈以嫡庶為異耶。然非要切。公之昆弟五人載戡戢戰公於次為第二公不必強解。

之薨戢自湖南入為少府監其年八月甲申戢與公子  
葬公于河南河陰廣武原先公僕射墓之左銘曰

孔卅卅八吾見其孫

卅或作三十方云此銘皆以四言為句作三十者非。今按卅依字

當作

白而長身寡笑與言

白或作自非是

其尚類也莫與之倫

也或作耶德則多有請考于文

### 王常侍墓誌銘

公諱仲舒字弘中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游學有名貞元  
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考功吏部  
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改夔州司馬佐江陵使改  
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

方無復字吏部員外郎

遷職

方郎中知制誥出為峽州刺史

峽州說已見前

遷廬州未至丁

母憂服闕改婺州蘇州刺史

關或作缺改或作除

徵拜中書舍人

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得一道有地六  
七郡為之三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

可也

樂或作宜文書下或有事字

日日語人丞相聞問語驗即除江

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至則奏罷榷酒錢九千萬

以其利與民

千或作十與民或作丐貧民方云諸本以後語誤入釀戶非盡貧民○今按丐貧民

一語下文已有不應再出方本是也但其說非是除酒榷蓋與民共之使得自釀非直以錢九千萬與釀戶也

又罷軍吏官債五千萬悉焚簿文書

或無文字

又出庫錢二

千萬以丐貧民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及老子為僧

道士不得於吾界內因山野立浮屠老子象

禁方作學○今按作

學非是但下文自有浮屠老子字此不應重出且其文理亦不明白疑此自浮屠至為六字亦是衍文去之則文

理通暢矣但無本可證不敢刪耳界下或無內以共誑字山或作出立或作去皆非是以其其字疑衍

丐漁利奪編人之產

編或作經○今按以民為人蓋避諱當作民乃是下求人利害與人

事約  
放此

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於庫米餘於廩朝廷選

公卿於外將徵以爲左丞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矣

無或

以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

爲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遠近相弔以四年二月某日

葬于河南某縣先塋之側公之爲拾遺朝退天子謂宰

相曰第幾人非王某耶是時公方與陽城更䟽論裴延

齡詐妄士大夫重之爲考功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

之者非其人雖與同列未嘗比數收拾故遭讒而貶在

制誥盡力直友人之屈不以權臣爲意又被讒而出

或在

作及知  
二字

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餓死戶口亡十七八公居

五年字富如初口方無字按劾羣吏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

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第一公所至輒先求人利害廢

置所宜閉閣草奏利或休之李云古本無利字神道碑周知俗之病亦無利字今按下文

云廢置所宜則此句合有利字古本偶皆脫漏不足為據又具為科條與人吏約事

備一旦張下民無不抃叫喜悅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

其便備下或有悉字或有復出事字今按文勢疑當有悉字在備字上公所為文章無

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曾祖諱玄暕比部員外郎

或無諱字下同祖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政襄鄧等州防禦使

鄂州採訪使贈工部尚書政或作某工或作吏公先妣渤海李氏

贈渤海郡太君或無太字公娶其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貞

弘恭復洄初進士及弟哲文學俱善其餘幼也長女壻

劉仁師高陵令次女壻李行脩尚書刑部員外郎脩或作循

或無郎字銘曰

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又方作又哲方作苦皆非是愛人盡

已不倦以止乃吏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

墓之有石我最其迹萬世之藏撮之有或作中之撮或作載方云集韻撮

撮之省文。今按方說非也。史漢功臣傳未總計其功皆以最字起之。

### 張給事墓誌銘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

元年今牛宰相為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元或作二

方云考之史當作元年陳齊之云常疑牛僧孺之爲人觀此語則知韓公亦不喜其人矣然牛宰相三字或作今宰相牛公未知孰是詔即以爲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

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牧臣又始至孤法湏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仍或作乃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我事無庸殺置之帥所毋或作無我事下居月餘聞有中貴人

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

自辨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或无守者以告其魁魁

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爲其帥告此

史下方無張字及無告此二字。按告字疑當作言。餘人不如遷之別館。今按餘疑衍而下。文不如遷之別館自爲一句。蓋述其言如此。下文又云。即與衆出君。乃記其事也。但無所考。不敢輒刪耳。或云。錄人字不必去。其曰遷之別館。蓋言今當如此耳。亦通。即與衆出君。與或作以君。

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

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餒狗鼠。鷓鴣

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衆畏惡其言。不忍聞。畏下或有

皆字非是。或在畏上。則或有之。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

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

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爲之。選

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使以幣請之。范

陽恭或泰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輿傳歸其

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

葬于某州某所四年方云舊本或作二年或作三年按

年夏召還當作二年或三年也○今按方說雖如此而

其所定之本却作四作今姑從之蓋或喪歸踰年馬既

召還乃君弟復亦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

常君得間即自視衣褲薄厚節時其飲食而匕筋進養

之擗或作養或無養字○今按養禁其家無敢高語出

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竒怪物劑錢至十數

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飢色

祖某某官父某某官祖某父某或妻韓氏禮部郎中某

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爲叔父孫女君常從余  
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祗修羣女效其所爲男若  
干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

嗚呼徹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噎噎以爲生子獨割

也爲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爲兵用不缺折也或依

折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于闇明莫之奪也闇明

明闇說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也方無者字或無之

見下條揭割雪折厲奪也但爲韻而行生清兵名闇貞復自爲韻

厲音烈闇當讀如諒闇之闇○今按方說多得之此銘

蓋法免置魚麗等詩隔句用韻耳詩隔句用韻先儒所  
未知觀公此銘則既識之矣但闇明二字乙之則韻自  
叶而義亦勝若如方說則雖讀闇

作鶴韻終不叶而義亦不通也

孔司勳墓誌銘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從史爲  
不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  
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頰一作頰伏或作吐方  
云叔孫通傳所謂伏抑

更令改章辭者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

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爲彼不當

爲此從史常聳聽喘汗死下或有且字  
常或作當非是居五六歲益驕

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或色

依意亦通  
作也非是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爲止

於是不能以有加矣

以有或

遂以疾辭去卧東都之城

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爲賢論士之宜

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

方無者字皆上方從閣本有唯字或無復

出孔君字或復出云字

會宰相李公鎮揚州首奏起君君猶卧不

應

猶或作獨

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耶即誣奏君前

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

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

呂君曰吾豈不知哉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

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

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

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于日南遂詔贈君尚書司

勳負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君者信其志其年八月甲申

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南下或有府字陰下或有縣字廣武原方作某地云唐河

南府無河陰縣今按元和郡國志河南府有河陰縣君於為義若嗜欲勇不顧

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自

金吾衛錄事為大理評事佐昭義軍士下或有及字軍下或有帥字軍

帥死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為帥或無自其字請君曰從史起

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唯公無分寸私分或作方非是公苟留

唯公之所欲為君不得已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

殿中侍御史君或作君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

信惡益聞君棄去遂敗祖某某官贈某某官父某某官贈

某官

諸本作祖如圭皇海州司戶贈工部員外郎父岑

父皇著作郎贈駕部員外郎方從蜀本云今本所紀父祖官職多誤蓋後人續增公諸志皆載三世此只言父祖已非考世系表及孔戣志此以如珪作如圭郎中作員外郎著作佐郎為郎又非也駕部乃戣贈官此以為其父所贈又非也○今按此姑以方本無大利害但方誌諸本止載二世為不入例而其所據之本此志亦只載二世云駕部乃戣所贈官而戣實贈同勳皆非是世表戣志真此志文亦未知其孰為得失恐皆未足以判其是非也

君始娶弘農楊氏

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峴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戣尚書兵部員外郎母弟戢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將葬以韋夫人之

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為銘銘曰

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

方从杭本無傷字。今按

此傷字諸本皆有文理音韻皆無可疑方氏特以杭本脫漏遂不之信寧使此銘為歇後語而不肯以諸本補之甚可怪也

### 王評事墓誌銘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

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矣契致

取下有字或作而或本無

之方云戾力結切契詰姓切字本作與通俗文曰與多節目謂之與與方言作與詭買誼傳與詭二節。今按取下有字當屬上句言功業可指取而有之。名節可以矣契而致之也。不然則當作而。

困於無資

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

志得皆樂。孰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

絕

門下方無以字

上。初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

時邪？」即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

不中第，益困。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士，可撼。年上或有

悔簡字，或無年字。喜士，或作喜事。

乃踏門告曰：

踏或作踏

天下奇男子王適

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既節度

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

平告者，即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

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為其衛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

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

察御史觀察判官擲垢爬痒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

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闕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

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比上或有日發

書問訊顧不可強起不即薦明年九月疾病輿醫京師

或無疾字其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即葬京城西

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微右衛騎曹參

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或無高女二字非是

○今按侯高事見李翱文集高固哥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

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

吾以齟齬窮下或有瘁字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九子

君曰吾求婦氏久矣唯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

以失即謾謂媒媼吾明經及第且選即官人侯翁女幸

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為媼謝諾許白翁諾許或作許諾

翁曰誠官人邪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媼曰無苦翁大

人不疑人欺大或作文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

翁見未必取眎幸而聽我行其謀行或作施翁望見文書銜

袖果信不疑曰足矣袖或作軸以女與王民生三子一男二

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挺其季始十歲

銘曰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

利走趨長或作曳祗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祛

願或作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馬少監墓誌銘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二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

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

不下或有能字食上方無賜字云表記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

問人之飢則食之食與衣皆去聲讀○今按無賜字即不成文食衣並讀如字方說非是召二子使

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

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

方云。畫胡麥切。左思嬌女詩。眉目粲如畫。○今按畫當音胡卦切。左詩叶韻。故爾髮下。或有如字。非是。念或作憐。方云。妬記云。王丞相於青踈臺中觀。有兩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當是時見王於北亭。

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或無鉅谷二字。退

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能守其業者也。碧或作蒼。業或作恭。

非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牙。稱其家兒也。後

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

六年。吾為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

分府此見當時分司官之稱號。或無此二字。非是。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

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

于人世何如也

句未六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

字疑衍

也

李本云晁以道乙居字

○今按此篇未兩三句不可

也然無別本可證姑闕以俟知音

### 女挈壙銘

女挈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惠而早死愈之爲少秋官言

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刮

絕去不宜使爛漫

爲少或作少爲非是方無武字刮方作削

天子謂其言不

祥斥之潮州漢南海揭揚之地

或無漢字

愈旣行有司以罪

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

或無可字

女挈年十二病在席旣

驚痛與其父訣

病或作疾方作在病無席字

又輿致走道撼頓失食

飲節死于商南層峯驛即瘞道南山下

層峯或作密

五年愈

爲京兆始令子弟與其姆易棺衾歸女挈之骨于河南

之河陽韓氏墓葬之

京兆下或有尹字葬上或有而字

女挈死當元和

十四年二月二日

和字或有之字

其發而歸在長慶三年十月

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銘曰

汝宗葬于是汝安歸之惟永寧

贈太傅董公行狀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

皇帝居原州宰相以公善爲文任翰林之選聞

選下或有既以

字召見拜祕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爲學士三年出入左

右天子以爲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爲衛尉寺丞出翰林  
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爲揚州詔以公爲圓節度判  
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  
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爲侍御史入尚書省爲主客員  
外郎由主客爲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  
回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爲涵判官回  
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壇取回紇力焉約我爲市馬旣  
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

市字絕句方以馬  
字屬上句而復出

馬字連下文  
爲句非是

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

壇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賜不旣多乎

公與或作公爲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其邊吏請致

詰也至上方有五字而無吾字皆非是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

方無故字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

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眾皆環公拜是下或無其字

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兩舉

或作舉兩方云此用莊子盜跖大怒兩展其足也方無復字自回紇歸拜司勳郎中

未嘗言回紇之事遷祕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

為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即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

拜太府卿由太府為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

二司使選擇才俊有威風始公為金吾未盡一月拜太

府

未盡方  
作始盡

九日又爲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

公爲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

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于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

大夫宣慰恒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入

大恐

入下或有心字或  
有心字無大字

公既至恒州恒州即日奉詔出

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

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

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

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爲朱泚臣乎

與敵上或  
有以字

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

爲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又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或無公故字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罪下或雖有大過，猶將掄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嗚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踈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

無不信

下或有之字

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

大金吾為尚書左丞又為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

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

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

以或作已

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

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

句天下

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

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

或無復出天下二字

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

許之

記或作已

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

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為宰相時

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

賀。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

事。疾上或有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

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遂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

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

復位，進退甚詳，為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上語問

日晏。謝下方有還字，問曰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

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

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

仍為兵部尚書。或無判字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

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

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毫穎等州觀察處置

等使或無汴州自大曆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

萬玄佐死子士寧代之畋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畋

也逐之或無畋遊字無度或作無幾方云考之萬榮為

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剋雙

或有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為士寧之

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

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

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為公懼

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

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

及諸將至遂逆以入者下或無至字非是及或作與及郭三軍緣道謹

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吳

湊代之或無初字及鞏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爲而後命軍

士將以爲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

逆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爲以告曰公無爲惟恭喜知

公之無害已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

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玄佐遇軍

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寧志懼下方有不字云士寧懼

其無以繼也。若去不字，則下文皆衍。今按士寧萬崇，專命竊據，故懼士卒之圍已，而後加厚焉。尋上下文未見其惜費而薄之之意也。况以下文又加及韓張亂，又厚每加厚推之不字之衍甚明。方說誤矣。

加厚以懷之。至于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

前者去自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

下或有寧字非是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

二字方作時非是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為御史大夫，行

軍司馬，揚凝自左司郎中為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

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為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

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為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

判官職事脩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烏來巢嘉瓜同

帶聯寶

事下或有既字俗或作民蒼烏方云舊本多作蒼烏家語蒼烏鴈也瑞應圖有蒼烏四方

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威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于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于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以公為知人或无既斂二公之薨也汴州人字知或作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闢其邦闡道謹呼公來之初今公

之歸公在喪車文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

人誰與安

人誰或作其誰。今按外集作其非也。

始公為華州亦有惠愛

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偏  
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  
七十六階累升為金紫光祿大夫勳累升為上柱國爵  
累升為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  
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澥全道全皆上

所賜名全道為祕書省著作郎溪為祕書省祕書郎全

素為大理評事澥為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

諸本溪作

全溪澥作全澥方云考世系表董溪志以溪澥皆無全字蓋全道全素出於賜名也或无為大理評事五字

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并牒太常議所謚牒史館  
請垂編錄或无伏字謹狀或作狀上

段太尉逸事狀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  
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  
嗜暴惡者率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  
行丐取於市不謙輒奮擊折人手足推釜鬲甕盎盈道  
上把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  
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  
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固恬然且大亂若何孝

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爲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  
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爲公  
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旣署一  
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  
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  
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  
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  
解佩刀選老嫠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  
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  
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

敗郭氏爲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  
帥勲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暴且亂亂天  
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  
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  
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  
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  
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  
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  
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遂卧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  
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

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謨取人  
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  
草農以告謨謨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  
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來諭  
謨謨盛怒召農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  
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  
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  
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  
榮剛直士也入見謨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人  
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

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貼賣市穀入汝汝又取  
不耻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  
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謀雖暴  
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  
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  
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壻  
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  
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  
事堂樓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  
封識具存

太尉逸事如右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負外置同正貞初宗元謹上  
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  
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歧  
周邠繁間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鄆堡成竊好問老校  
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爲人恂恂常任首拱手行步言氣  
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

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

事覆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

事謹狀

又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退之館  
下前者書進退之力史事奉答誠中吾病若疑

不得實末即籍者諸皆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過  
竊自冠好遊邊上問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  
趨走州刺史崔公顯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跡參校備具  
太尉大節古固无有然人以爲偶一奮遂名无窮今大  
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仄其莅事无  
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劣  
爲諒也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日時昔  
與退之期爲史志甚壯今孤囚廢銅連遭瘴癘羸頓朝  
夕歎死无能爲也第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  
太史遷言荆軻徵夏无且言大將軍徵蘇建言留侯微  
畫容貌今孤因賤辱雖不及无且建等然比畫工傳容  
貌尚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雖孔子亦猶是也切  
自以爲信且著其逸事有狀

### 汴州東西水門記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

或无隴西二字

非是方云董晉本仲舒之裔自廣川徙隴西故云

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

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  
罷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餼會聞郭溢郭既  
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維汴州河水  
自中注厥初距河爲城其不合者誕寘聯鎖于河宵浮  
晝湛舟不潛通距或作拒不合或作弗合湛或作沈舟  
不方作舟用方並從石本○今按上下  
文意蓋言置鎖雖足以禁舟之潛通然未免虧疏宣洩  
之患故頂作水門耳諸本作舟不潛通者是也今上文  
既言置鎖而下文乃云舟用潛通則是鎖爲虛設而其  
下句亦不應著然字矣若以爲誤則石本乃當時所刻  
不應有誤然亦安知非其書者之誤刻者之誤况或非  
所親見則又安知非傳者之誤耶其說之未盡者又見  
於溪堂盤谷等篇篇見者詳之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  
言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

邦之人遭逢疾威囂囂童噉肆劫衆阻兵慄慄栗栗若墜

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

其危遂去其疵拯或作持弗肅弗厲薰爲大和神應祥福五

穀穰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諸本及石

本皆有此二句方從閣本刪去云閣本蓋公晚日所定

常從之○今詳此二語疑後人惡監軍二字而刪之耳

方氏直謂閣本爲公晚年所定不知何所據而云然以

今觀之其舛誤爲最多疑爲初出未校之本前已辨之

詳矣大抵館閣藏書不過取之民間而諸儒畧以官課

校之耳豈能一一精善過於私本世俗但見其爲官本

便尊信之而不復問其文理之如何已爲可笑今此

乃復造爲改定之說以鉗衆口則又可笑之甚也乃  
作水門爲邦之郭以固風氣以閉寇偷作黃流渾渾

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爲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

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

文方以石闕蜀本从醇。今按此記方氏多以石本

石本固當據信但上條用字大謬而此醇字亦未安耳

河之汙汙源于崑崙天子

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禪來者知作之所始

### 燕喜亭記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

佛下或有之字慧下

或有者字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

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

榴翳

燔或作焚

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

窪者爲池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

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

暑

遊或作樂寒上或有樂字或作立屋以遊風雨既除寒暑既去或作以樂風雨以除其暑方從石本云左

傳吾儕小人有閭廬以憐燥濕寒暑

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竣德之丘

蔽於古而顯於今有竣之道也

其丘上或有名字其石有竣下或有德字

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

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

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

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

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

或各

作言者頌方以石閣抗蜀本如此或作頌者口今按頌字疑衍文

於是州民之老聞而

相與觀焉

方以石對抗本如此或無老字而或作者州民之老或作用之老民非是

曰吾州

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

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

名下或有

於字其側方以石本無其字直或作多或作宜皆非是方云直音直當也史記博里子慕正直其北匈奴傳諸

將居東方直上谷或讀如字地藏方以石本無地字其人方以石本無其字

弘中自吏部郎

貶秩而來

部下或有待字或無郎字皆非是

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

商洛

田下或

涉浙湍

方云今鄧州有浙江縣以浙水得名今按浙音錫其縣本楚之浙

邑漢書所謂析郟者也

臨漢水并峴首以望方城出荆

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緩狹

所豕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飫聞而

獸見也

或作猿或作環或作瓌也或作之方从石本無也字

今其意乃若不足傳

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

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

遠矣遂刻石以記

方从石本無而字

### 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

兵立者十人

或無立字

一人騎執大旗前立

騎下或騎而有而字

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

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

執羈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

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

徒下方無而字驅牧方作驅牧。今按徒則非

騎矣

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

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

者一人方涉者一人

方無方字

坐而脫足者一人

方本坐上

字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

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

具或作目十或育二字

挹且注者四人牛

牽者二人

二或三

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

負下方照者字。今

按一人字疑

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

婦人方作婦女而無

以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六事三十

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后者焉

事下或有主字爲或

作馬屬上句非是

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又有

下者方從抗本亦作亦有馬之下者馬蜀本同但又作亦閣本作亦有馬馬今按此句三本皆無理唯別本作

又有上者下者而無馬字乃與上下文意相屬今從之行者牽者牽方作奔或併無四字今按

牽謂牽而行者後有走者則奔者為重複當存牽而去奔涉者陸者或無陸者二字今按此承涉

者則陸為方出永也不當無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

或無人立者三字共是齧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

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踉齧者喜下或秣者騎者驟者走

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

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為或作馬屬上句非是牛大小十一頭

十下或橐駝三頭橐或作駝下同方云漢書子虛賦注有有字言其可負橐而駝物故以名

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申胄之屬餅盃餐空管管鑄釜飲食服用之器壺夫博奕

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

方從閣抗本用下有投壺二字而無器字

非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

者或無始得此畫而與余彈棊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

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叢集衆工人之所長

耳雖百金不願易也

工下或皆無人字非或作叢

明年出京師至河

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

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

戚上或有所字或無若有感然四字

少而進

曰噫余之手摸也

摸上或有所字或作手之所摹也

亡之且二十年矣

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

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為之勞而

夙好之篤也

來上或有日字為上方無始字今以下文夙好之語推之當有

今雖遇之

力不能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

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

之以自釋焉

### 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

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徧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

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驚行

以進乎立睨丞曰當署

鴈或作鳧曰或作丞字

丞涉筆占位置惟

謹

涉或作濡

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

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

相訾警丞之設豈端使然哉

諺或作効或作該方從文苑云謂諺語之所舉計者

以丞為慢之最目至以相訾甚也數所矩切

博陵崔斯立種李績文以蓄其

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

涵或作盞或作以六

貞元初挾其能戰

藝於京師再進再屈于人

抗本與再進二字文苑無下再字而屈下一字皆作千字

方云斯立貞元四年進士六年中博李宏詞再進而屈

于人也。今按抗苑皆脫字方從苑為誤但唐人諺宏

謂者甚少如貞元九年僅三十二人而已作千人恐非是或疑于當作其如云屈其坐人也然無所據始放穆

天子傳關其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

而為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異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

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

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之喟下或皆有然字員

音許史切黃霸傳少學律令喜為吏岸下方無而字為

之方作為文而讀連下句曰為文丞言猶文具也丞聽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按丞字

方說之僻類如此斯立易楠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

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挺方云從木說水澆

澆循除鳴斯立痛掃漑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日下或有

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

愈記

桂州訾家洲亭記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右，則以爲特異，至若不驚遠，不陵危，環山洄江，四出如一，夸竒競秀，感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州。多靈山發地峭，巖林立，四野署之左曰灘水，水之中曰訾氏之洲，凡嶠南之山川，達于海上，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來莅茲邦，都督二十七州諸軍州事，盜道姦革，德惠敷施，暮年政成，而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于諸侯，公既施慶于下，乃合僚吏登

茲以嬉觀望彼長悼前之遺於是厚貨居時移千間壤  
伐惡木荆奧草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焉若飄浮上騰  
以臨雲氣萬山面內重江東隘聯嵐含輝旋視其異常  
所未覩倏然立見以爲飛舞奔走與游者偕來乃經工  
化材考極相方南爲燕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周若一  
舍北有崇軒以臨千里左浮飛閣右列閒館比舟爲梁  
與波昇降苞瀛山含龍宮昔之所大蓄在亭內日出扶  
桑雲飛蒼梧海霞島霧來助游物其際則抗月檻於迴  
谿出風榭於篔簹中晝極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顛氣  
迴合遽然萬變若與安期羨門接於物外則凡名觀游

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既成以燕  
歡極而賀。咸曰。昔之遺勝槩者。必於深山窮谷。罕能  
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爲己功。未有直治城。挾關闔車輿。  
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年。莫或異顧。一旦得之。遂出於  
他邦。雖博物辯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心目。其果  
有遼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桂山之靈。不足以瓌  
觀。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視。非公之鑿。不能以獨得。噫。  
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余其可以無藉乎。

永州新堂記

將爲穹谷。岷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

凌絕嶮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爲也然而求天作地生  
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  
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爲城有  
石焉翳于奧草有泉焉伏于土塗虵虺之所蟠狸鼠之  
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爲穢墟韋公  
之來旣逾月理其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及其無行  
其涂穢積之立如蠲之瀏如旣焚旣醜竒勢迭出清濁辨  
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青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  
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透邃堆  
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爲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

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厠隱顯  
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內已乃延客入觀  
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  
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釋惡而取美豈不欲  
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  
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  
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  
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  
爲二千石措法

零陵三亭記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爲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虛。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汚塗。羣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爲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間。潭部舉之。假湘源令。會曩陵政虐。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來莅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晷月辨理。宿蠹藏奸。披露首服。民既卒稅。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鼙鼓之召。雞豚糗醕。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邑倣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

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驅羣畜。決䟽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抔。積坳爲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藂峯。瓏環蕭條。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閑。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沉浮嘯萃。不蓄而富。伐木墜江。流于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工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顛。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饗。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爲首。在昔裨謀。野而獲安。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爲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

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零陵郡復乳穴記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眈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爲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化，負也。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繫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

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令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爲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爲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道州毀鼻亭神記

一本本毀作斤字

鼻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怕新相

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除  
穢革邪敷和于下州之罷人去亂即治變呻爲謠若痿  
而起若矇而瞭騰踴相視謹愛克順旣底于理公乃考  
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家之道以爲子則傲以爲弟  
則賊君有臯而天子之吏實理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  
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  
於江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也乃徧告于人曰吾  
聞鬼神不歆非類又曰淫祀無福凡天子命刺史于下  
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也蓋將教孝悌去竒邪俾斯  
人敦忠睦友祇肅信讓以順于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

教也苟離于正雖千載之違吾得而更之况今茲乎苟  
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况斯人乎州民既諭  
相與歌曰我有耆老公澳其肌我有病瘥公起其羸鬢  
童之鬢公實智之鰥孤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  
自古孰羨淫民俾我斯瞽千歲之冥公闢其戶我子洎  
孫延世有慕宗元時謫永州邇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為  
古道罕用類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于鬼  
神懜悌達于蠻夷不惟禁淫祀黜非類而已願為記以  
刻山石俾知教之首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之二十一



文章正宗

廿一卷下

廿二卷上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二十一下

叙事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垤。伏灌莽。迫遽迴合。則於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日星。臨瞰風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奧。雖增以茂樹。叢石。穹若洞谷。翳若林薈。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丘者。奧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棄地。余得而合焉。以屬於堂之北。垂凡坳窪。坻岸之狀。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

松杉槲栢之植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  
縹幽蔭蒼蔚步武錯迕不知所出溫風不燥清氣自至  
水亭陝室曲有奧趣然而至焉者徃徃以遠為病噫龍  
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  
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  
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  
處休丘之窅窅可以觀妙溽暑遁去茲丘之下大和不  
遷茲丘之巔奧乎茲丘孰從我游余無召公之德懼翦  
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君子

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各山水而  
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  
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各山水  
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拒州治七十里由東屯  
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  
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  
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  
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即焉黛蓄膏渟來若白  
虹沉沉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楚越之人數魚以尾不以頭也  
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浚流若頽頽斷

齧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鳥翼大如鵠方  
東嚮立首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  
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  
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旣死  
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  
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  
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旣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  
死乃俎豆之爲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  
上元和八年十月五日入六日歸旣歸爲記以啓後之  
好游者

始得西山宴遊記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谿。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  
八日。因坐法華寺。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岿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

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  
塿爲類悠悠乎與顛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  
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  
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  
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  
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鈷鈿潭記

鈷鈿潭在山西其始蓋井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  
東流其顛委勢峻湧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  
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

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歎  
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  
潭上田質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  
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潏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  
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迫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  
茲潭也歟

鈷鈕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鈕潭西  
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  
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竒壯者殆不可數其

嶽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能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剗割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莢竹露竒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効茲丘之下枕席而卧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澹澹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灑錫

鄂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  
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  
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  
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  
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為底近岸  
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  
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  
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

拒樂潭西南而望斗折地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凄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澣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已曰奉壹

袁家渴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鈿鈿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竒處也楚越之間方言渭水之反流者爲渴音若衣褐之

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  
澄潭淺渚間厠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  
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羨石石上生青叢冬夏常  
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柎石楠榿楮  
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輾轉水石每  
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翦勌香  
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歲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  
此余無以窮其狀求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  
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  
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  
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  
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自減百  
尺清深多儻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于渴  
其側皆詭石怪木竒卉美箭可列坐而席焉風搖其顛  
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  
朽決䟽土石既崇而焚既醜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  
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  
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

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  
水之大倍石渠三之巨石爲底達于兩涯若床若堂若  
陳筵席若限閫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  
跣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  
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  
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  
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  
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

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琅其上為睥睨梁欂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竒而堅其䟽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於中州

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  
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  
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  
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州東亭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  
際壘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奧有崖谷傾亞缺  
坳豕得以為園蛇得以為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荆  
蠲䟽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柏杉易為堂亭峭為杠梁下  
上徊翔前出兩翼馮空拒江江化為湖衆山橫環嶮闊

嬰灣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竒矣乃取館之北  
宇右闢之以爲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爲朝室  
又北闢之以爲陰室作屋于北墉下以爲陽室作斯亭  
于中以爲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  
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淒風焉若無寒  
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旣成作石于中室書以告後之人  
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記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  
南北東西皆水匯北有雙山夾道蘄然曰背石山有支

川東流入于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甌山山之南皆大山多竒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恒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又西曰仙弈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或積于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

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爲上室由上室而上有  
穴北出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  
枰於上黑肌而赤脉十有八道可弈故以云其山多檉  
多櫛多簣管之竹多橐吾其鳥多種歸石魚之山全石  
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種歸西有穴類  
仙弈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  
大類轂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  
綠青之魚及石鯽多儻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  
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  
彘脩形糝稌酒陰虔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羨山無名

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焉東流入于潯水

張中丞傳後叙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

得李翰所為張巡傳

巡上方

無張字

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

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

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

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

虜與巡死先後異耳

開上或疑當有然字

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

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

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

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

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

語方校作悟滅下或有悟之字○今按悟字無

理且從諸本作語若果合有悟字即是誤字之訛但以字上若有語字或誤字或語之字或誤之字即滅字下皆不當復有誤之字若以字上無此遠見救援不至而四種字即滅字下皆當有誤之字

賊來益眾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

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

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取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

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邪

其徒上方有而字或又疑而字當在死字之下邪上

方無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

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

詬或作語非是

人之將死其

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

見其然從而尤之上下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

樂成人之美女夫吉女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

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

不放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之卒或無

之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

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

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

不亡其誰之功也之不或無當是時棄成而圖存者不

可一二數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

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

作功非是

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

府或作州親祭

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

之乞救於賀蘭也

方無之字

賀蘭嫉巡遠之聲成功績出已

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

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

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

據上或無

霽雲字非是

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

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

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斲半箭曰吾歸

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

箭或作箭歸或作師非是

愈貞元中

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

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霄雲雲未

所

呼雲曰南

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

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

欲將或疑一字

張籍曰有于嵩者少

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

及巡或作及其常方作嘗

籍大曆中

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

或無下嵩字

以巡初

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

或無嘗字

籍時尚小粗問巡

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

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或久或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

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旋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或無戶字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或起或作猶起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

呼巡或作呼之

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

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嵩將上或有而字爲下或有其字皆非是

贈張童子序

子下或有兵曹字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摠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

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

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

知其大說

或無

大字

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

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

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

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

之老二字  
或作者

張童子生

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

百下或  
有人字

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

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

于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

京師道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

及鄭

洛師或作洛陽及鄭方作反鄭云此序疑作於鄭序云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是童子以貞元八

年升于禮部又二年拜衛兵曹蓋十年也公十年曾往

河陽省墳墓見祭老成文序當作於此時童子豈或鄭

人邪口今按反字諸本多作及字蓋自洛東出便可至

鄭今以北過河陽故九月始及鄭童子未必為鄭人也

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皆厚其餼賂或作

謂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

聞或作文方云五都當謂雍陝虢蒲洛羣吏方以閣

苑本定蜀本訛作郡吏今本併訛吏為縣其失遠矣

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

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

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

與或作於禮上

方無之字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

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

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

贈童子

與處上或有出字非是方云禮子路去魯謂顏子曰何以贈我顏子請曰何以處我義不當有

出字也

### 送幽州李端公序

李益時佐幽州劉濟幕今相國李藩也

元年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

年下或有春字洪王甫云是年春公猶在

紅陵安得有借朝道語

愈嘗與借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

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迓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

里或作累或作狎

及郊司徒公紅帔首鞞袴握刀左右雜佩

或

作帕方從抗本刀下有在字而讀連下文左字為句辭本又校作在右○今按若如方意則當云左握刀右雜

佩矣不應云握刀在左亦不應惟右有佩也。在爲此字無疑。抗本誤也。禮疏云帶劔之法在左。右手抽之爲便。則刀不當在右。謝本亦非矣。左右雜佩。當自爲一句。內則所謂左右佩用者也。弓韞服。韞或作閣。抗蜀苑作張。引說文云弓施弦爲張。又云服弓衣也。○今按韞服皆弓室也。然詩云言韞其弓。又曰交韞二弓。則韞字又可通作虛字用矣。此弓韞服謂納弓於服耳。况弓云施弦與否於服無利害。作張非是。矢插

房

方云左傳抽矢納房。房箭舍也。

俯立迎道左

方從閣抗本道作賓非是。

某禮辭曰

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

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

卒上或有及館。又如是。是一句。方從閣。

抗苑粹無之。○今按此據次第當有此句。但下文云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嚮。若至館如此。即是常禮。不足言。唯在府如此。乃見其尊事天子使者。不敢以主禮自居之意。當從方本爲是。上堂即客階。坐必

東向

階下方復出。即客二字云。文粹亦有即字。則知古本誠然也。○今按復出二字。古本雖有。然不知是

何文理不足爲正也

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十二

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句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

出也

平方作乎○今按若作乎字而屬上句則下文不應便重出如開元時乎下句但云必自幽州始而

上無平字即又不成文理今定作平仍屬下句

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

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觀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

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爲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

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于門

其爲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

爲使歸之獻

方無復出東都字大夫或作士大夫

愚溪詩序

灑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  
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  
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  
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  
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愚溪之上  
買小丘爲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  
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  
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  
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  
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

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漑灌又峻  
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  
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  
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  
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  
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  
溪余得傳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  
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  
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  
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

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于溪石上。

送鄭尚書序

鄭權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至

從方

閣杭本無  
下大府字

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

以爲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

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鞬迎郊。

郊上或  
有于字

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

或無  
先字

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

之爲者。大府與之爲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

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

一下更  
有至字

虔若小侯之事大國

有大事諮而後行

作諮或  
作咨

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

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

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飄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

蹤迹

飄或  
作飄

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

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肥梳好則人怒則

獸

黨仇或作仇黨或無  
將字肥梳或作把疏

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踈目時

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薶

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

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

天地以萬數

州或作洲

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

中

胡或作夷

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

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牙玳瑁竒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徃徃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

嘗或作常

入朝為金吾將軍

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

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

貴而能貧方云此左氏語

權本傳云用度豪侈復與此異何耶。今按通鑑權家多姬妾祿薄不能贍因李訓干王守澄求節鎮得廣州此語蓋譏之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弔大夫士苟能詩

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祝上或無以字或祝下有使字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方云考食貨志憲宗用李絳議

以韓重華爲振武京西營田和耀水陸運使振武乃單于大都護府故地後改名振武重華後名約須甘露之禍洪謂唐志無所考非也。今按漢書王尊傳有治所字此所治字

當

乙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方無轉字吾族子重華

適當其任。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  
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  
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  
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爲之奔走經營。  
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爲下方無之字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  
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得以蘇息。軍不  
復饑。私其下方有有字。其或作有。○今按此皆非是。或果有有字。則當在其字上。君曰。此未  
足爲天子言。請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  
百頃。令各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  
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或作險六百餘里。屯堡相望。

寇來不能爲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

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

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或作朱金方云銀緋唐五品服其冬來朝奏曰

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頃

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爲戰守備

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或無

幾字務一或作一務兩得或作得兩大臣方持其議吾以爲邊軍皆不知

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棄沙

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

坐耗而邊吏怕苦食不繼坐耗或作坐見耗虛或作坐耗虛方從閣抗本定今

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曰若從  
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  
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竒見而不得施設  
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  
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爲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  
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  
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爲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爲序

送李愿歸盤谷序

方云此序正元十七年  
作公年纔三十四耳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  
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

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

盤下諸本皆有旋字。洪氏

石本抗本同。或作栢。方從樊氏石本。閣蜀苑刪去。○今按兩石本不同。說見下條。友人諸本及洪氏石本皆作友。方云樊氏石本作有。○今按校此書者以印本之不同而取正於石本。今石本乃又不同如此。則又未知其孰是也。然以理推之。則作有者爲無理。故今特詳著之。以見所謂石本者之不足信也。

愿之言曰

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昔。

施于諸本于作於。方從石本。

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

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

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

文苑賞作賜。樊氏石本無此六

字。才畷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

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

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

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

天子諸本作主上方從石本爲上諸本有

所字方從石本刪去下文於時者之所爲也同此

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

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

諸本如此方從石閣苑作

遠望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

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

蜀本及洪氏石本之作所方從苑粹樊氏石本

作之。今按此二石本不同。又足以見所謂石本者與之難信矣。然以理推之。作之爲是。諸舊本亦多同者。與

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

憂於其心。

與其下諸本並有有字方從石本刪去

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

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

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越

起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汗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

諸本作汗穢今用石本改不羞 微倖於萬一老死而後

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

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

之泉可濯可沿

石閣梳本沿作湘方從蜀本云洪氏以

然此文自如往而復以上皆二語一韻以稼叶土此類

固多以容叶深以詩七月易恒卦小象考之亦合古韻

獨湘不可與泉叶按公論語筆解以俗于沂作沿于沂

政與此沿同義今只以沿為正。今按方以古韻為據

舍所信之石梳閣本而去湘從沿其說當矣然必以筆

解為說又似太拘今世所傳筆解蓋未必韓公本真也

又雙洪云石本在濟源張端家皆缺裂不全惟可濯可  
湘一句甚明又與方引洪氏磨滅之說不同不知何故  
姑記之以竅知者然其大歸以爲從湘字  
耳政使實然亦不足取其說詳於下條云

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阻誰爭

樂且無殃

殃方從洪校石本作央又云樊本只作殃然閣抗蜀本皆作央王逸注離騷云央盡也

也方又云此文如叢作藪俊作峻時作皆皆石本字也○今按作殃於義爲得又按此篇諸校本多從石本而樊洪兩石已自不同未知孰是其有同者亦或無理未可盡信按歐公集古跋尾云盤谷序石本正元中所刻以集本校之或大小不同疑刻石誤然以其當時之物姑存之以爲佳玩其小失不足於也詳公此言最爲通論近世論者專以石本爲正知水門記溪堂詩予已論之南海廟劉統軍碑之類亦然其謬可考而知也

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

禁或作樂飲則

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

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則或作且

鄆州溪堂詩序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為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公下或有揔字既一年棄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安或有於字此句或作以彼之人安於公也上之三年公為政於鄆曹濮也適

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或作竭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或作戮方云竭心力竭或作竭

語轉本于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方云沂帥王遂也其後幽鎮

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復歸於舊

於政或作干政方云謂張弘靖被囚田弘

正史憲誠皆為下所殺

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於三方

置或作署或置上有

署字方云此謂崔羣為王智興所逐也

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

之制水恃以無恐

閣杭蜀及諸本皆有四鄰望之一句方從石本刪去今按文勢及當時

事實皆當有此句若其無之則下文所謂恃以無恐者為誰恃之耶大凡為人作文而身或在遠無由親視摹刻既有脫誤又以書之重勞遂不能改若此者蓋親見之亦非獨古為然也方氏最信閣杭蜀本雖有謬誤往往曲從今此三本幸皆不誤而然然而皆曰鄆為虜巢且

六十年將彊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

方云曹濮於鄆自為一句或作

於曹濮州非是

軍所根抵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撥拾

之餘剥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巨睽

睽

持或作時

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爲大若幽鎮魏徐

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熟化以

武則忿以憾以恩則橫而肆

或無以憾二字或作而憾

一以爲赤子

一以爲龍蛇備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

之行衆皆戴公爲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讎非人之情

故曰易

下或有也字

於是天子以公爲尚書右僕射封扶風

縣開國伯以饗嘉之

或無公及封字縣或作郡

公亦樂衆之和知人

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爲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

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

衆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纍公之化

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者有謂而暗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德下或無而字乃使來請其詩曰：

帝奠九壘，有葉有年。有荒不條，河岱之間。不或作有及我憲

考一收正之。收或作牧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

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饑無食，孰呻孰歎，孰寃不

問，不得分願。孰為邦蠹，節根之蝨。蝨或作蚘，音義同羊很狼貪，

以口覆城，吹之煦之，摩手拊之，箴之石之，膊而磔之。箴或

針作凡公四封，既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

不寧守邦

師方從石本作討。今按平淮西碑云。屢興師征。作師為是。石本或誤。未可知也。

公

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藻葦公以賓燕其鼓

駭駭

方云此詩十一章以今叶強以駭叶水皆古音也。今有平聲一讀公獨孤郁墓志亦見淮南子勿驚

勿駭萬物將自理勿撓勿撓萬物將自清駭古音自與理叶也周官注疾雷擊鼓曰駭西京賦所謂駭雷鼓是也。今按古音之說甚善吳才老補音補韻二書其說甚詳駭水叶韻如管子宮如牛鳴盡中徵如負豕竟而駭亦一證也沙隨程可久曰吳說雖多其例不過四聲互用切響通用二條而已此說得之如通其說則古書雖不盡見今

公燕谿堂賓稜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

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必既賓贊稽

經諏律施用不差人用不屈谿有賞瓜有龜有魚公在

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數遺此邦是麻

卷終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二十二上

詩歌

康衢謠 堯時

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列子堯微服遊於康衢聞

兒童謠云云堯問之曰孰教爾爲此言  
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大夫曰古詩也

擊壤歌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

哉 逸士傳堯時有八九十  
老人擊壤而歌云云

南風詩 舜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

吾民之財兮

家語昔者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云云

卿雲歌

舜

卿雲爛兮禮繆繆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尚書大傳云云

麥秀詩

箕子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

史記箕子朝周過故

麥墟咸生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云云狡童者紂也民爲流涕

采薇歌

伯夷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

虞夏忽然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矣命之衰矣

前事見

夷傳又周辛甲虞箴祈招詩已各見前卷

飯牛歌 審戚

南山斫白石爛生不遭竟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胥從

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 淮南子審戚欲干齊相公困窮無以自達

飯牛下望見相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歌曰云云相公聞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

廢屨歌 百里奚妻

百里奚五羊皮炊廢屨直伏雌今適富貴忘我為 風俗通百

里奚為秦相堂上作樂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呼之援琴撫絃而歌云云問之乃其妻也

朱儒歌 魯人

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

使我敗於邾 左傳襄公四年邾人莒人伐鄆臧紇救鄆侵邾敗於狐駘國人逆喪者皆壘魯於是

乎始鑿國人  
誦之曰云云

築者謳宋人

澤門之哲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

左傳宋皇國父為太宰為

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云云

去魯歌孔子

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

王肅曰婦人

以憂使人死敗故可以出走也

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

史記齊人饋女樂季相子受之

郊又不致膳粗於大夫孔子遂行歌曰云云相公聞之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

楚狂接輿歌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

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遇孔子曰云  
得與之言。朱文公曰接輿楚人佯狂辟世鳳有道  
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  
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殆危  
接輿蓋知孔子而其趨不同者也

### 滄浪歌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

足孟子云云孔子曰小子識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其自取之也

### 獲麟歌

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孔叢子

### 曳杖歌

孔子

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檀弓孔子蚤作

於門歌曰云云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真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

子始將病也。以上古辭出於經者可信傳記所載者未必當時所作始錄之以俟考實

### 黃鵠歌 魯寡陶妻

悲夫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宛頸獨宿兮。不與衆同。

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

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哀哉兮。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

况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列女傳寡陶妻者魯

無強昆弟。幼績為產。魯人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

得免。作歌明已之不便也。云云魯人聞之曰。斯文不可得已。遂不敢復求。

紫芝歌 四節

莫莫高山深谷逶迤  
曠曠紫芝可以療飢  
唐虞世遠吾將何歸  
駟馬高蓋其憂甚大  
富貴之畏人兮不若  
貧賤之肆志

皇甫謐高士傳云云  
恐未必當時作也

右書傳所載古辭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言與蘇武

李少卿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  
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  
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  
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  
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  
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

嘉會難再遇，三載為千秋。  
臨河濯長纓，念子恨悠悠。  
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  
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  
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

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  
徘徊躑路側，恨恨不得辭。  
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  
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  
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

蘇子卿

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嫵婉及良時。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歎，淚爲生別滋。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怨歌行

班婕妤好

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長歌行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暉常  
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少壯  
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古詩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  
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  
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思君令  
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牖阿閣三重階上  
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為此曲無乃杞梁妻清商

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不惜歌  
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爲雙鴻鶴奮翅起高飛

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  
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真傷以終老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白  
露沾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昔我  
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攜手好棄我知遺跡南箕其北  
有斗牽牛不負輓良無盤石固虛名復何益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  
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  
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  
一水間脉脉不得語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  
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  
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三  
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  
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一心抱  
區區懼君不識察

苦寒行 魏武帝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羶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能巖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栖。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檐囊行取新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魏武之詩見於選者有短歌行

及此篇短歌之辭無取貶之者以愚觀之杜康始釀也今曰惟有杜康則幾於謔矣周公吐哺爲王室致士

也若操之致士特爲傾漢計爾操又有碣石篇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王粲仲每醉歌此

辭以盡如意擊唾壺爲之缺豈非二人之心事若台符契故鄉慕若是之深耶今皆不取獨此篇猶有憫勞

下之意  
故錄之

善哉行 魏文帝

上山采薇薄暮苦飢谿谷多風霜露沾衣野雉羣雖猴  
猿相追還望故鄉鬱何壘壘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  
無方人莫之知人生如寄多憂何為今我不樂歲月如  
馳湯湯川流中有行舟隨波回轉有似客遊策我良馬

披我輕裘載馳載驅聊以忘憂

文帝詩之入選者芙蓉池居其首末章云壽命

非松喬安能得神仙遨遊快心意保己終百年其言何  
以異於秦二世陳壽譏其不能適志存道克廣德心信  
矣哉此篇未語亦此意以  
其中有可采者姑錄之

雜詩

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彷徨  
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天漢  
迴西流三五正縱橫草蟲鳴何悲孤鴈獨南翔鬱鬱多  
悲思縣縣思故鄉願飛安得翼欲濟河無梁向風長歎  
息斷絕我中腸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  
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南行至吳會吳會非我鄉安  
能久留滯棄置勿復陳客子當畏人

七哀詩

王仲宣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荆蠻親  
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未知

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霸  
陵岸迴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送應氏詩

曹子建

清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天地無終極人命若朝霜願  
得展嫵婉我友之朔方親昵並集送置酒此河陽中饋  
豈獨薄賓飲不盡觴愛至望苦深豈不愧中腸山川阻  
且遠別促會日長願爲比翼鳥施翮起高翔

七哀詩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借  
問歎者誰言是宕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

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為西  
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

贈丁儀王粲

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

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公西征張魯

山岑高無

極涇渭揚濁清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負闕出浮雲  
承露旣泰清皇佐揚天惠四海無交兵權家雖愛勝全  
國爲令名君子在末位不能歌德聲丁生怨在朝王子  
歡自營歡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

贈白馬王彪

謁帝承明廬新將歸舊疆

陸機洛陽詔曰承明門後宮出入之門吾常懼謁帝承明

廬問張公云魏明帝作建始殿朝會皆由承明明門

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伊

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顧瞻

戀城闕引領情內傷

其

太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縱橫中

逵絕無軌改轍登高崗脩坂造雲日我馬玄以黃

其二

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鬱紆將難進親愛在離居本

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鳴臬鳴衡拒材狼當路衢蒼蠅

間白黑讒巧令親踈欲還絕無蹊攬轡上踟蹰

其三

踟蹰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

蔡

月令章句曰寒蟬應陰而鳴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也

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

歸鳥赴喬林。翩翩覆羽翼。孤獸走索羣。銜草不違食。感

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

其四

太息將何爲。天命與我違。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

魏志

曰武皇帝卞皇后生

任城王彰陳思王植孤魂翔故城。靈柩寄京師。存者忽

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

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喑令心悲。

其五

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隣。恩

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幃。然後展慤勤。憂思

成疾疢。無乃兒女仁。君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

其六

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變

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  
愛玉體。俱享黃髮期。收淚卽長路。援筆從此辭。其一

筮篔引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中厨辦豐膳。烹羊宰肥牛。秦  
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陽阿奏竽舞。京洛出名謳。樂飲  
過三爵。緩帶傾庶羞。禮記曰君子之飲酒也一爵而色  
灑如二爵而言言斯三爵而油油

必主稱千金壽。賓養萬年訕。父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允。  
謙謙君子德。磬折欲何求。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  
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遒。生在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先民  
誰不死。知命亦何憂。

白馬篇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少  
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參差。控絃  
破左的，右發摧月支。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狡捷過  
猴援，勇剽若豹螭。邊城多警急，胡虜數遷移。羽檄從北  
來，厲馬登高堤。長驅蹈匈奴，左顧凌鮮卑。棄身鋒刃端，  
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顾，何言子與妻。名編壯士籍，不  
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雜詩

此六篇並託喻傷政急朋友道絕賢人  
爲人竊勢別京已後在郢城思鄉而作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

新語曰高臺喻京師悲風喻  
教令朝日喻君之明照北林

言挾比  
喻小人

之子在萬里江湖迥且深

江湖喻小  
人隔蔽

方舟安可

極離思故難任孤鴈飛南遊過庭長哀吟翹思慕遠人  
願欲託遺音形影忽不見翩翩傷我心

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何意迴颺舉吹我入雲中高  
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類此遊客子捐軀遠從戎毛褐  
不掩形微藿常不充去去莫復道沉憂令人老

西北有織婦綺縠何繽紛明晨秉機杼日昃不成文太  
息終長夜悲嘯入青雲妾身守空閨良人行從軍自期  
三年歸今已歷九春飛鳥繞樹翔嗷嗷鳴索羣願爲南  
流景馳光見我君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遊江北岸日夕宿湘水時  
俗薄朱顏誰爲發皓齒俯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

僕夫早嚴駕吾將遠行遊遠遊欲何之吳國爲我仇將  
騁萬里塗東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風淮泗馳急流願欲  
一輕濟惜哉無方舟閑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

飛觀百餘尺臨牖御櫺軒遠望周千里朝夕見平原烈  
士多悲心小人媮自閑國難亮不塞甘心思喪元拊劔  
西南望思欲赴太山紆急悲聲發聆我慷慨言

怨歌行

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

公佐成王，金滕功不刊。推心輔王室，二叔反流言。待罪居東國，泣涕當留連。皇靈大動變，震雷風且寒。拔樹偃秋稼，天威不可干。素服開金滕，感悟求其端。公旦事既顯，成王乃哀歎。吾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別後莫相忘。

贈從弟

劉公幹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冰霜正慘愴，終歲常端正。豈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羣。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

雜詩

職事相填委文墨紛消散馳翰未暇食日昃不知晏沈  
迷簿領書回回自昏亂釋此出西城登高自遊觀方塘  
含白水中有鳧與鴈安能肅肅羽從爾浮波瀾

詠歌

阮嗣宗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惟鑑明月清風吹我衿孤

鴻號外野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嗣宗身仕

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  
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故粗明大意  
略其幽旨也

二妃遊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孌有文芳猗

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傾城迷下蔡容好結中腸感

激生憂思諱草樹蘭房膏沐爲誰施其雨怨朝陽如

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沈約曰婉變則千載不忘金石之交一旦輕絕未見好德

如好色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葉零落從此始沈約

曰風吹飛葉之時蓋桃李零落之日繁華既盡相葉又彫無復一毫可悅繁華有憔悴堂上

生荆杞言無常也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

况戀妻子沈約曰榮悴去就此人本無保身之術况復妻子者乎凝霜被野草歲

暮亦云已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春秋祚有託富貴焉常保清

露被皋蘭凝霜露野草朝為媚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  
王子晉誰能常美好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軫距阡陌子母相鉤帶五

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

軫當為珍揚子太玄經注曰珍界也說文曰珍井田間陌也史

記曰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時俗謂之東陵瓜從邵平始也膏火

自煎熬多財為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良

辰在何許凝霜露衣襟寒風振山岡玄雲起重陰

沈約曰良

辰何許言世路險薄非良辰也風霜交至凋殞非一玄雲重陰多所擁蔽是以寄言夷齊望首陽而嘆息鳴

鴈飛南征鷓鴣發哀音素質游商聲悽愴傷我心

灼灼西墜日餘光照我衣迴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周

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飢

韓子曰鳥有周周者首重而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羽

而飲今人之所有飢不足者不可以不索其羽矣爾雅曰西方有北有鸞焉與印印距虛比為印印距虛

其各謂之鸞郭璞曰鸞音厚如何當路子磬折忘所歸

豈為夸譽名惟悴使心悲寧為鸞雀翔不隨黃鵠飛黃

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

秋胡行 嵇叔夜

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古人所

懼豐屋蔀家人害其上獸惡網羅惟有貧賤可以無他

歌以言之富貴憂患多

貧賤易居貴盛難爲工貧賤易居貴盛難爲工耻佞直  
言與禍相逢變故萬端俾吉作凶思牽黃犬其莫之從  
歌以言之貴盛難爲工

勞謙有

有字恐當作寡

悔忠信可以安勞謙有悔忠信可以安

天道害盈好勝者殘彊梁致災多招禍患欲得安樂獨  
有無愆歌以言之忠信可以安

### 贈人從軍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臯垂綸長川日送歸鴻手

揮五絃俯仰自得遊心泰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

莊子

子鈞於濮水之上又曰筌者所以得魚也得魚而忘筌  
蹄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

而志言吾焉得夫志  
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郢人逝矣誰與盡言  
莊子曰棄子送葬過惠子  
之墓顧謂從者曰  
郢人堊墻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天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

詠史

左天冲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羣書  
著論準過秦作賦擬子虛邊

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  
雖非甲冑士疇昔覽穰首史記

馬穰首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以為將軍將兵打燕

晉之師其後田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首之法而諸侯朝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法而附穰首其中因號曰司馬穰首兵法  
長嘯激

清風志若無東吳鉞刀貴  
一割夢想騁良園左眄澄江

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

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

藉舊業七葉珥漢貂

班固漢書金日磾贊曰夷狄亡國羈虜漢庭七葉內侍何其盛也七

葉自武至平也又張湯傳贊曰張氏之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爲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之後惟有金

氏張氏親近貴寵比於外戚珥插也董巴馮公豈不偉與服志曰侍中中常侍冠武弁貂尾爲飾

白首不見招

吾希段干木偃息蔭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當

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不受賞高節卓不羣

史記曰秦

軍引去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謝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遺魯連魯連笑曰所嘗

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而不取也。即有取臨組者，是商賈之事，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臨組不肯綵對珪，不肯分王逸楚辭注連爾靈寤，良庭比之猶

浮雲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竟長衢。朝

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

漢書蓋寬饒曰：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南鄰擊

鍾磬，北里吹笙竽。寂寂揚子宅，門無御相輿。寥寥空宇

中所講，在玄虛。言論準宣尼，辭賦擬相如。悠悠百世後

英名擅八區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列宅紫宮裏，飛宇若雲浮。我

我高門內，蕭蕭皆王侯。自非攀龍客，何爲歛來遊。被褐

出閭闔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崗。濯足萬里流。

招隱

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

曾連子曰連却秦軍平原君欲封之遂杖策而去

右

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

尚書大傳子夏曰弟子受書於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嚴居河

齊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尚彈琴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矣

白雪停陰岡。丹葩

曜陽林。石泉激瓊瑤。纖鱗或浮沉。非必絲與竹。山水有

清音。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

毛詩曰其嘯也歌又曰集于灌木毛萇詩傳曰

灌叢也

秋菊兼糗糧。幽蘭間重襟。躊躇足力煩。聊欲投吾

簪

勵志

張茂先

大儀軒運天迴地游

大儀太極也。以生天地謂之大成形之始。謂之儀。

四氣鱗

次寒暑環周星火既夕忽焉素秋涼風振落熠燿霄流

其一 吉士思秋寔感物化

淮南子曰：春女悲秋士哀而知物化矣。

日與月

與荏苒代謝逝者如斯曾無日夜嗟爾庶士胡寧自舍

其二 仁道不遐德輔如羽求焉斯至衆鮮克舉大猷玄

漠將抽厥緒先民有作貽我高矩

其二

躡有淑姿放心

縱逸出般于游居多暇日如彼梓材弗勤丹漆雖勞樸

斲終負素質

其四

養由矯矢獸號于林

淮南子曰：楚恭王遊于林中有

白援綠木而矯王使左右射之騰躍避矢不能中於是使由其撫弓而眇援乃抱木而長號何者誠在於心而

精通於物捕虜繫繳神感飛禽

捕虜且也

末伎之妙動物

應心研精軌道安有幽深

其五

安心恬澹棲志浮雲體

之以質彪之以文如彼南畝力未既勤薦莠致功必有

豐殷

其六

水積成淵載瀾載清土積成山敲蒸鬱冥山

不讓塵川不辭盈

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士不厭學故能成

其勉爾含弘以隆德聲

其七

高以下基洪由纖起川廣

自源成人始累微以著乃物之理纏牽之長實累千

里

其八○凡言物之大必資於小故此言若輕於小亦累於大戰國策段干越謂韓相新成君曰昔王良弟

子駕千里之馬過京父之弟子京父之弟子曰馬千里

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出曰子纏牽

長故纏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擇者是纏牽長  
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擇者是纏牽長  
也千里之馬繫以長索則為累矣後禮終朝天下歸仁  
人雖有容貌不脩德如千里馬也

若金受礪若泥在鈞進德脩業暉光日新際朋仰慕予  
亦何人其九

荅何劭

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纓綬為微纏文憲焉可踰恬  
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良朋貽新詩示我以遊娛穆如  
灑清風莫若春華敷自昔同寮案於今比園廬臧榮緒  
晉書曰

惠帝即位劾為太子太師又曰武帝崩尊為大  
子少傅然考乎其時事正相接故曰同寮也

衰疾近

辱殆庶幾並懸陳散髮重陰下抱杖臨清渠扁耳聽鶯  
鳴流目翫儻魚從容養餘日取樂於桑榆

洪鈞陶萬類大塊稟羣生明隨信異姿靜躁亦殊形自

予及有識志不在功名虛恬竊所好文學少所經悉荷  
既過任白日已西傾道長苦智短責重困才輕周任有  
遺規其言明且清負乘爲我戒夕陽坐自驚是用感嘉  
貺寫心出中誠發爲篇雖溫麗無乃違其情

雜詩

傅休奔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攝衣步前庭仰觀南鴈翔玄  
景隨形運流響歸空房清風何飄飄微月出西方繁星

依青天列宿自成行蟬鳴高樹間野鳥號東箱

王逸注曰

箱音亨之東織雲時髮鬢渥露沾我裳良時無停景北斗

爲東箱也忽低昂常恐寒節至凝氣結爲霜落葉隨風摧一絕如

流光

七哀

張孟陽

北芒何巒巒高陵有四五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恭

文遙相望原陵鬱膻膻李出喪亂起賊盜劫豺虎毀壤

過一杯便房啓幽戶

一 杯喻少也漢書張釋之曰假令愚人取長陵一杯土何如漢書注

曰便房塚

珠押離玉體珍寶見剽虜

魏文帝典論曰喪亂以來漢氏諸陵

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王神金縷冠骨并盡西京雜記曰漢帝及王俱送死皆珠襦玉匣王匣形如鎧甲連以金

縷園寢化爲墟周墻無遺堵蒙籠荆棘生踈迳登童豎

狐兔窟其中蕪穢不復埽頽龍蓋墜發萌矧營農圃昔

爲萬乘君今爲丘山土感彼雍門言懷愴哀往古

相子新論

日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  
生荆棘孤兔穴其中燕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行人見  
之接槍孟嘗君之尊貴如何感此  
乎孟嘗君喟然嘆息淚下承睫

秋風吐商氣蕭瑟掃前林陽鳥收和響寒蟬無餘音白

露中夜結木落柯條森朱光馳北陸浮景忽西沉

漢書云日

右北陸謂之冬杜預顧望無所見惟觀松栢陰肅肅高

梢枝翩翩栖孤禽仰聽離鴻鳴俯聞蜻蛚吟哀人易感

傷觸物增愁心丘隴日已遠纏綿弥思深憂來令髮白

誰云愁可任徘徊向長風淚下露衣襟

### 詠史

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謁議東都門羣公祖二疎朱

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行人爲隕淚，賢哉此丈夫。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無謂四坐賓，多財爲累患。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咄此蟬冕客，君紳宜見書。

雜詩

秋夜涼風起，清氣蕩暄濁。蜻蛚吟階下，飛蛾拂明燭。

通易

卦發曰立秋

君子從遠役，佳人守熒獨。

君子謂夫也

離居幾

何時鑿燧忽改木

翁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

冬取柞櫟之火房櫛無行跡，庭草萋以綠。青苔依空牆，蜘蛛網

四屋。感物多所懷，沉憂結心曲。

大火流坤維。白日馳西陸。

續漢書曰：日行西陸，謂之浮。秋杜預左傳注曰：陸道也。

陽映翠林迴。飈扇綵竹飛。雨灑朝蘭輕。露棲叢菊。龍蟄

暄氣凝。天高萬物肅。弱條不凋。結芳蕤。豈再馥。人生瀛

海內。忽如鳥過目。

史記鄒衍曰：中國名赤縣中州也。中外赤縣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

於是有一瀛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之。其外天地之外也。川上之歎，近前脩以自勗。

此鄉非吾地。此郭非吾城。羈旅無定心。翩翩如懸旌。出

覩軍馬陣。入聞鞞鼓聲。常懼羽檄飛。神武一朝征。長鋏

鳴鞘中。烽火列邊亭。

楚辭曰：帶長鋏之陸離。王逸曰：長鋏，劍名也。

舍我衡門

衣。更被纓胡纓。

莊子：趙太子悝曰：吾王所好，劍纓。士皆蓬頭突鬢垂纓胡之纓。

疇昔懷

微志惟幕竊所經何必操干戈堂上有奇兵呂氏春秋

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壻壻於其前而不

直西家察注於庭下而不正問其故子罕曰南家鞞工

也吾徒之其父曰吾持鞞而食三葉矣今徒求鞞者不

知吾處吾將不食故不徒也西家高吾宮卑察注吾宮

也下故不禁也荆適與兵攻宋尹施歸諫而止孔子聞

之曰夫修之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其司城子罕之

乎謂折衝樽俎間制勝在兩楹晏子春秋曰晉平公使范

昭起曰願得君之樽為壽公令左右酌樽以獻晏子命

徹去之范昭不悅而起僂顧太師曰為我奏成周之樂

太師曰盲臣不習范昭歸謂平公曰齊末可并吾欲試

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樂太師知之於是輟伐齊謀

孔子聞之曰善哉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

子之謂也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折衝者衝車所以衝突

也敵之軍能陷破也欲攻已者折還其衝車於千里之

外不敢來也孫子兵法口永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

勝李奇漢書注曰制折也漢書杜蒯說王音曰所接

在楹階俎豆之間其於為國折衝厭難豈不遠哉兩楹

文士上

孟

賓主之位也。巧遲不足稱拙速乃垂名。

補正 東廣微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毛詩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子夏序曰南陔廢則孝友缺矣聲

類曰陔龍也

循彼南陔言采其蘭者戀庭闈心不遑安。庭闈親之所居者戀思慕

也。彼君之子罔或游盤馨爾夕膳絜爾晨飧循彼南陔

厥草油油彼君之子色思其柔采芣苢之詩戀庭闈心不遑留馨

爾夕膳絜爾晨飧有猗在河之矣凌波赴洄噬魴

捕鯉噉鮫林鳥受哺于子。爾雅曰純黑而反哺者鳥也。毛詩曰相彼反哺尚在翔禽

養隆敬薄惟禽之似勗增爾虔以介丕祉。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言孝子養父母常自潔如白華之無點汗也子夏序曰白華廢則廉

耻缺矣

白華朱萼被于幽溥粲粲明子如磨如錯

周禮曰正室謂之門子鄭

玄曰正室適子將代父當門者終晨三省匪惰其恪白華絳趺在陵之

陬蓊蓊士子涅而不渝竭誠盡敬豐豐忘劬白華玄足

在丘之曲堂堂處子無營無欲鮮佯晨葩莫之點辱

玷古字通

陟陽侯詩

孫子荆

晨風飄歧路零雨被秋草傾城遠追送餞我千里道三

命皆有極咄嗟安可保

養生經黃帝曰上壽百一十中壽百八下壽八十

莫大

於殤子彭聃猶為天

莊子南郭子綦曰天下莫大於秋

而彭祖為天郭象曰夫以形相對則太山大於秋毫若各據其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為有餘形小未為不足苟各安其性則秋毫不獨小其小太山不獨大其大矣苟以性足為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毫也若性不足者非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故曰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矣秋毫為大則天下無小矣無大無小無壽無夭是以螻蛄不吉凶美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鷃不貴天地而榮願已足

如糾纏憂喜相紛繞

漢書音義應劭曰禍福相為表裏如糾纏索相附會也按糾纏索也

糾兩股索纏三股索言禍福之相糾

如此鵬鳥賦曰禍之與福何異糾纏天地為我爐萬物

一何小達人垂大觀誠此苦不早乖離即長衢惆悵盈

懷抱孰能察其心鑿之以蒼昊齊契在人朝守之與借

老

招隱詩 陸士衡

明發心不爽振衣聊躑躅躑躅欲安之幽人在陵谷朝  
採南澗藻夕息西山足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幄激楚  
佇蘭林回芳薄秀木上林賦曰敷楚結風楚辭曰遊蘭皋與蕙林山溜何泠  
泠飛泉漱鳴玉哀音附靈波頽響赴曾曲至樂非有假  
安事澆醇樸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

猛虎行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

心尸子曰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

而不飲惡其名也江濠文釋云管子曰夫士懷耿介  
之心不蕪惡木之枝惡木尚能耻之况与惡人同  
類今檢管子近亡數篇恐是亡篇之內而遽見之整

肅時命杖策將遠尋。飢食猛虎窟。寒栖野雀林。日歸功  
未建。時往歲載陰。崇雲臨岸駭。鳴條隨風吟。靜言幽谷  
底。長嘯高山岑。急絃無慟響。亮節難為音。人生誠未易。  
曷云開此衿。眷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

短歌行

置酒高堂。悲歌臨觴。人壽幾何。逝如朝霜。時無重至。華  
不載陽。頰以春暉。闌以秋芳。來日苦短。去日苦長。今我  
不樂。蟋蟀在房。樂以會興。悲以別章。豈曰無感。愛為子  
忘我酒。既旨我肴。既臧短歌。有詠長夜。無荒。

塘上行

五言歌錄白塘上行古辭或云甄皇后  
造或云魏文帝或云武帝歌曰蒲生我

也中葉何  
一離離

江離生幽渚，微芳不足宣。  
被蒙風雲會，移居華池邊。  
發藻玉臺下，班影滄浪泉。  
沾潤既已溼，結根與且堅。  
四節逝不處，華繁難久鮮。  
淑氣與時殞，餘芳隨風捐。  
天道有遷易，人理無常全。  
男惟智傾愚，女愛衰避妍。  
不惜微軀退，但懼蒼蠅前。  
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

扶風歌

劉楨石

朝發廣莫門，莫宿水山左。  
左手彎繁弱，右手揮龍淵。  
顧瞻望宮闕，俯仰御飛軒。  
據鞍長歎息，淚下如流泉。  
繫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  
烈烈悲風起，冷冷澗水流。  
揮手長

相謝哽咽不能言。浮雲爲我結。歸鳥爲我旋。去家日已  
遠。安知存與亡。慷慨窮林中。抱膝獨摧藏。麋鹿遊我前。  
猿猴戲我側。資糧既乏盡。微厥安可食。攬纜命徒侶。吟  
嘯絕巖中。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窮。惟昔李騫期。寄在  
匈奴庭。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我欲競此曲。此曲悲  
且長。棄置勿重陳。重陳令心傷。

遊僊

郭景純

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中。  
有冥寂士。靜嘯撫清絃。放情凌霄外。嚼藥挹飛泉。赤松  
臨上游。駕鴻乘紫煙。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借問蟬

游輩寧知龜鶴年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二十二上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文章正宗

廿二卷下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二十二下

詩

停雲

陶靖節



李氏藏



襟  
停雲思親友也。罇湛新醪。園列初榮。願言不從。歎息彌

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陸。成江有酒。有酒閑飲。東牕願言懷人。舟車靡  
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停雲靄靄。時雨濛濛。八表  
同昏。平陸成江。有酒有酒。閑飲東牕。願言懷人。舟車靡  
從。東園之樹。枝條再榮。競用新好。一作競以招余情人。  
亦有言曰。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說彼平生。翩翩飛鳥。息我

庭柯斂翮閑止好聲相和豈無佗人念子寔多願言不  
獲抱恨如何

時運

時運遊暮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飲獨遊欣慨作

然交心

邁邁時運

一作

穆穆良朝襲我春服薄言東郊山滌餘

靄宇曖微霄有風自南翼異彼新苗洋洋平洋乃漱乃濯

邈邈遐景載欣載矚稱心而言人亦易足

一曰人亦有言稱心易足

揮茲一觴

遙陶一作

然自樂延目中流悠悠清沂童冠齊

業閑詠以歸我愛其靜寤寐交揮但恨殊世邈不可追

斯晨斯夕言息其廬。花藥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橫牀，濁酒半壺。黃唐莫逮，慨獨在予。

榮木

榮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有夏。緜爾聞道，白首無成。

采采榮木，結根于茲。晨耀其華，夕已喪之。人生若寄，顛顛一作滿。頽有時，靜言孔念。中心悵而一作采采榮木，干茲託根。

繁華朝起，慨暮不存。貞脆由人，禍福無門。匪道曷依，匪善奚敦。嗟予小子，稟茲固陋。祖年既流，業不增舊。志彼弗舍，安此日富。我之懷矣，愴焉內疚。先師遺訓，予豈云

隊四十無聞斯不足一作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  
雖遙孰敢不至

九日閑居

余閑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時醪靡由空服九華  
寄懷於言

世短意恒多斯人樂久生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露  
淒暄風息氣徹天象明往燕無遺影來鴈有餘聲酒能

祛

一作消

百慮菊為

一作解

制頽齡如何蓬廬士空視時運

傾塵爵耻虛罍寒華徒自榮歛襟獨閑謔緬焉起深情  
棲遲固多娛淹留豈無成

歸田園居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謾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

鳥戀

一作眷

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

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園

一作簷

桃李羅堂

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鷄鳴桑樹顛

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裏復得反自然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荆扉虛室絕塵想時

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

日已長我志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侵晨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

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  
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父去山澤游浪莽林野娛  
試攜子姪輩披榛步荒墟  
徘徊

徊丘壠間依依昔人居  
井甕有遺處一作桑竹殘

朽株

一作構木  
殘根株

借問採薪者此人皆焉如  
薪者向我言

死沒無復餘一出異朝市  
此語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

當歸空無

悵恨獨策還崎嶇歷榛曲  
山澗一作澗水清且淺遇一作可以

濯吾足漉

一作漉  
一作撥

我新熟酒隻雞招近局  
一作日入室

中閭荆薪代一作繼明燭  
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

種苗在東臯苗生滿阡陌  
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  
日

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簷隙問君  
亦何爲百年會有役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素心正  
如此開徑一作望三益

游斜川

開歲修五日吾生行歸休念之動中懷及辰爲茲游氣  
和天爲澄班坐依遠流弱湍馳文魴閑谷矯鳴鷗迴澤  
散游目緬然睇層丘雖微九重秀顧瞻無匹倚提壺接  
賓侶引滿更獻酬未知從今去當復如此不中觴縱遙  
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

移居

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懷  
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弊廬何必廣，取足蔽牀席。鄰曲  
時時來，抗言談在昔。竒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  
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此理  
將不勝，無爲忽去茲。衣食當須幾，力耕吾不欺。

和郭主簿

藹藹堂前

一作北

林中夏貯清陰。凱風因時來，回飈開我

襟

一作心

息交游，閑業臥起弄書琴。園蔬有餘滋，舊穀猶

儲。今營已良有，極過足非所欽。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

斟弱子戲我側一作前學語未成音此事真復樂聊用忘

華簪遙遙望白雲懷古一何深

和澤周二春清涼素秋節霞凝無游氛天高風景徹陵  
岑聳逸峯遙瞻皆竒絕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懷此  
貞秀姿卓爲霜下傑銜觴念憂人千載撫爾訣檢素不  
獲展厭厭竟良月

贈羊長史

左軍羊長史銜使秦川作此與之

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外正賴古人書賢  
聖留餘跡事事在中都豈忘游心目關河不可踰九域

甫已一逝將理舟輿聞君當先邁貧病不獲俱路若經  
商山爲我少躊躇多謝綺與角精爽今何如紫芝誰復  
採深谷久應蕪駟馬無貫患貧賤有交娛清譎結心曲  
人乘運見踈擁懷累代下言盡意不舒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時  
來苟冥一作會婉孌憩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園田踈

眇眇孤舟逝繇繇歸思紆我行豈不遙登陟一作千里

餘目倦川塗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慙高鳥臨水愧游魚  
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蹟拘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

夜行江陵途中

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俗

世一作

情。如何捨此去，遙遙至南荆。叩枻新秋月，臨流別友生。  
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闊，皛皛川上平。懷  
役不遑寐，中宵尚孤一作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  
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榮。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懷古田舍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秉  
耒歡時務，解顏勸農人。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雖未  
量歲功，即事多所欣。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日入相

與歸囊將勞近鄰長吟掩柴門聊爲隴畝民

一作人

己酉歲九月九日

靡靡秋已夕淒淒風露交蔓草不復榮園木空自凋清  
氣澄餘滓杳然天界高哀蟬無歸響叢鴈鳴雲霄萬化  
相尋繹人生豈不勞從古皆有役念之中心焦何以稱  
我情濁酒且思一作自陶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

西田穫稻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開  
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一作來還  
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

體誠乃疲交無異患干盟濯息簷下斗酒散襟作散顏  
遥遥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歎

飲酒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必東陵時寒  
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其會一作趣逝將不復疑  
忽與一觴酒日夕歡相持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所  
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鼎鼎

一作奇

百年內持此欲何成

一作若沉星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

菊東籬下悠然見

一作時見

南山山氣日夕佳  
飛鳥相與

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

忽一作忘言

忘言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  
汎此忘憂物遠我遺

一作世

情一觴雖

聊一作

獨進杯盡壺自傾  
日入羣動息歸鳥趨

林鳴嘯傲東軒下  
聊復得此生

青松在東園叢草沒  
竒姿凝霜殄異類  
卓然見高枝連

林人不覺獨樹衆  
乃竒

知一作

提壺撫寒柯遠望時  
復爲

一作復何爲

吾生夢幻間何事  
紕塵羈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  
自開問子爲誰與  
田父有好懷壺

漿遠見候疑我與時  
乖縑纒茅簷卜未足  
爲高栖一世

皆尚同願君汨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詰紆纒誠  
可學違已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迴

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道路迥且長風波阻中途此  
行誰使然似為飢所驅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恐此  
非名計息駕歸閑居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  
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悠悠

迷所留

一作

酒中有深味

一作固  
多味

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已是

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終死一作拂衣歸田里

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世路廓悠悠，楊朱所一作以

止一作揚岐。雖無揮金事，濁酒聊可持。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鳳  
鳥雖不至，禮樂暫得一作新。洙泗輟微響，漂流逮任秦。  
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爲事誠殷勤。如  
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若復  
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

擬古

榮榮牖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出  
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相醉，不在接杯酒。蘭枯

柳亦衰遂令此言負

身一日時沒還朽

多謝諸少年相知不忠

厚意氣傾人命離隔復何有

辭家夙嚴駕當往至無終問君今何行非商復非戎聞  
有田子秦節義爲士雄斯人久已死鄉里習其風生有  
高世名旣沒傳無窮不學狂馳子直在百年中

迢迢百尺樓分明望四荒暮作歸雲宅朝爲飛鳥堂山  
河滿目中平原獨茫茫古時功名士慷慨爭此場一旦  
百歲後相與還北邙松栢爲人伐高墳互低昂類基無  
遺主游竟在何方榮華誠足貴亦復可憐傷

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着一冠辛

苦無此比常有好看顏我欲觀其人晨去越河關青松  
夾路生白雲宿簷端知我故來意取琴爲我彈上絃驚  
別鶴下絃操孤鸞願留就君住從今至歲寒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歌  
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皎皎雲間月灼灼葉中華豈無  
一時好不夕當如何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

道一作

近張掖至幽

州飢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不見相知人惟見古時丘

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此士難再得吾

君一作

行欲何

求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採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川一作  
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

雜詩

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已非常身落  
地爲一作流落成兄弟何必骨肉親得歡當作樂斗酒聚比

隣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

白日淪西河素月出東嶺遙遙萬里暉蕩蕩空中景風

來入房戶夜中枕席冷氣變悟時易一作異不眠知夕來

欲言無余一作餘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一作擲人去有志

不獲騁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

憶我

一作馬

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

騫

一作翻

思遠蕭瑟在再歲月頽此心稍已去  
值歡無復娛每每多憂慮氣力漸衰  
損轉覺日不如壑舟無須更引我不得  
住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

一作宿

處古人惜寸陰念此使

人懼

昔聞長者

一作老

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

事求我盛年歡一毫無復意去去轉欲遠  
此生豈再值

傾家時

一作持

作樂竟此歲月駛有子不留金何用身後

置

一作事

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嘗替。寒餒常糟糠。豈  
期過滿腹。但願飽粳糧。御冬足一作尊大布。麤絺以應  
陽。正爾不能得。哀哉亦可傷。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  
理也可奈何。且爲陶一觴。

詠貧士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曖曖空中滅。何時見餘暉。朝  
霞開宿霧。衆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翮。未久復來歸。一作未久  
已復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飢。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

悲一作當  
告誰

淒厲歲云暮。擁褐曝前軒。行圃無遺秀。枯條盈北園。傾

壺絕

一作施

餘瀝窺竈不見煙詩書塞座外日昊不遑所

閑居非陳疋竊有愠見言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

榮叟老帶

一作榮

索欣然方彈琴原生納决履清歌暢高

音重華去我父

重華父

貧士世相尋弊襟不掩肘藜

羹常之甚豈忘襲輕裘者得非所欲賜也徒能辯乃不

見吾心

安貧守賤者自占有黔婁好爵吾不榮厚饋吾不酬一

日壽命盡弊服仍

一作蔽

不周豈不知其極非道故無

憂從來將千載未復見斯儔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

袁安困積雪邈然不可干阮公見錢入即日棄其官

勿勿任宗有常溫採苦足朝飡豈不實辛苦所懼非飢寒貧  
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云主德冠邦間清節映西關

詠三良

彈冠乘通津但懼時我遺服勤盡歲月常恐功愈微忠  
情謬獲露遂爲君所私出則陪文輿入必侍丹帷箴規  
嚮已從計議初無虧一朝長逝後願言同此歸厚恩固  
一作難忘君命一作願命安可違臨穴罔惟一作疑役義志  
攸希荆棘籠高墳黃鳥聲止悲良人不可贖泫然沾我  
衣

詠荆軻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羸招集百夫良威暮得荆卿君

一作子死知已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  
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饑易水上四座列羣英漸  
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  
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  
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  
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竒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  
千載有餘情

讀山海經

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疎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  
耕亦一作已種時還讀我書貧窮巷隔深轍頗廻故人車

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況  
覽周王傳一作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桃源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  
跡浸復湮來逕遂無發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趨桑竹  
垂餘蔭救糶隨時藝春蚕收長一作絲秋熟靡王稅荒  
路暖交通鷄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童孺  
縱行歌班白歡游一作童童榮歲節和木衰知風厲雖  
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奇蹤  
隱五百一朝啟神界淳淳既異源旋復還幽敞借問游

方士焉測塵賢外

一作塵

願言躡輕風高舉尋五契

揚

靖公曰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中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李詩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及

登池上樓謝靈運

潛蚪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疇愧雲浮樓川作淵沈

深澗而保真鳴以高飛而遠害今已嬰俗網故有愧蚪鴻也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

任徇祿反窮海卧病對空林傾耳聆波瀾舉目眺嶮嶸

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

楚辭曰秋秋冬之緒風王逸曰緒餘也

池塘生

春草園柳變鳴禽祁祁傷幽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

久離羣難覓心持操豈獨古無悶徵在今

石壁精舍

昏日靈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憺忘歸

日羌聲耳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

林壑歛暝色雲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  
拂趨南逕愉悅偃東扉虛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  
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 過始寧墅

束髮懷耿介逐物遂推遷違志似如昨二紀及茲年緇  
磷謝清曠疲薶斬貞堅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便剖竹  
守滄海枉帆過舊山山行窮登頓水涉盡洄沿巖峭嶺  
稠疊洲繁渚連縣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葺宇臨廻

江築觀其魯顛揮手告鄉曲三載期歸旋且為樹粉擯  
無令孤願言

初去郡

彭薛裁知恥貢公采遺榮

漢書曰彭宣字子胤淮陽人也遷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

下莽秉政專權宣上書乞骸骨歸鄉里又曰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也為御史大夫乞骸骨班固漢書彭薛平當述曰廣德當宣近於乞取漢書貢禹字少卿琅耶人也為光祿大夫上書乞骸骨鍾會有遺榮賦或可

優貧競豈足稱達生伊余秉微尚拙訥謝浮名廬園當

棲巖卑位代躬耕顧已雖自許心迹猶未并無庸妨周

任有疾像長卿

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

疾閑居下

畢娶類尚子薄遊似邴生

然康高士曰尚長字子平河內人

不同長卿慢

韋謂通達不拘禮也。嵇康高士傳司馬長卿讚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特異居市不

取其狀託疾避患茂比卿

相乃至仕人極然莫尚頗悅鄭生偃無取白衣宦

范

後漢書曰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公車特徵再遷尚書後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東巡過任

城乃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故人號爲白衣尚書未知古人心且從性所翫

賓至可命觴朋來當染翰高臺驟登踐清淺時陵亂頽

魂不再圓傾囊無兩日金石終消毀丹青暫彫煥各勉

玄髮歡無貽白首歎因歌遂成賦聊用布親串爾雅曰串習也

古患切

### 五君詠

頌延年

阮公雖淪跡識密鑿亦洞沉醉似理照寓辭類託諷藏

緒晉書曰籍拜東平相不以政事爲務沉醉日多善屬文論初不苦思率尔使成五言詩詠懷八十餘篇爲世

所長嘯若懷人越禮自驚衆

魏氏春秋曰籍少時常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

籍從與談太古無爲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矣蘇門生

蕭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道尔

而笑籍既降蘇門上亦嘯若鶯鳳之音焉孫盛晉陽武

曰阮籍嫂嘗歸家籍相見與別或以禮譏之籍曰禮豈

爲我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

設邪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

孫盛晉陽武曰籍康性不偶俗呂氏春秋曰沈君筮謂孫

叔敖曰偶世接俗子形解驗默仙吐論知疑神願凱之

不如我食霞謂仙也

曰南海太守鮑靚通靈士也東海徐寧師之寧夜聞聲

室有琴聲怪其妙而問焉靚曰籍叔夜寧曰籍臨命東

市何得在茲靚曰叔夜迹示然而實尸解莊子曰蘧姓

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其神無郭象曰行若曳枯木心共

聚死灰是立俗并流議尋山冷隱淪相子新論曰天神

其神疑也

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

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鼓鍾不足歡榮色豈能眩韜

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

蘇恭緒晉書曰靈常乘鹿車携一壺酒

頌酒雖短

章深衷自此見

頌酒即酒德頌也

仲容青雲器寶真生民秀達音何用深識微在金奏

晉諸公贊曰中護軍長史阮咸唱議荀勗所造樂律高則悲亡國之音哀以思今聲不合雅麗非德政中和之

善必古今長短之所致後掘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壞以此尺度於勗今尺知四分時人明咸為解郭奕

已心醉山公非虛觀

各上傳曰阮咸家至過絕於人太原郭奕見之心醉不齎歎服

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

曹嘉之晉紀曰山濤奉咸為吏部郎三上武帝不能用也

尚書曰辛古入官麾指麾也言為勗所拍麾也傳暢諸公讚曰勗性自矜因事左遷咸為始平太守

向秀甘淡薄深心託毫素探道好淵玄觀書鄙章句謂

莊子也世說曰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指要向秀於舊注外爲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

交呂

既鴻軒攀嵇亦鳳舉

向秀別傳曰秀常與嵇康爲鍛於洛邑與呂子灌園於山陽收其餘

利以供酒食之費

流連河裏遊惻愴山陽賦

東武吟鮑明遠

主人且勿諠賤子歌一言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始

隨張校尉占募到河源

漢書曰張騫漢中人也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

軍得以不乏占謂自閼廐而應募爲占募也吳志曰中郎將周祗乞於鄱陽占募班固漢書曰自張騫使大夏

之後窮河源

後逐李輕車追虜窮塞垣密塗且萬里寧歲猶

七奔肌力盡鞍甲心思歷涼溫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

存時事一朝異孤績誰復論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

腰鎌割葵藿倚杖牧雞豚昔如韉上鷹今似檻中猿徒

結千載恨空負百年怨弃席思君幄瘦馬戀君軒願垂

晉主惠不愧田子寬

韓子曰文公至河令曰藪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犁黑者

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者不欲寡人反國邪咎犯

對曰藪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席蓐所以卧也而君弃之手足胼胝面目犁黑有勞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与

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之文公乃止韓詩外傳曰昔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曰此何馬

也御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用故出放之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弃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

之知所歸心矣

出自薊北門行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徵騎屯廣武分兵救朔方嚴  
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強天子按劍怒使者遙相望駕行  
緣石徑魚貫度飛梁簫鼓流漢月旌甲被胡霜疾風衝  
塞起沙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西京雜記  
曰元封二  
年大雪深五尺野鳥獸  
皆死牛馬蹠縮如蝟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投軀

報明主身死爲國殤

### 東門行

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

戰國策魏嘉對春申君曰臣  
少之時好射願以射譬可乎

春申君曰可異日更羸與魏王與京臺之下更羸謂魏  
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  
曰可有鴻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弓發而下之王曰射  
之精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

曰其飛徐者其創痛也悲焉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  
驚心未忘聞弦音引而高飛故與去今臨武君常為秦  
孽不可為非  
秦之將也  
離聲斷客情  
賓御皆涕零  
涕零心斷絕  
將

去復還訣一夕不相知  
何況異鄉別  
遙遙征駕遠  
杳杳  
落日晚居人掩閨卧  
行子夜中飯  
野風吹秋木  
行子心  
腸斷食梅常苦酸  
衣葛常苦寒  
絲竹徒滿坐  
憂人不解  
顏長歌欲自慰  
彌起長恨端

白頭吟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一女  
為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

沈約宋書古辭白頭吟曰  
妻妾重妻人  
嫁娶不須啼  
願得一心人  
白頭不相離

直如朱絲繩  
清如玉壺冰  
何慙宿昔意  
猜恨坐相仍  
人情賤恩舊  
世議逐衰興  
毫髮一為瑕  
丘山不可勝  
食苗

實碩鼠玷白信蒼蠅見鵠遠成羨新蜀前見陵

韓詩外傳曰田

箠事魯哀公而不見察謂哀公曰夫雞頭戴冠文也足有距武也見敵敢鬪勇也有食相呼仁也夜不失時信也雞有五德君猶曰淪而食之者又其所從來近也夫黃鵠一宰千里出君園池食君魚鱉啄君稻粱无此五者而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故臣將去君黃鵠率矣公曰吾書子之言文子曰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君橫薪燎後者

類上也

申黜褒女進班去趙姬升周王曰淪感漢帝

益嗟稱心賞猶難恃貌恭豈易憑古來共如此非君獨

撫膺

郡齋閑坐合呂足留曹

謝文暉

結構何迢迢曠望極高深  
牕中列遠岫庭際俯喬林  
日出衆鳥散山暝孤猿吟  
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  
非君

美無度就爲勞寸心惠而能好我問以瑤華音

楚辭曰折疏麻

考瑤華將以遺方離君

若遺金門步見就玉山岑

### 夜發新林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關山近終知及路長秋

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引顧見京室宮雉正相望金波

麗鳩鵲玉繩低建章

漢書歌曰月穆穆以金波王弼周易注曰麗連也張揖漢書注曰鳩

鵲觀在雲陽甘泉宮外春秋元命包曰玉繩北兩星爲玉繩星漢書曰栢河災於是作建章宮也驅車

鼎門外恩見昭立陽馳暉不可接何況隔兩鄉風雲有

鳥路江漢限無梁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寄言尉羅

者寥廓已高翔

之宣城

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驚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

應

風俗通曰太山巖石松樹鬱鬱蒼蒼如雲中

旅思倦搖搖孤遊昔已屢既懽

懷祿情復協滄州趣囂塵自茲隔賞心於此遇雖無玄

豹姿終隱南山霧

列女傳曰陶谷子治陶三年各言不

爲不祥妻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隱霧而七日不食欲以

澤其衣毛成其文章至於犬豕肥以取之逢禠必矣其

年谷子之家  
果被盜誅  
晚登三山望京邑

灞浹望長安河陽視京縣白日麗飛薨參差皆可見餘

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喧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去矣

方滯滯懷哉罷歡宴佳期悵何許淚下如流霰有情知

望鄉誰能鬢其不變

爾雅曰鬢黑也

直中書省

五言蕭子顯齊書曰號轉中書郎

崇殿肅陰陰彤庭赫弘敞風動萬年枝日華承露掌

晉宮

關名曰華林園有

萬年樹十四株

玲瓏結綺鏡深沉映朱網

東宮遺事曰窻有四

面發綺連錢楚辭曰網戶朱網刻方連王逸注曰窻有四面曰網綺文縷也綴綠也網與罔同而義異也

紅藥當

階翻蒼苔依砌上茲言翔鳳池鳴珮多清響信美非吾

室中園思偃仰朋情以爵陶春物方豔蕩安得陵風翰

聊恣山泉賞

觀朝雨

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既灑百常觀，復集九成臺。京西

賦曰：通天眇以疎峙，勁百常而莖擢。薛綜曰：臺名也。呂氏春秋曰：有蚘氏有二佚女，爲九成臺，飲食必以鼓。

空濛如薄霧，散漫似輕埃。平明振衣坐，重門猶未開。耳

目暫無擾，懷古信悠哉。戢翼希驥首，乘流畏曝鱉。三秦

河津一名龍門，兩傍有山水，陸不通，龜魚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下，上則爲龍，不得上曝鱉，水次也。動

息無兼遂，歧路多徘徊。方向戰勝者，去翦北山萊。韓子

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戰於膏臆，故獲也。今見先王之義，戰勝故肥也。

### 遊東田

戚戚苦無悰，攜手共行樂。尋雲陟累榭，隨山望菌閣。楚

曰：菌閣，遠樹。曖任任，生煙紛漠漠。魚戲新荷動，鳥散餘

花落不對芳春酒還望青山郭

別范安成 沈休文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時勿

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 韓非

六國韓張敏與高惠二人爲友每相思不能得見敏便於夢中往尋但行至半道即迷不知路遂回如此者三

### 遊沈道士館

秦皇御宇宙漢帝恢武功懽娛人事盡情性猶未充統

意三山上託慕九霄中既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宮 廟記

年宮在城外秦穆公所造望仙宮在華陰漢武帝所造寧爲心好道直由意無窮

曰余知止足是願不須豐遇可淹留處便欲息微躬山

嶂遠重疊竹樹近家龍開衿濯寒水解帶臨清風所累

非外物爲念在玄空朋來握石髓實至駕輕鴻

表音伯竹林名

士博曰王烈服食養性補康甚敬信之隨入山烈嘗得石髓柔滑如鉛即自服半餘半取以與康皆啖而鴻石

都令人逕絕唯使雲路通一舉陵倒景無事適華嵩

谷求曰及言曲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與輕舉登懸倒景如淳曰在日月之上日月反從下照故其景倒列

仙傳曰呼子先者漢中關下下鄉也壽百餘年夜有仙人持二竹竿來至呼子先子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又

曰王子喬好笙浮丘公授以上嵩山寄言貴真心客歲暮爾來同

感寓詩 陳伯玉

微月生西海幽陽始化昇圓光正東滿陰魄已朝疑太

極生天地三元更廢興至精諒斯在三五誰能徵蘭若

生春夏羊蔚何青青幽獨空林色朱蕤冒紫莖遲遲白日  
晚嫋嫋秋風生歲華盡搖落芳意竟何成

樂羊爲魏將食子殉軍功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吾  
聞中山相乃屬放麇翁孤獸猶不忍况以奉君終

聖人祕元命懼世亂其真如何高公輩談一作譎誤時

人先天誠爲美階亂禍誰因長城備胡寇羸禍發其親  
赤精旣迷漢子年何救秦去去桃李花多言死如麻

深居觀元化一作羣動怵然爭采頤羣動一作譎說相啖食利害

紛嘒嘒便便夸毗子榮耀更相持務光讓天下商賈競

刀錐已矣行采芝萬世同一時

林居病時久水木澹孤清閑卧觀物化悠悠念無一作

生青春始萌達朱火已滿羸一作搖一作落方自此感

歎何時平

聖人不利已憂濟在元元黃屋非堯意瑤臺安可論吾  
聞西方化清淨道彌敷奈何窮金玉郡齋以爲尊雲構  
山林盡瑤圖珠翠煩鬼功尚未可人力安能存夸愚適  
增累矜智道道昏

玄天幽且默羣議曷嗤嗤聖人教猶在世運久陵遲一

繩將何繫憂醉不能持去去行采芝勿爲塵所欺

翡翠巢南海雄雌珠樹林何如一作羨人意驕愛比黃

金殺身炎州裏委羽玉堂陰旖旎北首飾威蕤爛錦衾  
豈不在遐遠虞羅忽見尋多材信爲累歎息此珍禽

昔日章華宴荆王樂荒淫霓旌翠羽蓋射兕雲夢林謁

來高堂

唐

一作

觀悵望雲陽火雄圖今何在黃雀虛空哀吟

○可憐瑤臺樹灼灼佳人姿碧華映朱實攀折青春時  
豈不盛光寵榮君白玉墀但恨紅芳歇凋傷感所思

謁來豪遊子勢利禍之明如何蘭膏歎感激自先寃衆  
趨明所避時棄道猶存雲泉旣已失羅網與誰論其山  
有高節湘水有清源唯應白鷗鳥可爲洗心言

謝暉上人夏百林泉

聞道白雲居，窈窕青蓮宇。巖泉流雜樹，石室千年古。林  
卧對軒窗，山陰滿庭戶。方釋塵勞事，從君龍鬣闥。

古詩 李太白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龍  
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揚馬  
激頽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自從建  
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羣才屬休  
明，乘運共躡鱗。文質相炳煥，衆星羅秋旻。我志在刪述，  
垂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蟾蜍薄太清，蝕  
此瑤臺月。圓光虧中天，金魄遂淪沒。

按唐書王皇后久無子而武妃有寵

后不平顯詆之遂廢武妃進冊爲惠姬欲立爲后潘好

禮諫止之太白詩意似屬于此淮南子曰月照天下而

食於蟾蜍月以况皇后蟾蜍以比武姬武姬進則皇后

廢猶蝦蟆得志侵蝕日月則金魄淪沒矣月生於西實

金方故蟾蜍入紫微大明美朝暉浮雲隔兩曜萬象昏

陰霏紫微帝居也蟾蜍淫氣也蟾蜍入乎紫微則大明

夷於蟾蜍則兩曜隔絕萬象皆昏亂無主蕭蕭長門宮音是今已非陳皇后

在長門宮桂蠹花不實天霜下嚴威沉歎終永久感我涕沾

衣按楚辭桂蠹不知所淹留兮蓂蟲不知從乎葵采石

崇婢劉風詩云桂芳從有蠹夫愛在蛾眉言桂味辛

不當有蠹如皇后至尊不當有間之者桂一蠹則徒

花而不實又肅之以嚴霜之感得不爲之永歎哉

秦帝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揮劍抉浮雲諸侯盡西來雄

斷自天啓大略駕羣才收兵鑄金人函谷正東開銘功

會稽嶺騁望琅邪臺刑徒七十萬起土驪山隈尚祿不  
死藥茫然使心哀連弩射海魚長鯨正摧萬額鼻象五  
岳揚波噴雲雷鬣鬣蔽青天何由睹蓬萊徐氏載秦女  
樓船幾時回但見三泉下金樽葬寒灰

代馬不思越越禽不戀燕情性有所習風土固其然昔  
別鴈門關今戍龍庭前驚沙亂海日飛雪迷胡天蟻蝨  
生虎鶻心魂逐旌旃苦戰功不賞忠誠難可宣誰憐李  
飛將白首沒三邊

莊周夢蝴蝶蝴蝶為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良悠悠莊

云昔者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辨矣一啓之

間尚有亦變易萬  
事豈能堅牢哉  
乃知蓬萊水復作清淺流  
蓬萊水又淺  
於往者會特略半也  
豈將復為陵陸乎  
青門種瓜人  
舊日東陵侯  
富貴固  
如此營營何所求

齊有倜儻生魯連  
特高妙  
明月出海底  
一朝開光耀  
却秦振英聲  
後世仰末照  
意輕千金贈  
顧向平原笑  
吾亦澹蕩人  
拂衣可同調

松栢本孤直  
難為桃李顏  
昭昭嚴子陵  
垂釣滄波間  
身將客星隱  
心與浮雲閑  
長揖萬乘君  
還歸富春山  
清風灑六合  
邈然不可攀  
使我長嘆息  
其棲巖石間

君平既棄世  
世亦棄君平  
觀變窮太易  
探元化羣生寢

冥緜道論空。簾閉幽情。安知天漢上。白日懸高名。海客  
去已久。誰人測沈冥。

胡關饒風沙。蕭索竟終古。歲落秋草黃。登高望戎虜。荒  
城空大漠。邊色無遺堵。白骨橫千霜。嵯峨蔽榛莽。借問  
誰陵虐。天驕毒威武。赫怒我聖皇。勞師事鼙鼓。陽和變  
殺氣。發卒騷中土。三十六萬人。哀哀淚如雨。且悲就行  
役。安得營農圃。不見征戍兒。豈知關山苦。李牧今不在。  
邊人餉豺虎。

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劇辛方趙至。鄒衍復齊來。奈  
何青雲士。棄我如塵埃。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材。方知

黃鵠舉千里獨徘徊

天津三月時千門桃與李朝為斷腸花暮逐東流水

思陰令人疏韋后穉行榜於天津橋此長安也燕王重

福至洛陽留臺侍御史李邕遇重福於天津橋此洛陽

也斷腸花猶唐明皇以千葉桃為銷恨花任昉以萱草

為蔡愁花之類言三月之朝人見桃李爛熳春心搖蕩

感物傷情腸為之斷至于日暮花已零落隨逐東流之

水左太冲詩云悅仰生榮華咄嗟復周枯人於斯世正

如是前水復後水古今相續流新人非故人年年橋上

耳

遊雞鳴海色動謁帝羅公侯月落西上陽

陽一作上餘輝

半城樓

東京記上陽宮在皇城西南衣冠照雲日朝下散皇州鞍馬

如飛龍黃金絡馬頭行人皆辟易志氣橫高丘入門上

高堂列鼎錯珍羞香風引趙舞清管隨齊謳七十紫鷲

鷺雙雙戲庭幽行樂爭晝夜自言度千秋功成身不退

自古多愁尤黃犬空歎息綠珠成怨讎何如鷓夷子散

髮棉

一作弄

扁舟

范蠡救吳反至五湖辭越王裝其輕寶玉尚私徒屬乘舟浮於五湖適齊爲鷓

子夷

郢客吟白雪遺響飛青天徒勞歌此曲幸世誰爲傳試  
爲巴人唱和者乃數千吞聲何足道歎息空悽然

秦水別隴首幽咽多悲聲胡馬顧朔雲躑躅長嘶鳴感  
物動我心緬然含歸情昔視秋蛾飛今見春蠶生嫋嫋

桑結葉萋萋柳垂深急節謝流水羈心搖縣旌揮涕且

復去惻愴何時平

世道日交喪，澆風散淳源。不采芳桂枝，及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羣動爭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

尊收肅金氣，西陸弦海月。秋蟬號階軒，感物愛不歇。良晨竟何許，大運有淪忽。太寒悲風生，夜久衆星沒。惻惻不忍言，哀歌達明發。

羽檄如流星，虎符合專城。喧呼救邊急，羣鳥皆夜鳴。白日曜紫微，三公運權衡。天地皆得一，滄然四海清。借問

此何爲，蒼言楚徵兵。一作征渡瀘及五月，將赴雲南征。

怯卒非戰士，炎方難遠行。長號別嚴親，日月慘光晶。泣

盡繼以血心摧兩無聲困獸當猛虎窮魚餌奔鯨干去

不一回投軀豈全生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

醜女來效顰還家驚四鄰

莊子師金曰西施病心而顰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

捧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聖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

壽陵笑本步笑殺

邯鄲人

莊子曰壽陵餘子季行於邯鄲未得固能又失其故步直匍匐而昇

一曲斐然子

雕蟲喪天真棘刺造沐猴三年費精神功成無所用楚

楚且華身

韓子曰無王好微巧衛人曰臣能以棘刺之端爲沐猴王悅之養以五秉之奉王欲觀之

衛人曰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兩霽日出視之安陰之間乃可見

大雅思文王頌聲

又崩淪安得郢中質一揮成斧斤

莊子郢人墜漫其鼻端若蟬翼使匠石斲

之

抱玉入楚國見疑古所聞良寶終見棄徒勞三獻君

和

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楚武王王示王人曰石也別其右足武王沒獻之文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別其左足成王即位抱其璞哭於郊王使人攻之果得宝玉

直木忌先伐芳蘭哀自斲盈滿天所損沉冥道為羣

子

太公任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壘勝傳勝卒有一老父來吊曰董以香自銷

東海沉碧水西

關乘紫雲魯連及柱史可以躡清芬

魯仲連曰秦即肆然而為帝連有躡

東海而死耳老子西入關關令尹喜占雲氣當有真人過物色得老子

燕臣昔慟哭五月飛秋霜庶女號蒼天震風擊齊堂精

誠有所感造化為悲傷

淮南子鄒衍盡忠於燕惠王信護而繫之鄒衍仰天而哭正夏

而天為之降霜齊寡婦庶賤之女也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无男有女女利母財令母嫁婦婦終不肯女殺母

以誣寡婦婦不能自明竟結叫  
天天為作雷電下擊景公之臺  
浮雲蔽紫闥白日難回

光羣沙穢明珠衆草凌孤芳  
古來共嘆息流淚空沾裳

晉載記云不見雀來入  
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

孤蘭生幽園衆芳共蕪沒  
雖照陽春暉復悲高秋月飛

霜早浙瀝綠艷恐休歇  
若無清風吹香氣為誰發

山谷  
蘭說

云蘭生深山叢薄之中不為無人而不芳含香射潔平  
居與蕭艾同生而不殊清風過之其香藹然在室滿室  
在堂滿堂所謂含  
章以時發者也

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  
霜被羣物秋風飄大荒寒榮

華東流水萬事皆波瀾  
白日掩徂暉浮雲無定端  
梧桐

巢燕雀枳棘棲鴛鸞  
且復歸去來劔歌行路難

陸潛有  
婦去

辭馮羅彈劍而歌  
曰長鑿婦來乎

鳳飢不啄粟所食惟琅玕

宋王九辨白鵝不驟進而求服方鳳亦不貪饒而求食饒

於鳥切即此意離騷注南方有鳥其名爲鳳天爲生樹名曰玕枝高百二十仞大三十圍以琳琅爲實嵇康詩

朝食琅玕實

焉能與羣雞覓食爭一食朝鳴崑丘樹夕飲砥

柱湍歸飛海路遠獨宿天霜寒幸遇王子晉結交青雲  
端懷恩未得報感別空長歎

周穆八荒意浩皇萬乘尊滿樂心不極雄豪安足論西  
海宴王母北宮邀上元瑤水間遺歌玉杯竟空三靈跡  
成蔓草徒悲千載蒐

八荒馳騖颺萬物盡凋落浮雲蔽頽陽洪波振大壑龍

鳳脫網罟飄飄將焉託去去乘白駒空山詠場藿龍鳳喻君

子網罟喻摺患謂君子幸脫禍患將安所獲託乎隱於空山詠場藿之詩而已

桃花開東園含笑誇白日偶蒙春風榮生此艷陽管豈無佳人色但恐花不實宛轉龍火飛零落早相失詎知南山松獨立自蕭颯

美人出南國灼灼美容姿皓齒終不發芳心空自持由來紫宮女共妬青蛾眉歸去瀟湘沚沉吟何足悲

宋國梧臺東野人得燕石誇作天下珍却哂趙王璧闕

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馬主人齋七日端冕元服以發寶華墮十重巾十襲客見悅首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特燕石也與瓦甕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固史記

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璧無繒璆燕石非貞具流俗多錯誤豈知玉與珉

青春流鶯湍朱明驟回薄不忍看秋蓬飄揚竟何託

說苑

秋蓬惡其本根美其枝葉秋風一起根本離矣

光風滅蘭蕙白露洒葵藿美人

不我期草木自零落

齊瑟彈東吟秦絃弄西音慷慨動顏魄使人成荒淫彼女邪佞子婉變來相尋一笑雙白璧再歌千黃金珍色不貴道詎惜飛光沉安識紫霞客瑤臺鳴玉琴

越客採明珠提携出南隅清輝照海月美價傾鴻都獻君君按劍懷寶空長吁魚目復相哂寸心增煩紆

我行巫山渚尋古登陽臺  
天空綵雲滅地遠清風來  
神女去已久襄王安在哉  
荒淫竟淪沒樵牧徒悲哀

惻惻泣路歧哀哀悲素絲  
路歧有南北素絲無變移  
斗酒強然諾寸心猶自疑  
張陳竟火滅蕭朱亦星離  
衆鳥集榮柯窮魚守空池  
嗟嗟失懽客勤問何所規

江行寄崔員外

宗之

飄飄江風起蕭颯海樹秋  
登艫羨清夜挂席移輕舟  
月隨碧山轉水合青天流  
杳如星河上但覺雲林幽  
歸路方浩浩徂川去悠悠  
徒悲蕙草歇復聽菱歌愁  
岸曲迷後浦沙明瞰前洲  
懷君未可見望遠地離憂

送韓淮裴政孔巢父還山

淮一作華  
政一作正

獵客張兎且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巖戶韓  
生信英彦裴子含清真孔侯後秀出俱與一作雲霞親  
峻節凌遠松同衾卧盤石斧冰漱寒泉三子同一履時  
時或乘興往往雲無心出山揖牧伯長嘯輕衣簪昨宵  
夢裏還云弄竹溪月今晨魯東門悵飲與君別雲崖沒  
去鳥蘿逡迷歸人相思若煙草歷亂無冬春

留別金陵諸公

海水昔飛動三龍紛戰爭鍾山危波瀾傾側駭奔鯨黃  
旗一掃蕩割壤開吳京六代更霸王遺跡見都城至今

秦淮間禮樂秀羣英地扇鄒魯學詩騰顏謝名五月金陵西祖余白下亭欲尋廬峯頂先繞漢水行香爐紫煙滅瀑布落太清若攀星辰去揮手緬含情

秋日魯郡堯祠亭上宴別杜補闕范侍御

我覺秋興逸誰云秋興悲山將落日去水與晴空宜  
酒白玉壺送行駐金羈歇鞍憩古木解帶挂橫枝歌鼓  
川上亭曲度神飈吹雲歸碧海夕鴈沒青天時相失各  
萬里茫然空爾思

擬古

青天何歷歷明星白如石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銀

河無鵲橋非時將安適閨人理紈素遊子悲行役瓶冰  
知冬寒霜露欺遠客客似秋葉飛飄飄不言歸別後羅  
帶長愁寬去時衣乘月託宵夢因之寄金徽

高樓入青天下有白玉堂明月看欲墮當窻懸清光  
暹夜一美人羅衣帶秋霜含情弄柔瑟彈作陌上桑絃聲  
何激烈風卷繞飛梁行人皆躑躅棲鳥起迴翔但寫妾  
意苦莫辭此曲傷願逢同心者飛作紫鴛鴦

君爲女蘿草妾作兔絲花百尺託遠松纏絲來一家誰  
言會合易又在青山崖女蘿發清香兔絲斷人腸枝枝  
相糾結葉葉競飄揚生子不知根因誰共分芳若識二

草心海潮亦可量

長繩難繫日自古共悲辛黃金高北斗不惜買陽春石  
火無留光還如世中人即事已如夢後來我誰身提壺  
莫辭貧取酒會四隣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清都緣  
玉樹灼爍瑤臺春攀花弄秀色遠贈天仙人香風送紫  
蕊直到扶桑津取投世上豔所貴心之珍相思傳一笑  
聊欲示情親

緣一作綠

今日風日好明日恐不如春風笑於人何乃愁自居吹  
簫舞彩鳳酌醴鱸神魚千金買一醉取樂不求餘達士  
遺天地東門有二踈愚夫同瓦石有才知卷舒無事坐

悲苦塊然涸轍魚

運速天地閉胡風結飛霜百草死冬月六龍頽西荒太白出東方彗星揚精光鴛鴦非越鳥何爲眷南翔惟昔鷹將犬今爲侯與王得水成蛟龍爭池奪鳳皇北斗不酌酒南箕空簸揚

世路今太行廻車竟何託萬族皆凋枯遂無少可樂曠野多白骨幽鬼共銷鑠榮貴當及時春華宜照灼人非崑山玉安得長璀璨身沒期不朽榮名在麟閣

月色不可掃客愁不可道玉露生秋衣流螢飛百草白月終銷毀天地同枯槁螻蛄啼青松安見此樹老金丹

寧誤俗昧者難精討亦非千歲翁多恨去世早飲酒入  
玉壘藏身以爲寶

生者爲過客死者爲歸人天地一逆旅同悲萬古塵月  
兔空擣藥扶桑已成薪白骨寂無言青松豈知春前後  
更歎息浮榮何足珍

仙人騎絲鳳昨下閨風令海水三清淺桃源一見尋遺  
我綠玉盃兼之紫瓊琴盃以傾美酒琴以閑素心二物  
非世有何論珠與金琴彈松裏風盃勸天上月風月長  
相知世人何倏忽

涉江弄秋水愛此荷花鮮攀荷弄其珠蕩漾不成圓佳

期緣雲重欲贈隔遠天相思無由見悵望涼風前  
去去復去去辭君還憶君漢水既殊流楚山亦此分人  
生難稱意豈得長爲羣越鷺喜海日燕鴻思朔雲別久  
容華晚琅玕不能飯日落知天昏夢長覺道遠望天登  
高山化石竟不返

四皓

白髮四老人昂藏南山側偃臥松雪間冥翳不可識雲  
窓拂青霞石壁橫翠色龍虎方戰爭於焉自休息秦人  
失金鏡漢祖昇紫極陰虹濁一作太陽前星遂淪匿一  
行佐明兩歛起生羽翼功成身不居舒卷在曾臆冥冥

合元化茫昧信難測飛聲塞天衢萬古仰遺則一作迹

南軒松

南軒有孤松柯葉自緜暮清風無閑時蕭洒終日夕陰  
生古苔綠色染秋煙碧何當凌雲霄直上數千尺

學古思邊

銜悲上隴首腸斷不見君流水若有情幽哀從此分蒼  
茫愁邊色惆悵落日曛山外接遠天天際復有雲白鴛  
從中來飛鳴苦難聞足繫一書札寄言歎離羣離羣心  
斷絕十見花成雪胡地無春輝征人行不歸相思杳如  
夢珠淚濕羅衣

尋陽紫極宮感秋作

何處聞秋聲，條條北窗竹。洞薄萬苦心，攬之不足掬。靜坐觀衆妙，浩然媚幽獨。白雲南山來，就我蒼下宿。嬾從唐生訣，羞訪李主卜。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野情轉蕭洒，世道有翻覆。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

日夕山中忽然有懷

夕臥名山雲，遂爲名山客。山深雲更好，賞弄終日夕。月銜樓間峯，泉漱階下石。素心自此得，真趣非外借。聽啼桂方秋，風滅籟歸寂。緬思洪崖術，欲往滄海島。一作隔雲車來何遲撫，几空掛息。

秋登巴陵望洞庭

清晨登巴陵，周覽無不極。  
明湖映天光，徹底見秋色。  
秋色何蒼然，際海俱澄鮮。  
山青滅遠樹，水綠無寒煙。  
來帆出江中，去鳥向日邊。  
風清長沙浦，霜空雲夢田。  
瞻光惜穉髮，鬢水悲徂年。  
北渚既蕩漾，東流自潺湲。  
郢人唱白雪，越女歌採蓮。  
聽此更腸斷，憑崖淚如泉。

登新平樓

去國登茲樓，懷歸傷暮秋。  
天長落日遠，水靜寒波流。  
秦雲起嶺樹，胡雁飛沙洲。  
蒼苔幾萬里，日斷令人愁。

春日獨酌

我有紫霞想，緬懷滄洲間。且對一樽酒，澹然萬事閑。橫  
琴倚高松，把酒望遠山。長空去鳥沒，落日孤雲還。但悲  
光景晚，宿昔成秋顏。

望廬山瀑布水

西望香爐峯，南見瀑布水。挂流三百丈，噴壑數千里。歟  
如飛電來，隱若白虹起。初驚河漢落，半洒雲天裏。仰觀  
勢轉雄，壯哉造化功。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空中亂  
灑射，左右洗青壁。飛珠散輕霞，流沫拂一作穹石。而我

遊名山，對之心益閑。無論漱瓊液，且得洗塵顏。一本無此二句  
且諧宿所好，永願辭人間。

春日醉起言志

處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所以終日醉頽然卧前搥覺  
來眴庭前一鳥花間鳴借問此何時春風語流鶯感之  
欲歎息對酒還自傾浩歌待明月曲盡已忘情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

杜子美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

此三句爲一橫綱領

披云子美自許稷與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許云舜卒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是稷契輩口中語也  
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之盡指事則已此  
志常觀豁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取笑同學翁浩  
歌彌激烈非無江海志蕭灑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

便永訣當今廊廟具構厦豈云缺茲藿傾太陽物性固

莫奪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胡為慕大鯨輒擬偃溟

渤以茲悟生理獨耻事干謁兀兀遂至今忍為塵埃沒

終愧巢與由未能易其節沉飲聊自適放譌頗愁絕歲

暮百草零疾風高岡裂天衢陰崢嶸客子中夜發霜嚴

衣帶斷指直不得結凌晨過驪山御榻在嵒嶮趙云指

御幸之榻也嵒嶮小而不安兒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趙云蚩尤前

寒空而蹴踏崖谷言其多也瑶池氣鬱律羽林相摩戛趙云瑶池必

林處駕之軍也其所樹君臣留懽娛樂動毅極嶂趙云

從毅其雷之般樂聲之喧般聞於温湯賜浴皆長纓與

與山嶂也嶂音苦葛切釋者曰山也

宴非短褐

趙云班彪辨命論思有短褐之襲注鹿衣也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

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關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

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慄

趙云又以申戒之當思君王賜予之幣帛出於寒女况之夫黷撻所貢宜戰慄而求活國之事然後爲仁也

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

趙云衛青霍去病皆以后戚而貴以此揚國忠輩

中堂

舞神仙煙霧散玉質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馳

蹄羹霜搯壓香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

異惆悵難再述北轅就涇渭官渡又改轍

趙云官渡涇渭二河官所

置渡也羣冰從西下極目高崕兀疑是崆峒來恐觸天柱

折按唐志涇州安定郡保定縣有崆峒山北轅就涇渭則因涇度涇渭見冰之崕兀其狀如崆峒山之流來

崆峒固不能冰而山蓋有飛走移徙則有來之理矣既以冰為崆峒山之來則又可寓言其闢天柱矣此詩人

張大之勢也

河梁幸未拆枝撐聲寒翠行旅相攀援川廣不

可越老妻既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又不顧庶徃共飢

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吾寧捨一哀里巷亦嗚咽

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豈知秋未登貧窶有倉卒趙

此六韻蓋叙還家所遭之故念生理之艱也

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撫迹

猶酸辛平人固騷屑默思失業途因念遠戍卒

趙云此三韻推

已念物之懷

憂端齊終南洞不可掇

補云此與詩人憂心

山名處與之齊則憂之積而高大如此東坡以十六相

之語知其不妄自許以愚觀之即此一詩非有獲契之心不能道也嗚呼此其所以為古今詩人之冠歟

北征

鮑云至德二年公自賊窟歸鳳翔謁肅宗授左拾遺時公家在鄜州所在寇多彌年

難窶孱弱至賊死者有墨制許自省視八月之吉公始北征徒步至三川迎妻子故有是詩東坡嘗云北征詩識君臣之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趙云孫莘老嘗謂老杜北征勝韓退之南山詩王平甫以謂南山勝北征終不能相服時山谷尚少乃曰若論功巧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以與國風雅頌相為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侔未害也二公之論遂定又嘗觀宋景文和賈侍中覽北征篇詩有云莫肯念亂小雅怨自然流涕表安愁則公賦詩之心可見矣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維

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歎恩私被詔許歸蓬華時房

罪甫上言瑄罪細不宜免帝怒詔三司推問甫謝因稱瑄宰相子少自樹立有大臣體帝不省錄詔放甫歸

家拜辭詣闕下怵惕久未出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

趙云甫既得往而不忍輕去其君尚恐君又有過幸而當諫諍之

君誠中興主經緯固

密勿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

趙云中興主指言肅宗也東胡指言安慶緒也

舊注云梁山太誤蓋至德二載正月乙酉安慶緒已弑其父梁山西襲爲位矣揮涕戀行在道

途猶恍惚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靡靡踰阡陌人煙

眇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回首鳳翔縣旌旗晚

明滅

時肅宗在鳳翔

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邠郊入地底涇

水中蕩瀟

邠州古

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菊垂今秋

花石載古車轍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山果多瑣細

羅生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

苦齋結實緬思桃源內益歎身世拙

趙云桃源在隰州陶潛有記有詩今

因見果實而思之也

坡陲望廊時

趙云正望其家之所在也

已水濱我僕猶木末鳴鳥鳴黃桑野鼠拱亂穴夜深經

戰場寒月照白骨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

民殘害為異物

翰以兵一十萬守潼關及其敗也火拔歸遂執仁曰公必二十萬一日覆敗持是安

以降賊况我墜胡塵及歸盡華髮經年至茅屋妻子衣

百結慟哭松聲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驕兒顏色白勝

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脚不襪

趙云見耶背面啼使耶字乃出木蘭詩不聞耶娘喚

文聲垢膩脚不襪王棋以爲轉石於千仞山之勢

牀前兩小女補綻纒過膝海

圖坼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絜鳳

天吳水神也山海經云丹穴山有鸞鳥

鸞鳳之屬也。如鳳五色而多紫。紫心云。天顛倒在短褐。

吳海圖所畫之物。紫鳳所繡之也。短褐字長短之短。班彪論云。貧者衣短褐。老夫情懷。心嘔泄。卧數日。郝無囊。

中帛。救汝寒凜。慄粉黛亦解。包衣裯稍羅。列瘦妻面復。

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為曉粧。隨手抹。移時施朱鉛。

狼籍書眉。闊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問事競挽鬚。誰

能即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新歸且慰意。生理

焉得說。至尊尚蒙塵。幾日休練卒。仰看天色改。旁覺妖

氣豁。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鶻。其王願助順。其俗喜馳

突。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此輩少為貴。四方服勇決。

所用皆鷹騰。破敵過箭疾。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

言主上雖虛心以待其破賊然時  
議恐畢竟為害所以氣欲奪也

伊洛指掌收西京不

足拔官軍請深入蓄銳伺俱發

趙云此正時議以為國  
家自有茂復中原之理

官軍深入自足破賊  
不必專用回紇兵也

此舉開青徐旋瞻略恒碣昊天積

霜露止氣有肅殺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  
久皇綱未宜絕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奸臣競薶醢

同惡隨蕩析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姒

褒姒已也此  
言誅楊貴妃也

鮑云魏泰曰唐人詠馬嵬之事尚矣世所稱者劉禹錫

曰官軍誅倭幸天子捨六妃白樂天曰六軍不發死無奈

何宛轉蛾眉馬前死此乃歌詠祿山而明皇不得已誅

貴妃也豈特不曉文躡蓋亦失事君之禮老杜則不然

北征詩曰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姒乃明皇鑒

夏商之敗畏天悔禍賜妃子死官軍何去焉

周漢獲

再興宣光果明哲

趙云蓋謂古先亦有衰亂而今日去  
之殊別焉其殊別者何也奸臣如楊

國忠既誅其黨與失勢而蕩折矣此與古先別之一也  
夏殷亦衰矣而寢妲不誅上皇乃能割情忍愛而誅貴  
妲此與古先別之二也衰妲妲已衰妲滅周而用  
於夏殷句之下此乃公命語痛快因成小誤耳  
桓桓

陳將軍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于今國猶活  
趙云東坡先生

詩話有曰北征詩云桓桓陳將軍此謂陳元禮也按唐  
書陳元禮傳宿衛宮禁安祿山反謀誅楊國忠闕下不  
克至馬嵬卒誅之又按楊貴妃傳西幸至馬嵬陳元禮  
等以天下計誅國忠已死軍不解帝遣力士問故曰禍  
本尚在帝不得已與妲  
訣引而去經路祠下  
凄凉大同殿寂寞白獸闕都大

望翠華佳氣向金闕  
趙云按大同殿在南內與慶宮中勤政樓之此此明皇帝所游之地

白獸闕考之唐志無此名惟漢未央宮中有白虎門  
白虎殿豈公借用以為此耶大意勸車駕歸長安也  
園

陵固有神掃灑數不缺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

玉華宮  
趙云宮在坊州宜君縣玉華九成皆公歸廊之所歷者也

溪回松風長蒼鼠竄古尾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趙

貞觀二十年太宗所作而今詩云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此蓋詩人之深意也太宗厭禁內煩熱營太和宮

終南之上其後復興王華之役自二月乙亥遊幸至十月癸丑而復返太宗創業之主身觀習治之出勞人費財於營建廢時逸豫於離宮故詩人諱之曰不知何王

殿也按徐賢妃傳妃嘗言翠微玉華等宮雖因山藉水無禁架之苦而工力和儉不謂無煩有道之君以

使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則公之微意可見矣陰房

鬼火青壤道哀湍瀉萬嶺真筆萃秋色正蕭灑美人為

黃土况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

坐浩譔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

### 九成宮

趙云在鳳翔府麟游縣又按此宮本隋之仁壽宮

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杵臼曾宮憑風迫茂業土囊裹口立

神扶棟樑數翠開口牖其陽產靈鑿之其陰宿牛斗紛披

長松倒揭嶻嶭石走哀猿啼一聲客淚迸林藪荒哉隋

家帝製此今頹朽揚素為隋文帝營仁壽宮素規構鴻

封倫曰母恐台至向使國不亡焉為巨唐有雖無新增

修尚置官居守巡非瑶水遠跡是雕墻後趙云上言因

下復申言以箴之其去長安則亦遠矣特比周穆王之

瑶池為不遠也指言巡非瑶水遠然峻字雕墻五子之

所戒以為未或不亡者而乃可襲其迹之後乎此指言

唐襲隋後也玉華宮唐所創建不敢指斥故云不知何

王殿今九成宮隋所建當以我來屬時危仰望嗟歎久

天王守太白駐馬更搔首趙云守者符也春秋天王守

山名守之為義正言肅宗在鳳翔也舊注

引誤以符為守以太白山為太白星矣

羌村三首

崢嶸赤雲西日脚，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妻  
孥。恠我在驚走，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理偶然遂。隣人  
滿牆頭，感歎亦歔歔。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冷齋夜  
話云：夜

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更相秉燭照之，恐尚是  
夢也。當作更若使側聲字讀則失其意甚矣。

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却去。憶  
昔好追涼，故繞池邊樹。蕭蕭北風勁，撫事煎百慮。賴知

禾黍收，已覺糟床注。

趙云一作黍林收極是蓋黍與林  
所以造酒方與下句相應東坡洋

川南園詩有云桑疇雨過羅紈賦麥隴風來餅餌香此  
亦類知黍林收已覺糟床注之意蓋詩人推物理想其

事如

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暮。

羣雞正亂叫安星雞鬪爭驅雞上樹木始聞扣柴荆父  
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樽傾盪濁復清苦辭  
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請為父  
老歌艱難媿深情歌罷仰天歎四座淚縱橫趙云此詩  
實主既且問咨了然故善論詩  
者以比陶潛詩清晨聞叩門云

新安吏

王深父云元祐二年鄭子儀等九節度

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使詔及貴于城下  
諸節度各還本鎮子儀保河陽詔留守東都  
此詩蓋哀出兵之役夫古者遣將有推轂分  
關之命今奔師於敵也唐至於無告如詩之  
所憾其君臣豈不刺哉然子  
儀猶寬度得眾故卒誅焉

客行新安道

新安道  
地名喧呼聞點兵

古木蘭詩昨夜見借問

新安吏縣小吏無丁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絕

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

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却見骨

天地終無情我軍取相州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歸

軍星散營趙云公詩所謂盡言相州就糧近故壘練卒

依舊京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况乃王師順撫養甚

分明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趙云子儀亭上誠御下

兄之稱

### 潼關吏

王深父云安祿山反哥舒翰以潼關擊賊韓賊祿山逐陷長安其後收復長安

類增飾餘險此詩孟刺非其人則卒關以弃之得其人雖舊險亦足恃孟子所謂地利不

如人  
和也

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

趙云

世有號西清詩話者云杜詩如小城萬丈餘大城鐵不如則小城難為高大城難為堅故也得互相備急此亦可笑小城睥睨也大城欲堅如鐵者此出說所謂若湯池金城無可攻之勢而關州城號鐵寒城之義也若睥睨豈有萬丈之高乎蓋言其長垣耳借問潼關吏修關還備胡要我下馬

行為我指山隅連雲列戰格飛鳥不能踰胡來但自守

豈復憂西都丈人視要處窄狹容單車艱難奮長戟千

古用一夫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為魚

趙云易則利戰險則利守并重守險

古之良法哥舒翰逼於君命輕去潼關而戰故桃林正言翰進戰之所蓋潼關於唐在華州之華陰桃林於

唐乃陝州之靈寶按哥舒翰傳帝使使者督戰翰窘不知所出六月引師而東動輿哭出關次靈寶西原與賊將

崔乾祐戰由關門七十里道險隘其南依山阻河既為賊所勝是時軍自相鬪又棄甲而奔陷河死者十一二故有為請屬虜將慎勿學哥舒哥舒翰于潼關與賊交戰敗而歸降於賊魚之喻哥舒翰于潼關與賊交戰敗而歸降於賊

祿山為署翰司空諸將光弼等皆為書罪翰不死節後為安祿山所殺

石壕吏

王深父云驅民之丁壯盡置死地而猶急其老弱雖秦為閭左之戍不甚也嗚

呼其時急矣哉

暮投石壕

地名

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墻走老婦出門看

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二男鄴城戍一

男附書室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

更無人惟有乳下孫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

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

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新婚別

王深父云先王之政新有婚者其昏不役政出於刑名則一切便事而已此詩所

怨於其常分而能不  
忘禮義余是以錄之

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

趙云兔絲當附松柏而乃附蓬麻爲不得其所矣

嫁

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結髮爲妻子席不暖君牀暮婚

晨告別無乃太匆忙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

趙云向陽孟州

之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

薛云前漢廣川王去爲幸姬陶望卿作歌曰背尊章

標以忽頰師古曰尊章猶言舅姑補云陳琳飲馬長城窟行云善事新姑章

父母養我時日

夜令我藏生女有所歸雞狗亦得將

趙云將字乃百兩將之之將孟嫁時

所携物也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腸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

黃芩爲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

漢李陵與單于戰曰陵士氣衰

自嗟貧家女久致羅

而鼓不起諸軍中豈有女子乎

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仰視白鳥飛大小必雙

翔人事多錯迕與君永相望

趙云不施羅襦而洗紅粧言君子行役不反如詩云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之義也

垂老別

王深父云軍中之際至於老者亦介冑則又甚於閭左之戍矣

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投

杖出門去同行爲辛酸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乾男兒

旣介冑長揖別上官老妻卧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

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土門壁甚

堅杏園度亦難

趙云作此詩時土門杏園設備以待史思明

勢異鄴城下縱

死時猶寬人生有斷

合豈擇衰盛端憶昔少壯日遲回

竟長歎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積屍草木腥流血川

原舟何鄉為樂土安敢尚盤桓棄絕蓬室居塌然摧肺

肝

無家別

王深父云先王子惠因窮苟推其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則天下無敗亂之兆

矣此詩句為作乎

寂寞天寶後

天寶明皇年號

園廬但蒿藜我里百餘家世亂各

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為塵泥戡子因陣敗歸來尋舊

蹊父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悽但對狐與狸豎毛怒我啼

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烏戀本枝安辭且窮棲方  
春獨荷鉏日暮還灌畦縣吏知我至召令習鼓鞞雖從  
本州役內顧無所携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家鄉既  
盪盡遠近理亦齊求痛長病母五年委溝溪生我不得  
力終身兩酸嘶人生無家別何以爲烝黎

### 夏日歎

夏日出東北陵天經中街

趙云天文書蓋以春分秋分

入戌冬至則出辰入申以夏至之出

寅寅東北之地也中街意言亭午也朱光徹厚地鬱蒸

何由開

晉天文志夏至極起而天運近北而斗上蒼久

無雷無乃號令乖

趙云言君令

兩降不濡物良田起黃

埃飛鳥苦熱死池魚涸其泥萬人尚流穴舉目唯蒿萊

至今大河北化作虎與豺浩蕩想幽薊幽州薊門王師

安在哉對食不能冷我心殊未諧眇然貞觀初難與數

子憊君子以為傷

今思古之詩

### 夏夜歎

永日不可暮炎熱毒我腸安得萬里風飄飄吹我裳昊

天出華月茂林延疎光仲夏苦夜短開軒納微涼虛明

見纖毫羽蟲亦飛揚山谷嘗宿松提月夜見薨薨而游者曰老杜所謂云云信不虛語

物情無巨細自適固其常念彼荷戈士窮年守邊疆何

由一洗濯執執互相望竟夕擊刀斗喧聲連萬方青紫

錐被體不如早還鄉北城悲笳發鶴鶴號且翔况復煩  
促倦激烈思時康

留花門

鮑云按唐志甘州有留花門山堡東北  
千里至回鶻衙帳是歲八月廣平王爲

元帥以朔方吐蕃回紇諸兵討賊公逆知其  
害故言麥倒桑折卒曰花門既須留原野轉  
爾瑟言其爲農桑害也大  
云花門即回紇之別名

北門天驕子飽肉氣勇決高秋馬肥健挾矢射漢月自

古以爲患詩人厭薄伐脩德使其來羈縻固不絕胡爲

傾國至出入暗金關中原有驅除隱忍用此物公主歌

黃鵠

西域傳烏孫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公主元封中遣  
江東正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焉公主悲愁自爲

作歌曰吾家嫁我子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  
爲室兮旃爲牆以肉爲食兮酪爲漿居常土思兮心內

傷願為黃鵠方婦故御天子聞而憐之趙云乾元元年肅宗以幼女寧國公主嫁回紇可汗故公云

指白日連營屯左輔百里見積雪左輔馬長戟烏休飛

哀笳曉咽田家最恐懼麥倒桑枝折沙苑臨清渭沙苑

馮翊郡界泉香草豐彘渡河不用船千騎常撒烈趙云此指

左輔之為害也左輔湖之馮翊郡今之同州在長安之東北故謂之左輔沙苑之地正在馮翊郡界按回紇傳

乘獲言願留在沙苑臣常料馬以收范陽訖除殘盜折

胡人吹笳故其聲幽咽於曉時殘害麥與桑枝胡塵踰

太行雜種抵京室花門既須留原野轉蕭瑟王深父云

兩京藉田統之師助焉鍾幸成功而原野更被其毒語

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以天子之師誰誠付順集中國

之香力滅一狂賊豈有不足哉不忍須臾之遲離引劫

虜入於腹心之地卒成危禍其後陸贄賀吐蕃抽軍不

助討朱  
泚亦云

塞蘆子

王深父序云截其西備而爭  
利於東非折以固國者也

五城何迢迢

鮑云唐志延州延昌縣此有蘆子關又夏  
州注長慶四年節度使李祐築烏延案州

臨塞陰河陶子與塞  
蘆子蓋五城名也

迢迢隔河水邊兵盡東征城內空

荆杞思明割懷衛

史思明雜種胡人也天寶十四載  
隨安祿山反河陽懷衛盡陷於賊秀

巖西未已

高秀巖哥舒翰麾下將也後爲  
思明僞河東節度使降肅宗

廻略大荒來

嶠函蓋虛爾

虛言其  
無備禦

延州秦北戶關防猶可倚焉得一

萬人疾驅塞蘆子岐有薛大夫旁制山賊起近聞昆戍

徒爲退三百里蘆關振沙寇深意實在此誰能叫帝聞

胡行速如鬼

時官兵只知東討收復河洛而不知蘆子  
之可塞公懼有乘隙而起者故有此作

婦人織丈夫秋牛遺問嚴君平云某年某月日客星犯  
牛斗則此人也趙云旣云千載商山芝往者東門瓜及  
漢陰有鹿門第海有靈查語迹以重疊而意不同前兩  
句以為比擬之事後兩句實欲效之也蓋方甲兵危亂  
之出英賢當遠引以避如商山之四皓則以採芝為事  
如東門之邵平則以種瓜為事是皆避秦之亂其道為  
不可取也顧慙昧所適回首白日斜則公於此欲遠引  
以時所適為慙將畏其遲暮矣然所適有一柄漢陰之  
鹿門可以居山而隱滄海之靈查焉能學眾口咄咄空  
可以浮海而去不特咄咄掩覆而已

咨嗟

出說教浩被廢在長安終日常書  
空作字吏人竊視唯作咄咄推事

### 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

驄馬新鑿蹄銀鞍被來好繡衣黃白郎騎向交河道問  
君適萬里取別何草草天子憂涼州嚴程到湏早去秋  
羣胡反不得無電掃此行收遺賫風俗方再造族父領

元戎名聲閣中老奪我同官良飄飄按城堡使我不能  
餐令我悲懷抱若人才思闊溟漲浸絕島鑿前失詩流  
塞上得國寶皇天悲送遠雲雨白浩浩趙二言上天亦  
以雲雨愁態  
浩浩然白也東郊尚烽火朝野色枯槁趙云東郊指言  
史思明蓋東京  
鎗復而洛陽之  
東猶用兵也西極柱亦傾如何正穹昊趙云西極傾  
指言吐蕃侵  
廓岷霸等州  
其勢方熾也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二十二下



文章正宗

廿四卷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二十四

詩

任洛陽丞請告

韋蘇州

詩

李元威

蘇州韋蘇州

方鑿不受圓直木不爲輪揆材各有用反性生苦辛折  
腰非吾事飲水非吾貧休告卧空館養病絕囂塵遊魚  
自成族野鳥亦有羣家園杜陵下千歲心氛氲天晴嵩  
山高雪後河洛春喬木猶未芳百草日已新著書復何  
爲當去東臯耘

縣齋

中氣待景好草木漸舒榮公閒且無事數雨園林清決

決水泉動忻忻衆鳥鳴。閑齋始延矚。東作興庶眊。即事  
翫文墨。抱冲披道經。於焉日淡泊。徒使芳樽盈。

休暇東齋

由來束帶士。請謁無朝暮。公暇及私身。何能獨閑步。摘  
葉愛芳在。攔竹怜粉污。岸幘偃東齋。夏天清曉露。懷仙  
閱真誥。貽友題幽素。榮達頗知踈。恬然自成度。綠苔日  
已滿。幽寂誰來顧。

郡內閑居

棲息絕塵侶。孱鈍得自怡。腰懸竹使符。心與廬山緇。永  
日一酣寢。起坐兀無思。長廊獨看雨。眾藥發幽姿。今夕

已云罷明晨復如斯何事能爲累寵辱豈要辭

燕居即事

蕭條竹林院風雨叢蘭折幽鳥林上啼青苔人跡絕燕  
居日已永夏木紛成結几閣積羣書時來北窻閱

幽居

貴賤雖異等出門皆有營獨無外物牽遂此幽居情微  
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青山忽已曙鳥雀繞舍鳴時與  
道人偶或隨樵者行自當安蹇劣誰謂薄世榮

郊居言志

負暄衡門下望雲歸遠山但要樽中物餘事豈相關交

無是非責且得任踈頑日夕臨清澗道遙思慮閑出去  
唯空屋弊簣委窻間何異林棲鳥戀此復來還世榮斯  
獨已頽志亦何攀唯當歲豐熟閭里一歡顏

夏景端居即事

北齋有涼氣嘉樹對層城重門永日掩清池夏雲生遇  
此庭訟簡始聞蟬初鳴逾懷故園愴默默以緘情

新理西齋

方將昨訟理久翳西齋居草木無行次閑暇一艾除春  
陽土脉起膏澤發生初養條刊朽枿護藥鋤穢蕪稍稍  
覺林聳歷歷忻竹踈始見庭宇曠頓令煩抱舒茲焉即

可愛何必是吾廬

曉坐西齋

鼔鼙城鼓動，稍稍林鷓去。  
柳意不勝春，巖光已知曙。  
寢齋有單裊，靈藥爲朝茹。  
盟漱忻景清，焚香澄神慮。  
公門自常事，道心寧易覩。

寓居永定精舍

政拙忻罷守，閑居初理生。  
家貧何由往，夢想在京城。  
野寺霜露月，農興羈旅情。  
聊租二頃田，方課子弟耕。  
眼暗文字廢，身閑道心清。  
即與人羣遠，豈謂是非嬰。

秋夜

暗窻涼葉動。秋天寢席單。憂人半夜起。明月在林端。一  
與清景遇。每憶平生歡。如何方惻愴。披衣露更寒。

### 種藥

好讀神農書。多識藥草名。持練購山客。移時羅衆英。不  
改幽澗色。宛如此地生。汲井旣蒙澤。補接亦扶傾。陰頽  
夕房歛。陽條夏花明。悅翫從茲始。日夕繞庭行。州民自  
寡訟。養閑非政成。

### 種瓜

率性方鹵莽。理生尤自疎。今年學種瓜。園圃多荒蕪。衆  
草同雨露。新苗獨翳如。直以春耜迫。迨時不得鋤。田家

笑枉費日夕轉空虛信非吾儕事且讀古人書

晨詣超師院讀禪經

柳子厚

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間持貝葉書步出東齋讀真  
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遺言冀可冥繕性何由熟道人  
庭宇靜苔色連深竹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澹然離  
言說悟悅心自足

贈江華長老

老僧道機熟默悟心皆寂去歲別春陵沿流此投跡室  
空無侍者巾履唯挂壁一飯不願餘跣趺便終夕風窸  
踈竹響露井寒松滴偶地即安居滿庭芳草積

湘口館瀟湘二水所會

九疑濬傾奔臨源委滌迴會合屬空曠泓澄停風雷高  
館軒霞表危樓凌山隈茲辰始激霽纖雲盡囊開天秋  
日正中水碧無塵埃杳杳漁父吟叫叫羈鴻哀境勝豈  
不豫慮分固難裁升高欲自舒彌使遠念來歸流駛且  
廣汎舟絕汭洄

南礪中題

秋氣集南礪獨遊亭午時迴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始  
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去國  
竟已游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

何事徘徊祇自知。誰爲後來者。當與此心期。

遊石角過小嶺至長烏村

志適不期貴。道存豈偷生。又忘上封事。復笑昇天行。竄  
逐官湘浦。搖心劇懸旌。始驚陷世議。終欲逃天刑。歲月  
殺憂慄。慵踈寡將迎。追游疑所愛。且復舒吾情。石角恣  
幽步。長烏遂遐征。磴迴茂樹斷。景晏寒川明。曠望少行  
人。時聞田鶴鳴。風篁冒水遠。霜稻侵山平。稍與人事間。  
益知身世輕。爲農信可樂。居籠真虛榮。喬木餘故國。願  
言果丹誠。四支反田畝。釋志東臯耕。

與崔策登西山

鶴鳴楚山靜。露白秋江曉。連袂度危橋。紫迴出林杪。西  
岑極遠目。毫末皆可了。重疊九疑高。微茫洞庭小。迥窮  
兩儀際。高出萬象表。馳景泛頽波。遙風遞寒篠。謫居安  
所習。稍厭從紛擾。生同胥靡遺。壽等彭鏗夭。蹇連困顛  
踣。愚蒙怯幽眇。非令親愛踈。誰使心神悄。偶茲道山水。  
得以觀魚鳥。吾子幸淹留。緩我愁腸繞。

構法華寺西亭

竄身楚南極。山水窮險艱。步登最高寺。蕭散任踈頑。西  
垂下斗絕。欲似窺人寰。反如在幽谷。榛翳不可攀。命童  
恣披翦。葺宇橫斷山。割如判清濁。飄若昇雲間。遠岫攢

衆頂澄江抱清灣。夕照臨軒。棲鳥當我。還菡萏溢嘉  
色。簪釵遺清斑。神舒屏羈鎖。志適忘幽潺。棄逐久枯槁。  
迨今始開顏。賞心難久留。離念來相關。北望閭親愛。南  
瞻雜吏蠻。置之勿復道。且寄滇東閑。

覺衰

久知老會至。不謂便見侵。今年宜未衰。稍已來相尋。齒  
踈髮就種。奔走力不任。咄此可奈何。未必傷我心。彭聃  
安在哉。周孔亦已沉。古稱壽聖人。曾不留至今。但願得  
美酒。朋友常共斟。是時春向暮。桃李生繁陰。日照天正  
綠。杳杳歸鴻吟。出門呼所親。扶杖登西林。高歌足自快。

商頌有遺音

旦携謝山人至愚池

新沐換輕幘曉池風霧清自諧塵外意况與幽人行霞  
散衆山迥天高數鴈鳴機心付當路聊適羲皇情

獨覺

覺來窻牖空寥寥落雨聲曉良遊怨遲暮末事驚紛擾爲  
問經世心古人誰盡了

溪居

久爲簪組累幸此南夷謫閑依農圃鄰偶似山林客曉  
耕翻露草夜榜響溪石來往不逢人長歌楚天碧

夏初雨後尋愚溪

悠悠雨初霽，獨繞清溪曲。  
引杖試荒泉，解帶圍新竹。  
沉吟亦何事，寂寞固所欲。  
幸此息營營，嘯歌靜炎燠。

郊居歲暮

屏居負山郭，歲暮驚離索。  
野迥樵唱來，庭空燒燼落。  
世紛因事遠，心賞隨年薄。  
默默諒何為，徒成今與昨。

秋曉行南谷經荒村

杪杪霜露重，晨起行幽谷。  
黃葉覆溪橋，荒村唯古木。  
寒花踈寂歷，幽泉微斷續。  
機心久已忘，何事驚麋鹿。

雨後曉行獨至愚溪北池

宿雲散洲渚。曉日明村塢。高樹臨清池。風驚夜來雨。予  
心適無事。偶此成賓主。

江雪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飲酒

今日少愉樂。起坐開清樽。舉觴酹先酒。遣我驅憂煩。須  
臾心自殊。頓覺天地暄。連山變幽晦。綠水函晏溫。藹藹  
南郭門。樹木一何繁。清陰可自庇。竟夕聞佳言。盡醉無  
復辭。偃卧有芳蓀。彼哉晉楚富。此道未必存。

讀書

幽沉謝世事，倏默窺唐虞。上下觀古今，起伏千萬途。遇  
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縹帙各舒散，前後互相逾。瘳痾  
擾靈府，日與往昔殊。臨文乍了了，徹卷兀若無。竟夕誰  
與言，但與竹素俱。倦極更倒卧，熟寐乃一蘇。欠伸展支  
體，吟咏心自愉。得意適其適，非願為世儒。道盡即閉口，  
蕭散捐囚拘。巧者為我拙，智者為我愚。書史足自悅，安  
用勤與劬。貴爾六尺軀，勿為名所驅。

感遇

西陸動涼氣，驚鳥號北林。栖息豈殊性，集枯安可任。鴻  
鵠去不返，勾吳阻且深。徒嗟日沉酒，九鼓驚竒音。東海

久搖蕩南風已駸駸坐使青天暮小星愁太陰衆情嗜  
姦利居危負指千金危根一以振齊斧來相尋攬衣中夜  
起感物涕盈襟微霜衆所感誰念歲寒心

掩役夫張進骸

生死悠悠爾一氣聚散之偶來紛喜怒奄忽已復辭為  
役孰賤辱為貴非神奇一朝續息定枯朽無妍媸生平  
勤皂櫪剝秣不告疲既死給輶積葬之東山其柩何值  
崩湍蕩析臨路垂髡矣暴白骸散亂不復支從者幸告  
余睠之潛然悲猫虎獲迎祭犬馬有蓋帷佇立喑爾覓  
豈復識此為畚鍤載埋瘞溝瀆護其危我心得所安不

謂爾有知掩骼著春令茲焉適其時及物非吾輩聊且  
顧爾私

秋懷 韓退之

窻前兩好樹衆葉光疑疑秋風一披拂策策鳴不已微  
燈照空牀夜半偏入耳愁憂無端來感嘆成坐起天明  
視顏色與故不相似羲和驅日月或作疾急不可恃浮  
生雖多塗雖或作每趨死惟一軌胡爲浪自苦得酒且歡喜

又

白露下百草蕭蘭共彫悴

彫或作憔悴云荀子勞苦彫萃

青青四

牆下已復生滿地寒蟬暫寂寞蟋蟀鳴自恣運行無窮

期稟受氣苦異適時各得所松栢不必貴

彼時何卒卒我志何曼曼  
羸息空好飲廉頗尚能飯  
學

堂日無事驅馬適所願  
茫茫出門路欲去聊自勸  
或作嘆

歸還閱書史或作簡書  
文字浩千萬陳跡竟誰尋  
陳或塵方云莊子六

經者先王之陳賤嗜非貴獻  
丈夫意有在或作存女子乃多

怨

秋氣日惻惻秋空日凌凌  
上無枝上蜩下無盤中蠅  
豈

不感時節耳目去所憎  
去或無清曉卷書坐南山見高稜

其下澄湫水澄或作通或作有  
有蛟寒可疊惜哉不得

往豈謂吾無能

離離掛空愁，戚戚抱虛警。露落秋樹高。

或作滴，或作啼，或作泣，或云

謝靈運詩：花上露猶泫。謝惠連詩：泫泫露盈條。王僧達詩：秋還露泫。柯古詩：於露用泫字，非一。

今按：擅弓，孔子

泫然流涕，則泫為流涕之貌。於下句，蟲弓對偶尤切。 蟲弓寒夜永，歛退就新懦。趨

營悼前猛，歸愚識夷塗。愚或懦汲古得脩綆，名浮猶有耻。

味薄真自幸，庶幾遺悔尤。即此是幽屏。

今晨不成起，端坐盡日景。蟲鳴室幽幽。方作幽室中。今按當作室幽。

幽乃與下句相偶。 月吐窻囹囹。亦喪懷若迷方。浮念劇含梗。

塵埃慵伺候，文字浪馳騁。尚須勉其頑，王事有朝請。

秋夜不可晨，秋日苦易暗。我無汲汲志，何以有此憾。寒

雞空在棲，缺月煩屢瞰。有琴具徽絃，再鼓聽愈淡。古聲

久埋滅無由見真濫低心逐時趨低或作吾蓋草書之誤而失其半苦

勉祇能暫有如乘風船一縱不可纜不如覩文字丹鉛

事點勘豈必求贏餘所要石與甌

卷卷落地葉隨風走前軒鳴聲若有意顛倒相追奔空

堂黃昏暮我坐默不言童子自外至吹燈當我前問我

我不應饋我我不餐退坐西壁下坐或作下讀詩盡數編作

者非今士相去時已千其言有感觸使我復悽酸顧謂

汝童子置書且安眠丈夫屬有念夫或作人本亦作人說者謂丈

人者尊長之稱古樂府所謂丈人且安坐是也此為答童子而自稱故其言如此更詳之事業無窮

年

霜風侵梧桐，衆葉著樹乾。空階一片下，瑤若摧琅玕。

或瑤

作瑤謂是夜氣滅，望舒賓其團。青冥無依倚，飛轍危難安。

驚起出戶視，倚楹久沈瀾。憂愁費身景，日月如跳丸。迷

復不計遠

計或作記

爲君駐塵鞍

暮暗來客去，羣鷺各收聲。悠悠復宵寂，臺臺抱秋明。卅

累忽進慮

進或作連

外憂遂侵誠，強懷張不滿。弱念缺已盈

已或作易詰屈辭，詭筭冥茫觸。心兵敗虞，千金弃得比寸草。

榮知耻足爲，勇莫然誰汝令。

誰一作惟

鮮鮮霜中菊，既晚何用好。揚揚弄芳蝶

揚揚或作陽陽

爾生還

不早。連窮兩值遇，姽婁死相保。西風驚龍蛇，衆木日凋

槁由來命分爾，浪滅豈足道。

夜歌

靜夜有清光，閑堂仍獨息。念身幸無恨，志氣方自得。樂哉何所憂，所憂非我力。

嗟哉董生行

淮水出桐柏，山東馳遙遙。千里不能休，遙遙一作悠悠淝水出

其側，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百上或無里字壽州屬縣有安豐

唐貞元時，元下或縣人董生召南隱居，行義於其中。召或有年字

作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爵祿不及門，門外惟有

吏日來徵租更索錢。方無更字非是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

古人晝盡日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漁。而方並作入於非是

厨具甘旨。上堂問起居。父母不慙慙。妻子不咨咨。方從

蜀本作羞羞云。此詩以三嗟哉易韻。以羞叶居。視古用韻也。○今按咨字自與居叶。方於毛穎傳資字論之矣。

何獨於此而疑之邪。羞羞韻雖可叶。然殊無理而可笑。方之主此。又其酷信二本之誤也。或恐本是嗟字。叶音

子余反。而誤作羞字耳。然亦不如此。且作咨字之見。或穩當也。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

識。惟有天翁知。方無有生祥下瑞無時期家有狗乳出

求食雞來哺。其兒啄啄庭中拾。蟲蟻哺之不食。鳴聲悲。

傍徨躑躅父不去。以翼來覆待狗歸。嗟哉董生誰將與。

儔。時之人。夫妻相虐。兄弟為讎。食君之祿。而令父母愁。

亦獨何心。嗟哉董生無與儔。或作誰將與儔。或作誰與儔。○今按上句誰將與儔。

疑而問之之詞也此云無  
與壽峇而決之之詞也

齷齪

齷齪當世士所憂在饑寒但見賤者悲不聞貴者歎大  
賢事業異遠抱非俗觀報國心皎潔念時涕汎蘭妖姬  
坐左右柔指發哀彈酒肴雖日陳感激寧爲歡秋陰欺  
白日欺方作蔽○今按依蔽因古語然作欺尤有味也泥潦不少乾河堤決東

郡老弱隨驚湍天意固有屬誰能詰其端

屬或作謂或作以詰方作

語○今按謂以語不若作屬詰爲深切

願辱太守薦得充諫諍官

諫諍方作爭臣

○今按爭臣下更著官字語復非是

排雲叫閶闔披腹呈琅玕致君豈無

術自進誠獨難

河之水寄子姪老成

河之水去悠悠我不如水東流我有孤姪在海陬

或作閩方

云古音隅五候切亦与流通

三年不見兮使我生憂日復日夜復夜

三年不見汝使我鬢髮未老而先化

河之水悠悠去我不如水東注我有孤姪在海浦三年

不見兮使我心苦采蘋于山緡魚于淵

方作泉。今按以淵爲泉避諱

也依例當作淵我祖京師不遠其還

其或作而

調張籍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

諸本焰作艷方云西京賦光焰燭天庭

不知羣

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

後舉頸遙相望夜夢多見之晝思反微茫徒觀斧鑿痕

不矚治水航想當施手時巨刃磨天揚垠崖劃崩豁乾

坤擺雷碾碾一方作根惟此兩夫子家居率荒涼帝欲長

吟哦故遣起且僵翦翎送籠中使看百鳥翔平生千萬

篇金薤垂琳琅仙官勅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

流或作留方云孔毅父嘗曰漢霍去病傳諸將流落不偶今世俗皆作流落字蓋留謂遲留流謂飄流自不可

拘以一太山一豪芒豪方作毫云李本作豪按孟子莊

芒之內字皆作豪然楚詞秋毫微而見容王逸曰銳毛爲毫是毫字通今按毫俗字當作豪爲正我願

生兩翅兩翅翎捕逐出八荒精誠勿交交通百怪入我

腸刺手接鯨牙舉瓢酌天漿騰身跨汗漫不著織女裳

或作相  
非是顧語地上友經營無太忙乞君飛霞珮與我高

頡頏

雜詩

古史散左右詩書置後前豈殊蠹書蠹書或生死文

字隨道自愚蠢或作頡或作蠢古言自包纏當今固殊古誰

與為欣歡獨携無言子共昇崑崙顛長風飄襟裾遂起

心高圓下視禹九州禹方一塵集豪端遨嬉未云幾下

已億萬年向者夸奪子萬墳厭其顛方從唐抗本作墳今按方所從本

蓋後人以重韻而誤  
改之說見石鼓歌惜哉抱所見白黑未及分慷慨為

悲咤淚如九河翻指摘相告語雖還今誰親翩然下大

荒被髮騎騏驎

或作麒麟方云古書如戰國策多用騏驎字其義一也

### 送劉師服

夏半陰氣始淅然雲景秋

淅或作晰亦作皙方作皙云明也之址切高唐賦晰兮若

蛟姬揚袂障日而望所思晰与皙同故今本訛爲淅也

○今按淅爲淅澀淅涼之義皆爲明義此詩上云陰氣

始下云雲景秋則與皙義不相應而宜爲淅澀

之意矣蓋由淅而誤爲晰又因晰而轉爲皙也蟬聲入

客耳驚起不可留草草具盤饌不待酒獻酬

待方作持士生

爲名累有似魚中鈎齋財入市賣貴者怕難售豈不畏

顛顛

或作夕惟悴

爲功忌中休勉哉耘其業以待歲晚收

### 贈別元協律

英英桂林伯實維文武特遠勞從事賢來吊逐臣色南

裔多山海道里屢紆直風波無程期所憂動不測子行

誠艱難行方我去未窮極臨別且何言有淚不可拭何

無作

吾友柳子厚其人藝且賢吾未識子時已覽贈子篇寤

寐想風采於今已三年不意留竄路旬日同食眠旬日

兼所聞昔已多所得今過前如何又須別使我抱悄悄或作

又

勢要情所重排斥則埃塵骨肉未免然又况四海人况又

或作嶷嶷桂林伯矯矯義勇身生平所未識待我逾交况又

親逾或遺我數幅書繼以藥物珍藥物防瘴癘書勸養作如

形神形一作精不知四罪地豈有冉起辰窮途致感激肝膽  
還輪囷

宿曾江口

雲昏水奔流天水漭相圍三江滅無口其誰識涯圻暮  
宿投民村高處水半扉犬雞俱上屋不復走與飛篙舟  
入其家暝聞屋中啼問知歲常然知或作之哀此爲生微海  
風吹寒晴波揚衆星輝仰視北斗高不知路所歸

雜詩

朝蠅不須驅暮蚊不可拍蠅蚊滿八區可盡與相格得  
時能幾時與汝恣心啖昨涼風九月到掃不見蹤跡鵲鳴

聲楂楂鳥噪聲撲撲爭鬪庭宇間持身博彈射

間或作聞非是

持或作將

黃鵠能忍饑兩翅久不擘

能忍方作忍長非是

蒼蒼蒼雲海路

歲晚將無獲

歲晚或作晚歲

截撩爲樽櫛斲楹以爲椽束蒿以代之

或作次

小大不相

權雖無風雨災得不覆且顛解纜棄騏驎蹇驢鞭使前

崑崙高萬里歲盡道苦遭停車卧輪下絕意於神仙

雀鳴朝營食鳩鳴暮覓羣

覓或作求

獨有知時鶴雖鳴不緣

身啗蟬終不鳴有抱不列陳

啗或作噉方云本草陶君曰啗蟬不能鳴者雌蟬也

蛙黽鳴無謂閤閤祗亂人

南溪始泛

榜舟南山下

或作溪上

上上不得返幽事隨去多

或作幽尋事隨去

孰能量近遠陰沉過連樹藏昂抵橫坂石麤肆磨礪波

惡厭牽挽或倚偏岸魚竟就平洲飯點點暮雨飄稍稍

新月偃

稍稍或作稍稍方云

廣雅區二稍稍小也

餘年慄無幾

慄或作諒下對槍字明

是慄也

休日愴已晚自是病使然非由取高蹇

或作蹇

南溪亦清駛

或作駛誤姑兩存之

而無楫與舟山農鷓見之

隨我觀不休不惟兒童輩或有杖白頭饋我籠中瓜

籠作籬勸我此淹留我云以病歸此已頗自由幸有用餘俸

置居在西疇困倉米穀滿未有旦夕憂上去無得得下

來亦悠悠但恐煩里閭時有緩急投願為同社人鷄豚

燕春秋

足弱不能步自宜收朝蹟羸形可輿致佳觀安可擲或輿

作與可方即此南坂下久聞有水石拖舟入其間拖方

作事非是○今按漢書拖舟而入水注云曳也音它溪流止清激隨波吾未能峻瀨下

可刺峻瀨方鷺起若導吾前飛數十尺亭亭柳帶沙團

圓松冠壁柳帶松冠或作帶柳冠松方從閣本作帶柳

沙无義且此兩句用對偶亦何害方信閣歸時還盡夜本故曲爲之說如此或本亦无義皆非是

誰謂非事役

補遺 杜詩

遊龍門奉先寺

龍門在西京河南縣地志曰關塞山一名伊闕而俗名龍門耳

已從招提遊更宿招提境

釋氏要覽載釋名曰寺嗣也謂治事者相嗣續於力故天

子有九寺焉後漢明帝永平十年丁卯佛法初至有印士二僧摩騰法蘭以白馬馱經像扁洛陽勅於鴻臚寺安置二十一年戊辰勅於雍門外別建寺以白馬爲名謂僧居爲寺自此始又僧輝記云招提者梵言拓闕提奢唐言四方僧物後人傳寫之誤以拓爲招文省去闕奢二字止稱招提即今十方住持寺院是也佛僧謂之招提蓋天竺國之語

陰壑生虛賴月林散清影天闕象緯逼雲卧

衣裳冷

黃氏多識錄云此寺今在西洛之龍門按韋述東都記云龍門號雙關以與大內對峙若天闕

焉方知老杜用天闕蓋指龍門也妄改爲天闕荆公又改爲天闕皆非鮑明遠樂府升天行風袞委松宿雲卧恣天行趙云惟蔡伯世云古作天闕極是莊子曰至人者上窺青天天下潛黃淵後漢郅燁傳曰非關天者不可

遠

欲覺聞晨鍾令人發深省

望嶽

仙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

趙

上句言其山之靈異。下句又言其山之長大。如史記言崑崙崑崙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

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

雲荆云陸機文賦有曾雲之峻曾積之雲其潤尤多可以盪滌人曾以言山之高決背入歸鳥。

辭云以言觀覽之遠。快其目力入飛鳥之羣。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

### 贈衛八處士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問答乃未已。兒女羅酒漿。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十觴亦不醉。

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

苦雨

今秋乃淫雨，仲月夾寒風。

趙云：此雖古詩而多對字，眼相次若近射。

羣木水

光下萬象雲氣中。

趙云：此盛言苦雨之狀。

所思礙行潦，九里信不

通。

詩：洞酌酌，彼行潦。流潦也。疏云：行者道也。潦者，兩水也。行道上雨水流聚，故云行潦。傳云：行潦之水也。

悄悄素澹路。

杜：悄悄言行旅不通貌。

迢迢天漢東，願騰六尺馬。背若

孤征鴻，劃見君吾。

一作

子尚超然懼，笑同奮飛既。胡越

趙云

言如胡與越之隔。

高促僂樊籠，一飯四五起。憑軒心力窮。

此言思見

君子而不可得也。趙云：一飯四五起，亦劉公幹一日三四遷之勢。

嘉蔬沒溷濁，時菊碎

榛叢。

趙云：謝玄暉贈西府同僚云：時菊委岩霜，時菊以警賢人。推苦雨故沒溷濁，碎榛叢乃時政煩苛之

鷹隼亦屈猛鳥鷲何所蒙

趙云鷹隼以苦雨猶屈其猛而不能奮飛况瑣瑣如

鳥鷲何所蒙賴乎此方是言君子小人皆不得其所也

式瞻北鄰居取適南巷翁

掛席釣川漲焉知清興終

趙云意言龍西公王徵士既不見矣姑近北鄰南巷之人

而與游也末句乃其所以游矣

同諸公登慈因寺塔

公自注云時高適薛據先有此作

高標跨蒼天

趙云孫綽天台山賦曰赤城霞起而建標李善注云立物以為表識曰標今云高標

言塔之高可標表

烈風無時休自非曠士懷登茲翻百憂

趙云鮑照

放歌行云小入自齷齪安知曠士懷夫登高望遠所以寫憂然其高則易生恐怖故惟曠士而後无憂也方

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

突厥寺碑四天之下聞諸象教王簡棲頭陀寺碑正法既沒象

教陵夷注謂為形象以教人趙云言觀樓高勸世間无有唯託之象教而後可營焉

仰穿龍蛇窟

始出枝撐幽

趙云言愈仰而上穿過龍蛇窟然後出離枝撐之幽隱也

七星在北戶

河漢聲西流

趙云河漢天河也廣雅云天河謂之天漢亦曰河漢以其在西若聞其流聲也

和鞭白日

趙云淮南子云日馭曰羲和

少昊行清秋

趙云獨言清秋則公登塔必在

秋時矣當白日之昭晰清秋之明爽宜乎見遠

秦山忽破碎湮渭不可求俯視

但一氣焉能辨皇州迴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惜哉瑤

池飲日晏崑崙丘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吾看隨陽

鴈各有稻梁謀

師民瞻云此以譏明皇荒祭不若虞舜瑤他言王母以比楊妃崑崙以比驪山

黃鵠以比張九齡之徒鴈以比楊國忠之徒杜公因登塔觀覽而念及此

### 示從孫濟

平明跨驢出未知適誰門權門多噂噉且復尋諸孫諸

孫貧無事宅舍如荒村。堂前自生竹。堂後自生萱。萱草

秋已死。竹枝霜不蕃。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刈葵莫

放手。放手傷葵根。

古詩採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結交莫羞貧。羞貧友不成。趙云此段方有

與致蓋淘米所以爲息少汲水莫放手因以興爲族之有宗猶水之有源葵之有根也水有源勿渾之而已葵有根勿傷之而已族有宗則亦勿踈之而已矣阿翁懶惰久覺兒行步奔所來

爲宗族亦不爲盤飧小人利口實薄俗難可論勿受外

嫌猜同姓古所躬

### 九日寄岑參

出門復入門兩脚但如舊所向泥活活思君令人瘦沉

吟坐西軒飲食錯昏晝寸步曲江頭難爲一相就吁嗟

乎蒼生稼穡不可救安得誅雲師疇能補天漏

雲師名屏翳

大明韜日月曠野號禽獸君子彊逶迤小人困馳驟

趙云

以雨淫於上泥涸於下君子雖有車馬亦彊逶迤而已小人艱於行李之往來故困馳驟

維南有崇

山恐與川浸溜是節東籬菊紛披爲誰秀

魏文帝與鍾繇書曰歲往

月來忽復九日九爲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爲宜於長久故以享宴高會是月律中无射言羣木庶草无有射地而生於芳菊紛然獨榮非夫含乾坤之溥和體芬芳之淑氣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老思食秋菊之落英輔体延年莫斯之貴謹封一束以助彭祖之術

岑生多新語性亦嗜醇

耐采采黃金花何由滿衣袖

述懷

自賊中竄歸鳳翔作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於公

至德二載夏四月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朝廷斂生

還親故傷老醜涕淚授拾遺流離主因厚

按新書言甫至德二年二月

走鳳翔上謁授右拾遺

柴門雖得去未忍即開口寄書問三川不

知家在否

三川在鄜州按本傳甫寄家三川艱窶彌年孱弱至織死者

比聞同罹禍

殺戮到雞狗山中漏茅屋誰復依戶牖摧頽蒼松根地

冷骨未朽幾人全性命盡室豈相偶歎吟猛虎場鬱結

回我首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亦

何有漢運初中興生平老耽酒沈思歡會處恐作窮獨

叟

送從弟亞赴安西判官

鮑云亞字次公肅宗在靈武上書論當世事擢

校書郎杜鴻漸節  
度河西奏署幕府

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盛夏鷹隼擊時危異人至令  
第草中來蒼然請論事詔書引上殿奮舌動天意兵法  
五十家爾腹爲篋笥應對如轉圓踈通略文字經綸皆  
新語足以正神哭宗廟尚爲友君臣俱下淚

趙云安慶緒盡焚九

廟也崆峒地無軸清海天軒輕西極最瘡痍連山暗烽燧  
帝曰大布衣藉卿佐元帥

謂杜鴻漸

坐看清流沙所以子奉

使

趙云流沙亦西邊地名

歸當再前席適遠非歷試須存武威郡

爲勸長久利孤峰石戴驛快馬金纏纓黃羊飲不羶盧  
酒多還醉踴躍常人情慘澹苦士志安邊敵何有反正

計始遂

趙云此一段又期以安邊敵何有正言吐蕃何足平哉當念天子反正車馬歸長安方爲計遂

也

吾聞駕鼓車不合用騏驎龍吟迴其頭夾輔待所致

趙云公意言以亞爲安西判官特使騏驎駕鼓車耳故馬回頭所望在夾輔天子也龍吟指言騏驎

### 貧交行

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 兵車行

王深父云此詩蓋託於漢以刺玄宗

車鞞鞞馬蕭蕭

秦國風有車鞞鞞車攻詩蕭蕭馬鳴

行人弓箭各在腰耶

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

趙云此詩直道其事氣質類古樂府故多

使俗語

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千雲霄道旁過者問

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裏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見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荆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兵柰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是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趙云時有事于吐蕃乃青海之地哥舒翰所立功之處也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年傳吾見新鬼大故鬼小王元長策秀才云肺石少不  
冤之民棘林多夜哭之鬼杜云陳寵為廣漢太守先是

洛陽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按行問還言卅乱時此地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寵尽收葬之自是哭声遂絕

### 高都護驄馬行

安西都護胡青驄聲價欻然來向東

趙云欻音許勿反有所吹起兒左太

冲曰何爲欻來游也言自西來東若吹而來也

此馬臨陣久無敵與人一心成

大功功成惠養隨所致飄飄遠自流沙至雄姿未受伏

櫪恩

魏武樂府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猛氣猶思戰場利腕促蹄高如

踏鐵交河幾蹴曾冰裂

唐安西去交河郡七百里趙云曾音層是冰之名公言交河西

邊之地有曾積之冰馬幾度蹴踏之而破裂

五花散作雲滿身

趙云言馬之貴 萬里

方看汗流血

天馬歌體容與兮逝萬里又曰露赤汗沫流

長安壯兒不敢騎

走過掣電傾城知趙云上句以善高都護之獨能騎青也下句言馬之行如電舉國皆知

絲絡頭為君老何由却出橫門道趙云鮑照詩驄馬金絡頭也馬展效在於

壹戰則雖被青絲之飾以老不若出橫門以致功也此與前所謂猶思戰場利之意相為終始漢宮殿名曰長

安有橫門三輔黃圖云橫門北面西頭第一門橫音光其字從木非縱橫之橫也

### 天育驃騎歌天育馬廐名

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今之畫圖無乃是趙云荀勗所

天子之馬走千里勝人猛獸蓋所謂八駿者是也今張景順畫圖無乃是穆天子之馬乎是何意態

雄且傑駿尾蕭梢朔風起趙作駿尾以舊本非是神異

地則駿尾之長者蕭梢搖動毛為綠縹兩耳黃眼有紫

燭雙瞳方縹普沼反青黃色也史驥垂兩耳秦本紀周穆王得駮耳之駒相馬經曰馬眼欲紫艷光

口中欲赤色頰延年賦雙瞳夾鏡兩摧協月杜補遺李善注緒白馬賦云相馬經曰目成人者行千里注成人者謂視童子中人頭足皆見言目中

清明如鏡或云兩目間夾旋毛為鏡

矯矯龍性合變化

詩四牡矯矯顏延年賦龍性誰能馴

卓立天骨森開張

趙云蔡邕庾侯碑英風發於天骨表

彥伯三國名臣贊天骨踈即本言人而今借用耳

伊昔太僕張景順監牧收駒

閱清峻

張萬歲字景順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六十萬六千置八坊趙云張景順自是開

元時太僕姓張名景順者也舊注便作張萬歲誤矣

遂令大奴守天育別養驥子

憐神俊

趙云大奴王毛仲也毛仲高麗人父坐事沒為官奴唐兵志云毛仲領內外閑廐所謂天育必

廐各矣

當時四十萬匹馬張公歎其材盡下故獨寫真傳

世人見之座右久更新年多物化空形影嗚呼健步無

由聘如今豈無駿梟與驊騮時無王良伯樂死即休

趙云

韓退之有言曰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此乃豈無驥裏驥驢而時無良樂之謂公因題畫已死之驃故起末句死即休之意亦猶人抱出羣之材而不遇知己以死爲可嗟矣

### 白紵行

縹絲須長不須白越羅蜀錦金粟尺

趙云須長不須白以絲爲羅與錦則

有五色之章焉且以之爲舞衣則須長以足用不必白而後受采也越羅蜀錦天下之奇紋也金粟尺言邊幅尺度之足也尺以金粟飾之富貴家之物也何遜詩云金粟裹搔頭象牀玉手亂殷紅萬

草千花動凝碧

趙云此兩句是對而讀者弗覓也亂殷紅對萬草千花不以數對數非大

手段莫能也殷音烏閑切黑赤色已悲素質隨時染裂

下鳴機色相射美人細意熨帖平裁縫滅盡針線跡春

天衣着爲君舞蝶蝶飛來黃鸝語落絮絮遊絲亦有情隨

風照日宜

疑一作

輕舉香汗清塵汗顏色開新合故置何

許趙云謂故而合之以言人情之喜新開新而合故不

許着將於甚處置之歎其必委弃也崔輔國詩云妾有

羅衣裳秦王在時作為舞春風多秋來不堪

着新而用之故而弃之凡詩人興致如此

君不見才

士汲引難恐懼弃指忍羈旅趙云此結一篇之意夫絲

織之又難縫為舞衣針線之功又難不猶才士汲引之

難乎一旦而弃之故為才士者與其既用而弃不若甘

心忍受於羈旅之未用耳

### 秋雨歎

雨中百草秋爛死堦下決明顏色鮮

趙云百草以秋而

矣而決明方以鮮明之色黃花翠葉而獨

榮以譬君子在患難之中而獨立之譬也

羽蓋開花無數黃金錢

師云此詩傷特立獨行之君子

生子花赤與杜所稱不同今時有金錢花與菊相類多生於秋雨中俗謂之滴漏花杜豈本此耶

涼風

蕭蕭吹汝急恐汝後時難獨立趙云念涼風之吹急恐

傷之意堂上書生空白頭臨風三嗅馨香泣

闌風伏雨秋紛紛趙云闌珊之風沈伏之雨言其風雨

如左傳夏無伏陰之伏四海八荒同一雲師云楚詞九章曰雲霧

人並進備朝廷也按離騷風言號令雨言去馬來牛不

復辨濁涇清渭何當分莊子秋水至百川灌河涇流之

云於馬曰去於牛曰來此正左氏風馬牛不相及之義

蓋馬赴逆風牛赴順風故尔以多雨而水漲岸遠所以

不辨閩中記曰涇入渭合流三百里清濁不相雜則涇與渭之清濁固自分辨而多雨混之尔木一作禾

頭生耳黍穗黑農夫田父無消息城中斗米換衾裯相

計寧論兩相直

天寶末外窮兵夷狄內尽力宮室役使繁興民不得休息此詩所以刺也師云

唐舊史開元中米斛數錢讀此詩則可以論其世矣

長安布衣誰比數反鏤衡門守環堵老夫不出長蓬蒿

稚子無憂走風雨雨聲颼颼催早寒胡鴈翅濕高飛難

秋來未省見白日泥污治

一作厚

土何時乾

宋玉九辯皇天淫溢而秋

霖兮后土何時而得乾此時刺賢者退與而民慙溺於塗炭也

歎庭前甘菊花

此詩譏小人在位賢人失所也

簷前甘菊移時晚青蘂重陽不堪摘明日蕭條盡醉醒

殘花爛熳開何益離邊野外多衆芳采擷細瑣升中堂

念茲空長火枝葉結根失所埋風霜

趙云蓋言徒枝葉扶疎如人文采之

秀發而託根不得地  
反爲風霜所埋也

漢陂行

趙云漢音美按長安志漢陂在鄠縣西五里出終南山諸谷陂魚甚美因名之

陂既廣大氣象雄深故公詩於初至之際以天地变色則有鼉鯨風浪之憂既而開霽可遊則如與龍鬼仙靈相接既而又憂雷雨此蓋陂之廣大雄深詩人因事起意以爲詩謂其有可異則不得不憂有可喜則不能不樂有可防則不可不戒而詩篇終有安不忘危樂不忘哀之意

岑參兄弟皆好竒  
携我遠來遊漢陂  
天地黥慘忽異色  
波濤萬頃堆琉璃  
漫汗漫汗泛舟入  
事殊興極憂魚集

趙云天地黥慘則爲可異水如琉璃則爲可愛以其可愛而便欲泛舟以入則爲可憂矣漫汗言廣大也事殊興極蓋言其初遠來之興豈不欲晴即以爲遊乎而初來之際忽逢天地黥慘則事殊矣事之既殊則興亦極

盡興既極盡則  
寧不憂思乎  
主人錦帆相為開舟子喜甚無氛埃趙云主人  
以憂也

也前者以天地黠慘而遊者憂今  
也以前者以天地黠慘而遊者憂今  
也以無氛埃而舟子喜不亦宜乎  
兔鷲散亂掉謳發絲

管啁啾空翠來沈竿續蔓深莫測菱葉荷花淨如拭趙

菱葉荷花淨如拭則水之幽深  
可見矣妙處是淨如拭三字  
宛在中流渤澥清下歸

無極終南黑趙云上句以言其深下句以言其遠上句

之深廣而又清此所以為譬喻終南山在陂之上流去  
之遠則視之黑也此所以為實指說文東海之別有渤

澥故東海共稱渤澥列  
子無極之中復無無極

融閭趙云船舫暝戛雲際寺水面月出藍田

關趙云藍田關在藍田縣東南九十八里船舫之戛可聞於

皆言水之深

雲際之寺，月出之所，可想其當。此時驪龍亦吐珠，莊子

於藍田關，皆以波之廣大然。馮夷擊鼓羣龍趣，謝惠連

之珠出在九重之淵，驪龍領馮夷，割蚌列明珠，注馮夷，河伯也。莊子馮夷得之以游大川。湘妃漢女出歌舞，金支翠

旗光有無咫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少壯幾

時柰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趙云一日之間，初至而天地黥慘，乃向來所哀之多。

也。既而晴無氛埃，可以縱遊，乃向來所樂之多也。此一句以結一篇之事。

去矣行。天寶十四年，公在率府數上賦頌，不蒙采錄，欲辭職，遂作去矣行。趙云：鳥乃去矣。

矣。此詩有高舉遠引之意，故取去矣為名。

君不見，見韝上鷹一飽則飛，擊焉能作堂上燕，銜泥附炎

熱。趙云：如鷹之飽而高，不學燕之戀而附。野人曠蕩無此，乃賢人義士不阿附於權貴之門也。

醜顏豈可久在王侯間

趙云詩云有醜面目有醜顏則不能忍慙者能忍慙則苟促伎

媚無所不至如是而可曳裾王侯之門蓋必如谷子雲筆札樓君卿脣舌而並游五侯者矣野人曠蕩而不能

忍慙宜其捨

未試囊中冷玉法明朝且入藍田山

李齊

居長安羨古人食玉之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環璧雜器百餘枚日服食之

### 哀江頭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

細柳新蒲為誰綠

康駢劇譚錄曰曲江池開元中疏鑿為妙境花卉周環煙水明媚都人遊

玩盛於中和節江側菰蒲葱翠柳陰四合碧波紅蕖湛然可愛補云公方春日潛行當祿山之亂宜其有細柳

新蒲為誰綠

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

趙云曲江

芙蓉苑是也今云

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

趙云漢成

帝常欲與班姬同輦載以託言楊妃也詩人類皆取古

事之似者以為譬故李太白亦言可憐飛燕倚新粧而

高力士媒孽之竟趙云按明皇雜錄載上幸華清宮貴妃姊妹各購名羽

以此不得用悲夫馬以黃金為銜勒組繡為障泥同入禁中觀者如堵翻

身向天仰射雲一箭一作正隊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

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

息時明皇幸蜀貴妃誅趙云云此言明皇既幸蜀矣長

安與蜀相望於數千里之間去蜀與住長安者皆不

息知消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一作江花豈終極黃昏胡

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趙云胡騎塵滿城公此詩

游魂歸不得則天寶十五載六月丁酉上皇車駕次馬

嵬賜貴妃自盡而細柳新蒲為誰綠則次年之春明矣

頃者蘇黃門嘗謂其姪在庭曰哀江頭即長恨歌也長

恨費數百言而後成歌杜公言太真之被寵則昭陽殿

裏第一人足矣。言富貴則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齒黃金勒足矣。言馬鬼之死則血汚游魂歸不得足矣。觀常武與桓二詩言用兵而煩簡異則可見此聞之石者公云。

悲陳陶

鮑云天寶十五年十月辛丑虜瑄及泚山戰于陳陶斜敗績癸卯瑄又以南軍

戰敗績公故有是詩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羣胡歸來血洗箭，仍唱胡歌飲都市。

都人迴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軍至。

趙云羣胡歸來血洗箭句法好處正

在血洗箭三字孟言洗箭上之血也如東坡韓幹馬詩云最後一匹馬中龍不嘶不動尾搖風又薄酒篇云五更待漏靴滿霜皆此格也四句言朔方安西回紇大食兵相助討賊然夷狄之性不無殘擾故虜瑄雖喪軍矣而都人之心不願胡兵討賊只望官軍至也

悲青坂

趙云前篇悲陳陶則辛丑之敗也此篇悲青坂則乃癸卯之敗矣青坂應與陳

陶斜之地不相遠也

我軍青坂在東門天寒飲馬太白窟黃頭奚兒日向西

數騎彎弓敢馳突山雪河冰野蕭颯青是烽煙白人骨

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

趙云房琯之戰初以十月庚子軍次

便橋辛丑中軍北軍遇賊陳陶斜戰不利琯欲持重而率於邢延恩所促戰故敗苟見其軍之不利於此勢陳整旅堅壁以待可也而癸卯率南軍復戰遂大敗則公此詩忍待明年之戒所以重復之也

洗兵馬

收京後作

中興諸將收山東

趙云山東者今之河北也蓋謂之山東山西以太行山分之也今所謂山

東乃普言齊地則以泰山言之矣安祿山反先陷河北諸郡至二京已復慶緒奔于河北之後史思明降嚴莊

降能元結降而河北諸郡漸捷書曰趙作報清書同趙

復矣故曰中興諸將收山東夕晚之報與日書同河廣傳聞一葦過胡危命在破竹言其好消息之真也

中抵殘鄴城不日得獨任朔方無限功趙云鄴城相州也乃賊所窟穴

殘者言餘也朔方指言郭子儀也時專任子儀故云獨任京師皆騎汗血馬廻紇餽

肉蒲萄宮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過崆峒崆峒山黃帝順

下風騰行進而問道趙云青徐諸郡皆復天三年笛裏

關山月趙云祿山以天寶十四載反歲在乙未安慶緒

為三年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成王功大心轉小成

古樂府曲名郭相謀深古來少郭子儀也司徒清鑒懸

明鏡李光弼尚書氣與秋天香尚書指言王思禮二三豪俊為時

出整頓乾坤濟時了。東走無復憶鱸魚。南飛覺有安巢  
鳥。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正耐煙花繞鶴駕。通宵鳳輦  
備。鷄鳴問寢龍樓曉。攀龍附鳳勢莫當。天下盡化為侯  
王。汝等豈知蒙帝力。時來不得誇身強。關中既留蕭丞  
相。幕下復有張子房。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  
蒼。徵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青袍白馬更何  
有。

趙云公自謂也

後漢今周喜再昌。寸地尺天皆入貢。奇祥異

瑞爭來送。不知何國致白環。

世本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佩

復道諸

山得銀甕。

禮運山出器車注器謂若銀甕也

隱士休歌紫芝曲。詞人解

撰河清頌。

趙云公詩言此者是歲既收京而於七月嵐州合關河黃河三千里清如水蓋收京之祥

實事也

田家望望惜兩乾，布穀處處催春種。淇上健兒歸  
莫懶，城南思婦愁多夢。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  
不用。

乾元中同谷縣作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過耳。歲拾橡栗隨狙公，  
天寒日暮山谷裏。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脚凍皸皮肉死。  
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爲我從天來。

長鑿長鑿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爲命。黃精

一作獨

無苗山

雪盛

黃魯直云黃精當作黃獨陶隱居云狀如小芋子肉白皮黃梁漢人名爲黃獨蒸食之

短衣

數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嗚呼

二歌兮歌始放里閭爲我色惆悵

有弟有弟在遠方三人各瘦何人強生別展轉不相見

胡塵暗天道路長東飛鴉後鴉鷓

趙云因山谷中所

鵝鴈也方言以自關而東呼之云鵝鷓爾雅謂之麋鷓

注蓋鷓類公言眼前雖有此等物安得乘之以見其弟乎安得送我置汝傍嗚呼三歌兮歌三發汝歸何處收

兄骨

有妹有妹在鍾離

趙云鍾離濠州也公後有詩曰近聞

夫之兄迎

在鍾離也良人早歿諸孤癡長淮浪高蛟龍怒十年不

見來何時

一作遲

扁舟欲往箭滿眼杳杳南國多旌旗嗚

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爲我啼清晝

杜補遺蔡氏西清詩話云林猿古來

作竹林後人不知乃易為林猿嘗有自同谷來籠一禽  
大如雀色正青善鳴問其名曰此竹林鳥也少陵凡於  
詩目必紀某處以明風俗方物貽後人豈可妄意易  
之耶趙云同谷無深林自是無猿當以西清為是

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颭颭枯樹濕

一云樹枝濕

黃蒿古城

雲不開白狐跳梁黃狐立我生胡為在窮谷中夜起坐  
萬感集嗚呼五歌兮歌正長魂招不來歸故鄉

南有龍兮在山湫古山龍從枝相樛木葉黃落龍正蟄  
蝮蛇東來水上游我行怪此安敢出拔劍欲斬且復休

嗚呼六歌兮歌思遲溪壑為我迴春姿

東坡云六歌一篇為明皇作也

明皇以至德二年至自蜀居興慶宮謂之南內明年改元乾元時持盈公主往來宮中李輔國常陰候其隙間之故上元二年帝遷西內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饑走荒山道長安卿相多

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昔傷

懷抱嗚呼七歌兮悄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趙云末句又變新意

以終七歌之義蓋此一日之歌也自一歌至七歌歌聲既窮而日晚暮矣

古栢行傷有其才而不得其用也

孔明廟前有老栢此乃夔州之詩柯如青銅根如石趙云任昉述異曰虞

氏縣有盧君塚塚傍栢二株其柯如青銅其根如鐵石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

天二千尺趙云四十圍二千尺用栢事以形容今栢之長大也隋均州圖經云南陽武當南門且有

社栢樹大四十圍梁蕭欣爲郡伐之則巴郡有栢樹大君大可四十圍高二千尺餘此並載樂史太平寰宇記

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爲人愛惜趙云此公詩之妙處蓋栢雖有四十圍之

大二千尺之長者而後人如蕭欣輒伐之不能久有惟  
此栢以君臣際會之休故人愛惜以至于今也惟其如  
此然後致氣接寒通之遠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憶昨

路遠錦亭東先主武侯同閔宮

趙云此乃追言成都先主廟之栢杜公近方離

成都而來夔故止可言憶昨也

崔嵬枝幹郊原古窈窕丹青戶牖空落

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

直元因造化功大厦如傾要梁棟萬牛迴首丘山重不

露文章世已驚未辭剪伐誰能送

趙云栢木有文采具在其中故云不露文

章人已訝其高大下句蓋自况其不憚

苦心豈免容螻

蟻香葉終經宿鸞鳳

趙云栢實與葉其味苦故栢心亦苦心雖苦矣而不免螻蟻之所穿

以况小人之見凌也下句豈非公自况其終接鸞鳳之侶乎

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

材大難爲用

趙云王充論衡效力篇云或伐薪於山輕小之木合能束之至於大木十圍以上引

之不能動推之不能移則委之於山林收所束之小木而已由斯以論知能之大者其猶十圍以上木也人力不能舉薦其猶薪者不能推引也孔子周流無所留止非聖才不能道大難行人不能用也故夫孔子山中巨木之類也論衡之語如此公所謂才大難爲用豈不出於此乎

### 憶昔

憶昔先皇巡朔方千乘萬騎入咸陽

趙云先皇言肅宗也朔方郡今之夏

州陰山驕子汗血馬長驅東胡胡走藏

趙云驕子指

言回紇也

城反覆不足怪關中小兒壞紀綱張后不樂上爲忙至

今今上猶撥亂勞心焦思補四方

趙云東坡詩語曰關中小兒謂李輔國也

張后謂肅宗張皇后也爲留猛士守未央謂郭子儀奪兵柄入宿衛也上爲忙指肅宗

我昔近侍

叨奉引

時代宗享郊廟也

出兵整肅不可當為留猛士守未央

致使歧雍防西羌犬戎直來坐御牀百官跣足隨天王

趙云守未央東坡以為郭子儀按史程元振以子儀有天下功醜為詆譖肅宗不納其語然猶留守京師明年

吐蕃入寇陷長安

願見北地傅介子老儒不用尚書郎

趙云公於廣德

二年以嚴武再尹成都自閬中歸武用為參謀固為尚書工部員外郎矣今也止願見如傅介子者使斬贊普

之首則老儒不復須尚書郎也此為夔州詩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

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

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宮中聖人奏雲門

天下朋友皆膠漆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

趙云雲門者黃帝之樂名也  
孫蕭何以比開元之大臣

豈聞一綃直萬錢有田種

穀今流血洛陽宮殿燒焚盡宗廟新除狐兔穴傷心不  
忍問蒼蒼復恐初從亂離說小臣魯鈍無所能朝廷記  
識蒙祿秩周宣中興望我皇灑血江漢長衰疾

陪王侍御宴姚通泉携酒泛江

姚公美政誰與儔不減昔時陳太丘邑中上客有柱史  
多暇日陪驄馬遊東山高頂羅珍羞下顧城郭銷我憂  
清江白日落欲盡復携美人登綵舟笛聲憤怒哀中流  
妙舞逶迤夜未休燈前往往大魚出聽曲低昂如有求  
三更風起寒浪湧取樂喧呼覺船重滿空星河光破碎

四座賓客色不動請公臨深莫相違  
迴船罷酒上馬歸  
人生歡會豈有極無使霜露沾人衣

趙云此一段乃晏子戒流連之樂之

義

茅屋爲秋風所破歌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  
茅飛渡江灑江郊  
高者挂罥長林梢下者飄轉沉塘坳  
南村羣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爲盜賊  
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  
歸來倚杖自嘆息俄頃風定雲墨色  
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  
嬌兒惡卧踏裏裂床頭屋漏無乾處  
兩腳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  
長夜沾濕何

由徹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  
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  
死亦足。趙云此五句公之用心有一夫不獲若已推而  
納諸溝中白樂天詩我願布裘長萬丈與君同  
蓋洛陽城蓋亦有志衣被天下者然近乎戲語豈有萬  
丈之裘乎若有言千萬間之廣厦則其言信而有微

### 縛鷄行

小奴縛鷄向市賣。鷄被縛急相喧爭。家中厭鷄食蟲蠹。  
不知鷄賣還遭烹。蟲鷄於人何厚薄。師云此孟子見  
牛未見羊同意吾

叱奴人解其縛。鷄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趙

一篇之妙在乎落句黃魯直深達詩旨其書醜池寺書  
堂云小點大癡蟾捕蟬有餘不足夔憐蚊退食歸來北  
窻夢一江風月趁漁船可與言詩者當自解也○步里  
客談云古人作詩斷句輒旁入他意最為警策如老杜

云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是也。黃魯直作水仙花詩云。坐對真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

國學正奏名蔡 公亮 校正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之二十四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